

火線內

沈超子作

火線內

沈起予作



目次

| | |
|---------|-----|
| 火線內 | 七 |
| 火線外 | 二六 |
| 消夏錄 | 五一 |
| 妻的一週間 | 七四 |
| 虛腳樓 | 一〇一 |
| 王牧師的悲喜劇 | 一二〇 |
| 蓬萊夜話 | 一四五 |
| 難民船 | 一八二 |

良·友·文·庫

7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火
線
內

沈起予作

一九三五 三 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 四 三十初版

— — 一〇〇〇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344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第一三五號

每冊實價六角

目次

| | |
|---------|-----|
| 火線內 | 七 |
| 火線外 | 二六 |
| 消夏錄 | 五一 |
| 妻的一週間 | 七四 |
| 虛脚樓 | 一〇一 |
| 王牧師的悲喜劇 | 一二〇 |
| 蓬萊夜話 | 一四五 |
| 難民船 | 一八二 |

火線內

——肉彈三勇士的行動，纔是真真地以身來表現了「一死報國」的精神——

中村武羅夫

爆破筒的急造：

將四米突長，直徑三寸的竹筒一刀兩剖，挖去了內面的節隔，裝上了重量的黃色炸藥，插上引火線，又再合攏來，用金色的銅絲緊緊地綑綁。……

經過一天猛烈的礮火，麥家宅一帶的民房，早已毀去了頭蓋，倒坍了四肢，焚燒了內臟，然而獨有這一棟孤立的瓦屋，尙奇蹟似的整然地存着。

就在這棟整然地存着的民房中，下元混成旅團的工兵中隊趕造着這殺人的武器。

密雨似的子彈雖已停止，但這民房的四周，還飄蕩着一股硫磺氣味，較遠的地平線上，仍有間斷的槍聲傳來，兩軍的最前面的火線，顯然離此不遠。房內的幾十張赤銅色的臉上，飽藏着恐怖，額骨上不時地發出痙攣。大家雖然從第一次的總攻中逃出了性命，然而誰又能保證明天還活在這異邦的人世呢！

因之，這角落上的三人，雖然在很忙碌地運動着他們的幾雙大手，而內心却在各想着各人的家事。

江下今早抽空用鉛筆寫了一張明信片，然而還不會交郵，便來了命令；現在那張明信片還老實在背囊內面睡着。父親在三年前便死了的，但那五十開外的老母，總是老望在他的心上。他不覺望望旁邊的作江；作江正在扭銅絲。那雙手怪熟練，真不愧從前在運輸行中綑綁過行李來的。可是那張臉並沒有其餘的人那樣緊張，仍然是那樣自暴自棄的樣子。早上喝過的酒，還在面上發紅。

『你的信寫好麼？』江下輕輕地問。

作江搖搖頭。繼續將銅絲用力地扯了一把，回答：

『算了罷！寫也沒有辦法。老頭兒跛着右腳做了六十年的莊稼，誰說他還能活得好久。大家一死就完，還管他什麼！』

平常在長官面前總是默默不作聲，在弟兄面前總是愛談喝酒的他，自二月五日從久留米開拔以來，便多了一套大家所厭聽的「死」的話。

江下一面裝着爆破筒的引火線，一面聽着作江的話；他頗懂得這位戰友的自暴自棄的心理：誰高興來送死呢！——對於這樣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戰爭？可是不來又怎樣辦？這兒有長官的命令，有軍隊的紀律，有太和魂那些東西，像鐵板似的將你箝制着！

『傻瓜！』他終於又很正經地說，『第二次總攻擊就要開始了，你應得好好地寫封信回去；誰敢說這傢伙一定爆着敵人，爆不着自己！』

作江沒有回答。然而這幾句話却不禁把站在對面的北川驚動了。他起初一心

念着高良菩薩，（久留米師團的保護神）沒有聽清江下和作江在說什麼；可是這一次江下的什麼『要爆着自己』的話，却明晰地刺進了他的耳鼓，一股寒慄不覺往背脊上衝來，一直衝上他的腦頂。他忽然想起這一羣人，像是些吐絲作繭的蠶子；這用銅絲緊緊纏着的爆破筒，說不定會真要送掉自己的性命。第二個寒慄打來，同時遂誘起他發生了一股怒氣。他恨江下不應當說出這樣不吉利的話。

他正想要罵句把什麼，可是並沒有罵出聲便又緘了口，——少尉小隊長走進來了。模樣兒很抖擻；但可惜腳幹骨生短了些，拖着的指揮刀，老是在地上打杵。

『豬糞！』真正罵出聲來的不是北川而是少尉，『哪來這多話說不完！戰場上是一秒兩秒的時間都要爭的。趕快做！』

江下回答了一聲『是！』作江祇聳了聳肩膀，可是小隊長不會看見。

不會被罵的人也駭了一跳。滿屋頓歸死寂，祇見着許多粗大的手，監獄中的

犯人製的軍靴，鋼盔，火藥，銅絲，竹筒，以及緊張着的赤銅色的臉。

少尉很滿足；想着：這一仗過後昇中尉，再一仗便是上尉，少佐，中佐，……未來的乃木大將。

夜。——暴風雨前的夜。

江南的春還在萌芽。廣大的野原括着寒風。

兵士們發着抖，一半是因爲心裏害怕，一半是真的冷。

上級將官們在司令部中喝太陽啤酒。火爐燒得烘烘的。大家很高興地談着昨晚的 Howitzer 礮彈炸裂時的美觀。

就在這樣的司令部中發出了命令，不，傳達了命令——三井，三菱，岩崎，大倉等等大肚皮們的命令：

二十二日拂曉，午前五時三十分，向廟行鎮的敵軍陣地總攻。森田大隊

爲左翼，碓大隊爲中路。松平工兵中隊的主力，分配給碓大隊，再分一部分給森田大隊，以破壞正面的鐵絲網，開闢步兵的攻擊路線。」

於是工兵中隊長便召集部下的兩位少尉來分任小隊長，同時也下了一道命令：

『第一小隊將森田大隊正面的鐵絲網破壞，開闢三條進攻路線。第二小隊同樣在碓大隊正面，開闢五條進攻路線。』

於是兩個小隊長便又立刻來召集他們的部下，在這寒夜中來作『決死爆破隊』的編制。這樣，三井……大倉們所下的命令，便快要傳遞到那些拿過鶴嘴，捏過鋤頭的人們的身上了。……

夜幕深深地籠罩着大地。天空中滿布着黑雲，雲罅隙間時而漏出一線死的灰光。四面八方都是陰風慘慘的。

就在這陰風慘慘中，作江，江下，北川三人，混在一羣黃色制服的兵士中，

滿身顫慄着，集合到一塊曠地上。昨天所見過的血跡糝糊的肉漿，一陣一陣地在每個頭腦中飛閃，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要被押到屠場去的畜牲一樣。

兵靴在乾泥上踏着。滿臉發青的面孔，彼此默默地窺看。集合命令已經下了一刻，然而大家還很踟躇地紊亂着。

『趕快！趕快！』

知道中隊長快要出來了的兩個少尉，不得不咆哮一聲。

北川站到排列中去，急忙把胸膛摸一摸，前兩天家中寄來的「千人針」的背心，的確是穿着的。他繼續又暗暗地唸了兩次高良菩薩。作江這時也感受到了傳染而嚴肅起來；他見着旁邊的江下把牙齒咬得怪緊，肩膀抖得連續不斷地撞着他。他想這一定是白天說過的「誰敢說這傢伙一定爆着敵人，爆不着自己！」的念頭在作祟。

中隊長終於走出來了。帶着雪白的手套的兩手，反背在屁股上，一步一步地

踏着。他很聰明：起先默默地向着行列一瞥，便知道這些兵士是少不得一件東西。於是他板起臉孔，在少尉面前如此如此了一會，不久便有兩個大圓桶擺在這一幅曠地的中央來了。

照例喊了『立正』，『向右看——齊』，『稍息』過後，便是中隊長的訓話：

『明早五點半，我軍決定奪取廟行鎮附近的敵軍陣地。爲得使友軍們便於進攻起見，現在我們要準備去破壞敵人所裝置的障礙物——鐵絲網。』

行列中間的許多頸項，不自覺地往下垂：『決死隊！要來的命運終於來了！』可是，一下隊長更放大了喉嚨：

『希望各位要有一死報國的決心。在敵人面前從事破壞的工作，自然是頂難的事情。可是大家不要怕，這是我們工兵隊在戰場上的責任。有情願爲皇國拚命的，快向少尉小隊長報名。』

聽着這樣鼓舞的訓話的作江，在心中不覺發了一個冷笑。江下沒有抖得從前那樣厲害了，不過覺得四肢有些麻木。感覺高興的是北川，他想幸好是由於自願，同時決定死也不出去報名。其餘的人也不作聲，更不見有一條腿向前走動，全隊人都啞了。

見着這樣的情形，隊長心中便有些着急，而且有些發怒。可是他還隱忍着。他的目光無意中瞥到了場中的兩個大圓桶，他纔感覺得救了——原來是自己的話說快了些。於是他急又補充下去：

「這兒豫備了一點爲皇軍祝福的支那酒；大家盡量地暢飲過後再來報名罷。」聰明的隊長，對於這強烈的酒精的作用還不放心。他又召集了兩個少尉來如此這般的吩咐了兩句纔走。

最初走到那兩個圓桶邊去的是作江，他拿起那長柄的木杓來便開始牛飲。纔續江下也走了過去；平素雖不喝酒，可是這時也想喝一點來止住身上的冷瘧。北

川起初躊躇着，但末了也決心去佔一點便宜，橫豎喝了過後，也還是要自己願意纔報名的。一時滿行列的人都像臨刑前的犯人似的，先後地圍上前去；兩個圓桶像有一根汲筒往外排泄一樣，望着望着便乾涸起來。真的，在這樣又寒冷又恐懼的火線內，誰不加勁地喝兩口呢！……

行列又重新整齊好。大家的腦袋都有些暈沉，但身上却暖和得多。兩位少尉站在一旁，面孔上有一股陰氣。他們囁囁地商議了一刻，便開始決死隊的編制。其中一位走過來說：

『時間不早了；用兵貴神速：現在我們商議的結果，決定採取指名編隊的辦法。大家拿出一死報國的精神來聽候點名。』

『指名編隊？』首喫一驚的是北川。糟了！他急忙想平素與少尉有否仇恨，可是一剎那間竟想不出。更大的恐怖支配着行列，每張赤銅色的臉上，重新掠過一股驚惶的神色。大家想着一被指定便完了。

「閣下，剛才中隊長說的是由志願者報名。」

行列中突來一個聲音，打破了凝結般的沉寂。

「不准作聲！中隊長走的時候，是委託下來的。」

「少尉，還是請依照中隊長的辦法。」行列的另一處偏又「作聲」起來。

於是行列漸次地動搖了，而且有些兵士在開始私語。本來想用酒灌醉之後，使大家像野獸一樣地勇往向前，然而這剎那間的酒精的作用，竟使大家都大膽地起來反對長官。

「閣下，還是自願者報名的好。」又一個聲音飛來。

「贊成！」又有一個聲音應和了。

「……」

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形勢愈漸增加不穩。少尉簡直無法整理；他大大地咆哮了幾次，可是都成了「風馬牛」。這時江下也熱烈地反對；北川在少尉的臉

不會向着他的時候，也吼了幾聲。祇有作江仍然默默地不響，他的臉喝得像「關爺」一樣。……顯然羣衆是不易對付。兩個少尉心裏發慌，同時也有些激怒。這還了得！膽敢在戰場上不服從命令！這樣一想，中隊長臨去時的『得便宜行事』的吩咐，忽然掠上頭來，他們滿身發抖的，決定了採取「緊急處置」的手段。恰在這時，行列中又有一個『反對指名編隊』的聲音吼來，於是他們便像鷄鷹一樣，向着那人飛撲過去，猛烈地一陣拳腳齊下，打得那人直彎住一團。繼續又是一人擒着一肢手膀，反扭過來，拖着走了幾步，忽然一支手鎗一閃，便有一個清脆的響聲迸出，同時兵士的身體抽動了幾下，繼續四肢便伸直了。……

滿行列頓時啞然無聲；大家都被這一剎那間的殘酷的光景所驚倒而呆住了。無數悲憤的眼睛，在行列間彼此默默地交換了一下，可是轉瞬間他們已發現了四周有幾架機關槍的槍口對準他們了。

夜幕仍然是深深地籠罩着大地。天空中滿布着黑雲，雲罅隙間時而漏出一線

死的灰光。四面八方都是陰風慘慘的。……

就在這樣的陰風慘慘中，被指定的三十六個人，編成了兩個敢死隊。江下，作江，北川又是同一組，作江做了組長。

『真倒霉！』江下將後事託付了戰友，整理自己的背囊的時候，那張明信片仍然還好好地睡在內面。

北川的眼睛中飽含着淚水，一心念着高良菩薩。他實在不願意死；想起家中那幾畝可愛的田地，平素過活得那樣的溫飽，而母親又是多麼的愛他喲！

『罷了！北川君，這樣的世界是要人來死的；不然，國內的那些有錢的人怎樣能過得快活呢。喂，我倒沒什麼，走罷！』

作江的舌尖醉得有些不靈活，喃喃地這樣勸慰着北川。他頗能同情於他；比起江下在炭坑中的苦工生活，比起自己在運送店中幫人運行李來，北川倒是一個

小小的地主的兒子呢。

終於到了二十二日的午前兩點鐘了。

愁雲增加了濃度；雖是陰歷的十七日，但月亮仍然深深地躲藏着，好像怕看着人間的這許多的慘劇似的。曙光前的白霧還很稀薄，四面八方仍然是陰風慘慘的。

就在這時候，作江，北川，江下跟着一大羣的敢死隊在地上匍匐地進行着，而今已漸漸地逼近了廟行鎮前的陣地了。時間不斷地向永劫中進行着，敢死隊却向死線上進行着。在他們的前面，有等待着他們的密密的鎗口——那是弱小民族的死中求生的槍口；在他們的後面，有逼迫着他們的槍口——那也是帝國主義者的死中求生的鎗口。

就在這樣的鎗口與鎗口之間，他們在黑暗中匍匐地進行着。江南的道路雖然平坦，然而對於他們却是異常崎嶇。十分，二十分……到了金馮宅的時候，已

經是午前三點兩刻。再向前進行不久，便是那蜿蜒着的，在木柱與木柱間緊纏着的鐵絲網。

「喂，朋友，來世再見罷！」

不知何處來了這樣告別的聲音。……時間又在黑暗中伴着人們靜靜地爬行了。一會，少尉的手錶上的時針快要指着那個「5」字了。快到總攻擊的時候，而前面的鐵絲網已隱然在望。

「前進！」

少尉的命令剛從口中飛出，前面的那些死守在鐵絲網旁邊的鎗口，已經察覺了敵人的襲來；一剎那間便是一齊開始射擊，密雨似的子彈，從四面八方向着他們的耳朵，鼻子，眼睛旁邊飛來。他們仍然慢慢地爬着。可是他們將破壞筒運到了隔鐵絲網三十米突的時候，這一次更有幾支機關槍的火口，像幾條怒蛇的舌尖似地狂舐過來，那些「打！打！打！」的重機關的吼響中間，更參雜着兩支水機

關的「哭——哭——」的哀音。——已經不是子彈的密雨，而是子彈的洪流了。暗中悄悄破壞的計劃，顯然是不可能了。

『點烟幕！』

少尉狂叫了一聲，繼續果然便是濛濛的白烟，慢慢地昇騰起來，可是已經快到總攻擊的時間了。少尉有些發窘；在這時間以前，是應得先闢出道路來的。望着朝前的白霧快散，晨曦一現，便更難於進行了。於是長官的命令，昇級，中尉，上尉，未來的乃木大將，職務怠慢，軍事裁判，處罰，坐牢……一切的幻影，像電光石火似的在他腦內旋轉，心中更是恐慌起來。『等他媽的烟幕！……』這樣一想，口中便又狂暴地發出了命令：

『第一班第一組前進！』

應着聲音跑去的，是濱川，小崎，持田三人。他們埋着頭爬，爬了起來又走。可是前面仍然是機關鎗和來復鎗的子彈的奔流。一瞬間濱川便中了彈，持田

也跟着倒了；小崎再抱着爆破筒走了兩步，又是一彈送了他的性命。

『第一班第二組前進！』

可是不到五秒鐘，便又結果了三條性命。少尉剛要來督促第三組，忽然又是轟然一聲爆裂，附近一個巨大的礮彈落了下來，接着便是一天網的泥沙騰空飛去，隨即又加速度地猛烈地向他的身邊撲來，使他不得不倒退了幾步。他站定了之後再喊一聲前進，然而已經沒有回答，第三組的三名，已經被剛才的礮彈送回老家去了。

第一班全滅了。這一隊剩下的人員，祇有第二班的兩組共六人。繼續這樣下去怎樣辦呢？可是少尉畢竟還有他的『大和魂』；一股殘暴氣掠過他的顏面，他下了最後的決心。

『第二班班長！』

『有！』

「這樣不行！快叫你下面的第一組施行強制破壞！」

於是江下，作江，北川，便在這樣的命令下面被集合起來了。前面仍然是鎗彈的洪流。

「喂！快！這樣的礮火是不准你們把爆破筒拖到鐵絲網前去纜點火的。先把引火線點燃後，再抱起去罷！快！快！」

北川的臉上頓時發白，腦內噯然一聲，幾乎失去了知覺。可是他忽然覺得屁股上有人猛踢了兩腳；一回首過來，他見着少尉正又猛烈地在踢着江下和作江，耳門邊彷彿還有些「快！快！快！這是戰場上的軍令！」一類的聲音從少尉那面響來，引火線已經點燃了。

於是他勉強地跟着作江，江下，向前跑去，然而還不會跑上幾步，忽然又有一股更強烈的恐怖襲來，使他本能地扔了竹筒就倒滾回來，彷彿江下也在後面跟着他跑。……

「什麼？不聽命令嗎？」

抬起頭來，少尉的手槍，正對準着他們兩人的胸口，幸好機簧還沒有動。……
作江一個人正在爆破筒旁邊遲疑着，然而一瞬又見着兩人依然又滾過來了。四寸長的引線已經燃了兩寸。……三人祇得又將這傢伙抱起往前跑。

一秒，兩秒，……忽然鐵絲網旁邊轟然一聲響來，像天崩地裂一樣，一大網沙石伴着許多木柱，人頭，鐵絲網，斷手臂，血腳幹，寸斷了的肝，腸，肚，臟等等，向着半空飛去，在那兒微微停了一下，然後又回轉來向着大地落下。……

火 線 外

加藤善之助是城北的「百姓」(農民)。現年快到花甲了，可是還算很健康。十幾年前的城北，雖已有幾許村落，但總還是很稀，村人往往是整年整月不進城去一趟，城內的人們，雖亦有翻過小山，到城北的窪地來遊遊的，但那樣式奇特的服裝，或那男女並行的風俗，還在牽引着村人的看不慣的眼睛。

可是望着望着，那窪地上便來了許多沒有瓦鱗的西式房屋，漸漸踏平了那些矮小的茅舍，佔領了那些栽種小菜的田圃，更延爬到那小山頂上去。牛車軋出來的鏘鏘的鐵環聲，逐漸被汽車的喇叭聲衝散，街市電車的鐵軌，像一條毒蛇似的，吞滅了城廓邊的許多污爛房舍，漸漸把那血口向着城北的窪地舐過來。

而這城北原有的居民，亦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便起了「東零西散」。他們的

大部份都已不在田圃中一面聽着淙淙的水響一面揉弄泥土，都到城內的工廠中去聽轟轟的雜鬧以待奉機械去了。

但善之助却還很頑固地膠戀着他的幾丘田園。他雖時時就心那街市電車馬上就要滑到他的背上來，但他始終覺得變賣那先祖代代遺下來的田地，是羞恥的事。他雖一天一天地窮窘，致不得不將樓上的兩間房租與城北的學生，但他始終不願在門楣上掛起「餘屋分租」的招牌來暴露家庭的不名譽，僅把樓窗外的雨板半關，以表示出有空屋在等待客人罷了。

可是兩年以來，善之助忽然想要幹一個新的計劃，把家計弄好一點：他想要在城北租一間房子來開一個店鋪。現在城北那些蓋紅瓦的，有紗窗的，響出播聲音樂（Radio）的房子，既然像田圃的野草一樣增長着，這些房子裏面的人，一定是需要東西來用的。

那末開什麼鋪子呢？咖啡店是不名譽的，而且太外行，銀行？公司？——更

笑話，沒有那多本錢。末了他決定開一個小雜貨店：賣糖果，賣襯衣，賣手巾，襪子，肥皂，針，線……這樣一來，那些年輕的「奧樣」（太太）都用不着拿起「風呂敷」（包帕）到城內去，一定個個都要到他鋪子來買的，——包賺錢，不賒本。他這樣想。後來他又決定了看守鋪子的是女兒秀子，因為自己天天要挑糞桶，趕黃牛，年邁的老妻，也要天天剪土內的生花，送到城內的花鋪去。

這樣，果然他的新鋪子不久便開張了。鋪面的中央，有許多糖果玻璃缸放着光亮，小小的窗子打掃得很潔白，而且掛上了許多「莫大小」（線汗衣）一類的簇新的東西。秀子也很高興地一面坐在櫃台內面學縫裁，一面等待着客人的來臨；她覺得這裏真乾淨，比坐在那滿堆着乾柴，大灶內常常薰出烟塵來的廚房裏面要舒服得多。

於是第二天果然便有客人來了，一個穿得似花蝴蝶一樣的太太，手上抱一個穿海軍服的小哥兒。秀子心裏歡喜得發慌，這是第一做生意。

『有 Bonbon 麼？』太太問。

可是糟了！秀子的臉上馬上發紅，她不知道什麼是 Bonbon。

『對不起！鼓鼓的話，下次就有。』從 Bonbon 的聲音猜來，秀子便急中生智，以為一定是小哥兒要買鼓鼓的玩具。

可是太太望了秀子一眼，很輕蔑地笑了，說：

『不，是「菓子」（糖果）呀！』

這樣一來，便使秀子更狼狽了。她無目的地在那些玻璃缸上看了一會，纔很難乎為情似的，呐呐地說：

『啊，要買菓子的話，這裏有「煎餅」（日本的下等人吃的）很好吃的。』可是這次太太沒有理她了。祇對小哥兒說：

『好寶貝，回去罷，明天買好的給你，這裏都是些「下品」的東西呢。』太太不同頭地走了。秀子覺得落了一場空，而且也感覺一些鄉下人的悲哀，

連 Bonbon 都不知道。後來她想到一定再有人來買她的東西的時候，纔又安心地坐到櫃台裏面去了。

這樣過了不久，善之助便覺得自己的估計有些不對了。據秀子的報告來，鋪子的顧主竟不是那些有紗窗的，……開播聲音樂的房子裏面的人；常常來的，還是那很熟的「八百屋」，（菜鋪）的主婦和前面洗澡堂的孩子們。

可是使他感覺威脅的，還不止此；因為他的鋪子剛開不久，那些逐漸毗連起來的房舍之間，忽然又有兩棟鐵骨水門汀造的大商場高聳起來，裏面不特有 Bonbon 有「莫大小」之類，而且高貴的綾羅綢緞，以及下賤的油鹽柴米等物，都應有盡有。於是善之助終於悲嘆起來了，鋪子的顧主愈來愈少，終於連洗澡堂的孩子們亦看不見，人們不知怎的都到那兩個大商場去作顧主了。

這樣過了不久，善之助的鋪子便關了門，起初以為包賺錢不賒本的生意，結果是落個包賒本不賺錢。至於那兩棟蹣跚着的高大的商場，倒天天大張着血口，

不斷地吞吐着人的鎖練；商場的臟腑內面，則時時地搬運着堆山的貨物，翻騰着人海的波浪。

『畜生！早知是這樣下場，倒不如早些把秀子送進工廠去還好些。』

有一天善之助一面和老妻商好了秀子的工作，一面很嘆息地說了如上的話。慘淡的發喘的生活這樣流轉下去，終於是昭和五年了。善之助的指頭老早就算定，次兒加藤勇雄應在這年去當兵。

果然在這年的四月上旬，他便接到了上面發來的通知入營的公函，不久城北的在鄉軍人會及青年團等也送來了幾旒大旗，上面寫着「祝入營」或「君國干城」等類的大字，高高地插在他的門前迎風飄展了。四周的許多人都來慶祝他，在鄉軍人會的主事，特別穿起「紋附」的「羽織」（背心及兩肩上載有白團花的日本禮服）來。

『煮點紅豆飯（日本人有喜事時喫的）嗎？』老妻沉滯着臉向他這樣問。

但是善之助把兩手操到懷內去，掉開了頭，說：

「算了罷，我是不打算那樣認真的。」

於是老妻也不說話了，她很懂得這意思。不久以前，她也曾向着對面「八百屋」的主婦抱怨過徵兵，說恐怕兒子在軍隊裏吃虧，而且入營過後，家中又缺少一個得力的人。「八百屋」的主婦說這是莫可奈何的事，連自己的兒子在濟南打死了的時候，也祇好斷念。隨後她們兩個終於說得紅了眼睛，流了眼淚纔分手。今天在鄉軍人會的主事雖然說了許多「爲國家」，「帝國大日本的名譽軍人」一類的祝辭，但她覺得這些鬼話，反不如「八百屋」的主婦說得中聽。

所以結果他們祇在火鉢的熱水中，燙了點「正宗酒」便完事了。

可是說也奇怪，後來善之助覺得這個年頭，竟不是他豫想着的那樣的厄年；兒子雖然這樣被強奪去了，但隨後的天氣，却是那般的風調雨順，禾苗像壯健的小兒一樣，無災無難的，青蓬蓬的長着，顯然這是一個「豐年」的豫兆。

「秀子將來的嫁奩，也得要多添兩個「簞司」（衣箱）纔是！」

善之助望着稻樹上粘滿了飽飽的顆粒時，常常高興地這樣想。

而事實上他也一點不會估錯；到了深秋的收穫時份，那一把一把的黃金色的稻樹，很有力量地壓着善之助的手臂；掛曬在田壩上時，那竹桿子也幾乎被吊得要斷。果然豐收了！滿稿荐滿稿荐的穀子收藏到屋後面的「土倉」中去。善之助滿心歡喜，他想：把多餘的穀子變賣成錢，秀子的簞司不成問題，窮困的家景，也定要「景氣」起來一下。

可是過了不久，善之助覺得又有些意外了，而且這意外竟有些近乎驚駭：穀子在土倉內堆着不動。變賣不出去。他走了幾處米販店去問，有的不肯出錢，有的則老實不要。後來他纔又知道起恐慌的還不止他一人，到處都談論着「穀子多，農人窮」的話。

「還了得！你想全國增收了七百多萬石，怎會有好價錢！」洗澡堂的「萬事

通」的主人這樣說。

「先生說日本的「百姓」（農人），平均家家都有一千塊錢的「借金」；要我們長大了到滿洲去。」隔壁的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回家來又這樣說……。

這樣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善之助愈感覺難於生活了；有穀子變不成錢，連一樣東西都買不起。

可是事情還不止於此，前面在公司中當職員的鄰人忽然不去了，每天很噁氣地在家中睡晏覺。後面領五十元薪水一月的小學教員也減了薪，教員太太沒有從前那樣傲慢了。那吞吐着人羣的兩個商場，也漸漸地沒有人去，現在很飢餓似的，在那裏默默地蹲踞着。街上商店的人們，常常坐起打呵欠，整天都找不着一個顧客來。

世間這樣一天一天地「不景氣」，跟着便是一天一天地騷擾起來了。善之助自己的家中的樓上住的大學生，時時有些不像大學生的客人來往，而且竊竊地在

談論什麼似的；刑事(SPY)帶着一幅不吉祥的臉孔，更加緊地來探東問西的了。一天善之助從田圃中回來。肩上挑了一擔污水桶，扁担的篋籬上插着長柄的木杓。他剛在地藏菩薩的石廟前一轉彎，便見着老妻在門對面的小茅屋側邊收檢乾草。頭上蓋着灰白的巾帕，一伸直起來，善之助覺得她的腰又駝了許多了。

『勇雄剛纔有信回來，在「玄關」的草席上呢。』

老妻見着善之助走近來時，即停住了手脚，這樣說。

『唔。』

善之助在屋簷邊放好了桶，便走了進去。中了風的大兒，很不自由地坐在火鉢傍邊，陰沉沉的；一封信擺在蒲團上面，還不會拆開過。

『聽說滿洲那地方是很冷的呀，真的麼？』

善之助看了信後，面色很有些不安。他把五寸長的銅烟管取來，在火鉢內的殘灰上吸了一口，很無頭無緒地這樣說：中了風的大兒當水兵的時候，會到過中

國，他想他一定是知道的。

『比日本壞多了。夏天熱，冬天冷。』

五天不說一句話的大兒，無精打采地這樣回答了。

於是善之助便默默想出一幅在冰天雪地中，有一個滿手滿脚都是凍瘡的兵在守衛的影像來，這影像一直到老妻拖着草履的響聲進來時，方纔消散。

『妳聽，勇雄信上說，恐怕要開到滿洲呀。』善之助這樣告訴老妻。

『噫？到滿洲？那怎麼好呢！』老妻像聽着了她最怕聽的話，額上的皺紋更皺到一堆去，這樣發驚了。

『還沒有定妥呢；但說他在兵營裏天天打野操，教官時時教滿洲的地圖，教在滿洲沙地上應當怎樣打。所以弟兄們都猜着要開到滿洲。』善之助把信上寫的解釋得更清爽了些。可是他仍聽得老妻很就心地又說：

『那怎麼好呢！你聽，前面「八百屋」的兒子不是在支那的什麼地方打死了

嗎；那一神樣」（主婦）現在想起還時常哭。你看那個當水兵的（她指着火鉢邊的風癱的大兒）又動不得，你還老一點的時候怎麼辦呢？」

「用不着那樣就心呢；就要到滿洲也說不定是換防罷。」

善之助雖努力地這樣安慰着老妻，但他很懂得老妻的意思。滿洲既有馬賊，而且前幾天的報上還鬧了一會支那人與朝鮮人爭水田，聽說日本的軍隊也在那裏彈壓，所以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要出事的。

從此以後，善之助便特別留心報上的新聞了；而這些新聞告訴他的，是公司在裁員，是工人找不到工做，却很少談到要打仗的事情。但忽然一天的報上有一行大字牽住了他的眼睛，說日本有個中村大尉在滿洲被殺，陸軍省要取斷然的處置。「爲什麼要殺日本人呢？」善之助看了後也有些憤慨起來——雖然這憤慨的原因是恐怕因此激成了打仗。

「支那人同日本人爲什麼常常要這樣鬧亂子呢？」

很興奮的善之助，一次忽然抓住樓上的大學生談起這樣的問題來。據大學生說，這乃是有些日本人不對，不應當想到國外去賺錢；但善之助也有自己的世俗的見解，他以爲日本太小，太窮，去分點別人用不完的地方，也不算壞。可是他們談呀談的，他也就漸漸明白了一般人的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了……

這晚上善之助在內房裏先睡了。草蓆面子破了幾個大洞，被蓋硬得像石板一樣。半夜醒來，他聽着廚房中還響着陰沉沉的剪刀聲，從紙門罅的渾渾的燈光看去，老妻正跪在蒲團上，扎着睡眠，一剪好了生花的枝條，便又綁成一束來放在側邊的竹籃內。善之助睡不着了。他想起自己勞碌了一生，想起自己開舖子倒楣；末了又想起老妻的愈往下垂的腰，想起自己挑糞桶已經喘氣。過了這樣一輩子，兒子還要開到滿洲去麼？倘若打死了呢？

一天善之助很早就起來，想到茅屋中去替牛刷背；氣候變化較大的城北，朝上已有些涼意了。可是他剛要踏進小門時，便又把脚停住了。他聽着遠遠地有鈴

聲在響；而且愈響愈驚心，愈響愈逼近。

『又出了什麼亂子麼？』

他剛這樣想，便有一個纏起白頭帕的送報人，用屁股打動着腰間掛的銅鈴，飛跑過來，在門前扔了一張紙後，便又飛跑過去了。善之助知道這是號外。待他彎腰下去拾起來一看，他的心臟便即刻跳得快要爆裂，手指頭也抖得條條打顫。號外上告訴他：日本軍終於在滿洲發動了，還有〇〇師團佔領了北大營，〇〇聯隊要繼續進攻奉天；此外更還有些什麼包圍繳械，解除武裝……等類的字眼，糗糗糊糊的映入他的發花的老眼內來……。

可是善之助還未把這些弄清楚，頃刻間又是一個銅鈴響來，另一家報館的同樣的號外又來了。這些銅鈴聲漸漸起了交響，音波尖銳地向着四方播散。城北的每個人都驚動了心魄，每家門前都有些頭伸出來探看。

善之助很留意地把號外讀了幾遍；上面有許多弄不清楚的地名，也有許多不

甚了了的事體。可是他知道豫想的事情終於來了，他專心地看號外上有英雄的聯隊的消息否。

以後號外總是接二連三地飛來，銅鈴聲整日地在城北的各路上喧鬧。終於「緊急閣議」的號外也出來了，說內閣決定要發八千萬圓的公債。這樣，街路上便愈漸沸騰了，許多人都再在談論着；雖然有小部份很奮興地在說日本軍的忠勇，但大多數却是在咀咒着戰事的擴大，反對着負擔這不景氣時候的出兵費。善之助也常去找着一些人談，他知道了不贊成打仗的人正多。

『這應當要想個辦法纔對呀。』

他的意思，是想趁這個時候，要大家起來幹點什麼，可是他不敢說出口來。

一天下午他完畢了事情，便拿了五分錢放在衣袖內面，肩上搭一根手巾，捏起肥皂往前面的澡堂去；他想要從那「萬事通」的澡堂的主人或浴客們的談話中聽點什麼來。可是他剛在地藏菩薩的石廟前一倒拐，前面的路上便有一個挾着一

卷紙的人，一面在沿途上釘廣告，一面向他走來；他覺得這人彷彿有一幅很面熟的臉像。

「啊，加藤先生到澡堂去麼？」

加藤善之助正在遲疑的時候，他聽着一個活潑的聲音先在招呼他。可是他立刻也就認出了這是從前也住在城北，而且是英雄很要好的一位年輕的農人；不過從前穿的是草鞋，是「緊綁腿」，而今却是穿的粗硬的皮鞋和藍色的工衣了。

「喲，是北川君呀；幫公司貼廣告麼？」善之助這樣回答。

可是北川君順便從腋下取一張來釘在傍邊的電柱上，向他解釋這並不是什麼公司的廣告，而是許多人不願日本進攻中國，於今晚上要在公會堂開一個反對出兵的大講演會。……

「對了；你還記得英雄麼，他在聯隊裏面寫信出來說恐怕也要開到滿洲去呀！」

善之助聽完了北川的解釋，很感動地這樣說。

『自然記得；還時常通信的。所以我們要趕緊起來反對：他們在國內的勞動者農民身上榨不出油來的時候，還要使我們去當着礮彈，去替他們開拓殖民地！』

北川隨後又勸了善之助早點到會，纔匆匆地走了。善之助很驚異地望着他的精強力壯的背影；他想不到這位揉泥餅的傢伙，到了工廠不久，也竟會說出樓上的大學生們的一套話來。

但是善之助回家來後，忽然有些遲疑起來了：他想起了那時常到家來清察樓上大學生時的刑事的兇炎，他恐怕在講演會中萬一發生事體出來，家中會沒有辦法。後來他想去和老妻商量；他以爲如果老妻阻擋，那就不去也可。

可是當他把這事情說出來後，他竟意外地聽着妻用很嚴厲的聲音說：

『快去！這正是救你的兒子的時候！』

善之助向着市公會堂走去的時候，已經是暮色出現天邊了。

這是他最初一次感覺個人走路的孤單，也是他最初一次感覺異樣的緊張。待他剛要走到公會堂前時，他忽然發現路上攔着了兩股巨大的麻繩，而且前面的橋上站着七八個帶刀的警察，都怒目板臉地望着他。他在麻繩前面稍爲躊躇了一下，可是終於跨了過去向着橋頭走去了。

『滾回去！已經坐滿了。』

剛走近橋邊，橋上的警察忽然這樣怒聲地吼來，使他心裏吃了一驚，但他覺得自己的脚步不知怎的停不下來，祇是眼睛花亂的向前走着。隔了一會，他下勁地定一定神，纔知道自己確已走過了橋，也不會被警察抓去，而前面的大地上，已經是滿滿的堆擠着人羣了。

善之助趕緊地奔進了這些人羣裏面時，他已不再恐懼了。這裏雖也夾雜一些

像橋上那樣的傢伙，可是這裏的自己人却還多得多。他慢慢地排開了這些羣衆，擠到了買場的大門前時，大門是緊緊地關着的。門前的一丈遠的地方，又是一根巨大的麻繩攔住，許多人都密集在這繩邊叫罵，推撞，擁擠。

『果然就滿了人麼？』

善之助疑訝地這樣問。可是傍邊的人告訴他的，却是還不會開會；橋上的傢伙們怕人多，所以纔在那裏無恥地撒謊。果然善之助隨即聽清了那些像洪濤一般的人裏，到處都叫吼出各色各樣的聲音：

『時間到了，把門打開！』

『幹嗎不開門呀！』

『不開就衝進去！』……

『……』

人們這樣愈叫愈興奮，愈吼愈推撞。警察們把帽絆緊緊繫着下顎，站在反面

拚命地防止着這洶洶地湧來的人潮，麻繩受着人體的威壓，也愈加勁地緊纏住兩傍的柱頭。善之助覺得快過半點鐘了，但廣場上始終是千個頭萬個頭在轉動，在迴漩，毫沒有開會的消息。正在這時，忽然大門前的羣衆，起了轟然一聲的吼響，像潰了堤的怒潮一樣向前擁去——攔着的粗壯的麻繩突然被壓斷了。受着這意外的襲擊的警察們馬上被捲到人海中去，個個都手慌腳亂了。

『大家聽着；並不是我們不放你們進去，是你們的負責者還沒有到……』
一個警察後來纔很慌張地跑上石梯的最高層去，撕破了喉嚨，向着紛湧着的羣衆這樣說。

聽了這話的最前線的人果然停佇了，繼續又是警察的伴着釋笑的話聲，說：
『大家回去，大概流會了，沒有負責的人到……』

這一次善之助也聽清晰了；他的滿股熱情，覺得有些失望，羣衆的灼熾的情緒，顯然亦低落了許多。

『無論怎樣，負責的也應當來說明纔對呀。』

有的人竟開始了這樣的抱怨，大家都沉着臉，大會望着快瀕於危險了。

可是正在這時，那大門側面的窗子忽然打開，內面現出了一個人頭來；外面的羣衆亦馬上便把注意集中上來，知道這滿面緊張，雙目發怒的人有話要向他們說。善之助認得這就是勸他到會的北川。

『請大家稍待一會，馬上要開會的；我們正在向警察署交涉……』

北川剛說了這兩句，即把頭掉回裏面去了，顯然內面有人在強迫地阻擋他。

可是大家正在疑慮的時候，忽又見他奮然地回頭過來，兩眼直迸放出悲壯的怒光，更大聲地說：

『各位，我們的代表都完全被扣留着的……』

這時窗上突然現出一個警察的頭來，把北川抓了下去，那洪鐘般的聲音遂從此中斷了。可是大家已經明白了：這並不是會場無人負責，而實是日本政府根本

不想使這個反對出兵的大會開成；他們表面上雖然承認了這個公開的自由集會，却暗暗地把各處派來的代表臨時扣留了。這樣赴會的羣衆便又重新激昂起來；而且秩序亦顯然地更形紊亂。

『以出代表來！』

『不開會不回去！』

『打進會場去！』

千萬隻眼球，向着守門的警察射出怒光，無數的強有力的脚步，在大地上翻踏，空中伸出了無數的拳頭，大家都反對出兵壓迫中國的民衆。後來警察們也終於無法維持局面了，祇好承認傳達到警察署去釋放代表出來開會。羣衆們爲得整理秩序起見，遂亦自動地排立起來，不一時便有四五個縱隊，像長蛇一樣地怒視着大門。善之助忽然見着側面的一隊中間，有常到他的家來的「刑事」混雜在內。

五分，十分……時間在緊張裏慢慢走過，果然羣衆的後面，有一大輛汽車飛來了。不過先來的不是代表，而是一大隊帶刀的警察。他們像獵犬出籠似的，一個個跳下了汽車過後，又在廣場上放了幾圈跑步，纔進會場去了。繼續大門一開，羣衆便頓時佔領了會場；警察們分配在坐位的過道間，藉着「跑步」所刺激出來的勇氣，誓鎮壓着腳幹的發抖。俄而代表果也同主席來了，這是第一步的勝利。

善之助坐在會場的最前面；他見着講演台上的一隅有警察署長坐着，哭喪着臉，昏上的貓鬚發抖，雙手緊按着指揮刀，周圍還有幾個警察護衛着。

開會了。主席的襯衣沒有領，更不會打領帶。全場嚴肅地聽着報告。隨卽有四五頂帽子朝天，在羣衆的排列中旋迴；這是擴大運動的募捐。五金勞働組合的代表最先出來了；善之助很緊張地聽着。代表先說向支那出兵是三井三菱一類人的陰謀，次說到出兵是如何如何的沒有利益。善之助更留心地聽了。可是正在這

時，他忽然見着署長的肥軀一動，一股蠻聲從那貓鬚下面飛出：「中止！」代表怒目地向着署長一瞥，也便走進去了。於是善之助開始了感覺不平，署長不特封禁了講演者的口，而且亦封禁了自己的耳朵。接着主席介紹第二個講演者；善之助看見一位穿學生服的人走了出來，他馬上喫了一驚而更緊張地把頸項向前伸去，原來這就是住在他的樓上的大學生。

「各位，我還是一位學生，但——」

「檢束！（扣留）」

大學生的兩句話未完，署長又吼出這樣第二次的蠻聲來了。而且署長後面的兩個警察，也馬上來擒住大學生的兩膀往後拖。

「豈有這樣無理的事麼！」

善之助的心胸更起了極端的鼓動，全場的羣衆亦完全抱着不平了。

「我今天單是來看鬧熱的麼？」

這樣一想，他竟覺得背後有個什麼在推他了，但他還極力地忍耐住；他祇覺得四肢在發抖，像馬上要飛起來似的。望着眼前在發花了，而會場中的怒吼，仍是在東西地交迸着。這時耳傍也不知怎的又飛來了老妻的厲聲：『快去！這正是救你的兒子的時候！』於是他不能自主了，像有什麼鬼附到了他的身上；使他躍起身來，爬上了講演台，便嘶聲地大吼：

『反對出兵到支那！』

他的眼前頓時望着有無數的頭顱在轉動，同時他彷彿聽着署長第三次的蠻聲是「解散！」兩個字，而且一閃便又覺得他的四肢已經被幾個兇猛的警察來按住
了……

一時羣衆都很混亂地出了會場；而且四處都叫着：「不要散！」

（完）一九三二，四，七。

消 夏 錄

上

陳跳下電車，急往車站售票處購票，冷不防站口有一張笑嘻嘻的臉迎着他。

諸君或許曾於不意中遇過一條青蛇向你吐舌，或者一根蝎蜥向你搖尾，而且當時你雖覺得這傢伙並不一定有傷於你，但你仍然會起一種不快之感的吧。

這張笑嘻嘻的臉就是那樣的傢伙：又愛嬌，却又討厭。

快到暑假時，不知怎的，這張臉總是常常來糾纏。在起初時他到不感覺什麼，而且還要常常藉此開心，譬如說兩句「呀，真勤快，這樣忠實，保你月薪會加八十元，」或者「這樣熱天熱地的，怎不帶瓶冷啤酒來喝喝呢！」之類。而這張臉有時像也受不過譏嘲，竟真的懷一瓶啤酒來討好，但三翻兩復之後，便覺麻

煩起來，尤其在午睡中被攪起來時，他簡直要板起面孔來罵。不過罵由你罵，這張臉總是那樣的忍耐，那樣笑嘻嘻的望着你，實在過不去時，他就卑屈地向你哀告；「嘿嘿，沒法子；上面叫我來，我祇好來走走。」這樣一來，陳就又不得不勉強與他鬼纏一陣，一面想：日本的高等包打聽真有一些婦人本領。

購好票後，這包打聽依然不去。鼻孔下留那末一點攞攞鬚，身上一套起碼貨的髒西裝，十個銅板的白紙扇一搖一搖的，實在沒甚看頭。而且在這一學期的辛苦後，正想去舒舒服服旅行一下的時候，也碰着這種不潔之物，他實在感着有些出門不利。媽媽的，還是用罵或用嘲呢？他想。結果他暫時取一個不理主義，對於這種有婦人性格的傢伙，顯然嘲罵都是徒然。

火車常常怪叫一聲猛竄過來，吐一羣人又吞一羣人之後，便又喘着氣息走了。約莫過了一刻，纔是上東京的車。

「嘿嘿，短送一程。」

到「改扎口」邊，包打聽便痞氣痞氣地挨了過來。

媽媽的，你幾時倒學會了這一套話。這狗子！大家來使用一下罷。這樣一想，陳即刻遞了一把洋傘過去：

「好，那末把這個給我拿着罷。」

包打聽似乎也不會豫防着這一手。雖然慢吞吞地，但畢竟面孔赧赧的把傘接過去了。

車輪一轉動，地平線便遠遠地畫着圓弧，廣闊的田疇，一幅一幅的在眼前更換。車廂時而跨過清澄的溪流，時而爬過葱鬱的山邊。可是這些細膩玲瓏的大自然，今天都悶沉沉的，不引人發生快感，連那金色燦爛的陽光，似乎也生了鏽；許久就夢想着的旅行之樂，完全被這意外的伴侶破壞了。而且這傢伙畢竟還像有股腥氣，兩人本都很規矩地並坐着，但滿車廂的人都骨碌骨碌地瞧住他們，甚至有人還在打耳話：

「是刑事（包打聽！）」

「大學生也有刑事尾行（跟）麼？」

真不高興！陳覺得今天塗了狗糞一樣。可不是，一個衣服上濺了點髒東西的人，縱然就在花園裏散步，誰還會起一種舒暢的心情呢！他想好人真做不得；當這包打聽來問暑假作旅行否，何時起程，到何處……等等時，他都逐一地告訴了，現在還跟着幹什麼呢！

「送到那裏呢？也上東京？」陳忍不住問。

「嘿嘿，不，我到天津就打轉。」

陳這纔安了心；到天津不過一站路，祇需半個鐘頭。於是他乘勢把眼睛閉下來，巴不得火車快飛。

不久汽笛便長嘯數聲，乘客們都紛紛地把玻璃窗關上，車廂內的電燈也一齊發亮起來。一瞬火車便像長蛇進洞似的，猛闖進了隧道。煤烟一股股地從窗罅中

瀰漫進來，使人呼吸爲窒，隧道中的電球像隕星墜地一樣，在黑暗中劃着一線線的金光。這樣，約莫過了十來分鐘，纔豁然開朗，可是馬上又是幾聲警笛響來，火車又進了一個更長的山洞，人們又沒入於黑暗中去了。陳屏着氣息，緊緊地把眼睛閉上，過了很久很久，纔聽着紅帽驛夫長叫着「大津！大津！」

「好了，脫離冤家！」

陳伸一個懶腰，吐了吐悶聲，想着要像脫離那黑洞似的脫離包打聽了。

然而一瞬他纔知道更糟；包打聽雖然站起來了，但馬上又闖來了第二個。具有同樣的邪笑，同樣的擻擻鬚，同樣的猥味……總之像同一個模型鑄出來的兩個傢伙，在彼此打招呼。

「就是這位麼？」

「是了。」

第一個包打聽交代而去，第二個便不客氣地坐了下來，並且屢次在陳的身上

打量，樣子像要說點什麼。

可是誰理你！你這喫狗飯的傢伙。天地間正有不少的正經事可作，却偏要來幹這「尾行」的勾當。

陳雖自認晦氣，一面却故意把面孔板起來，巍巍然的，把自己當成是到處都有侍從保護的偉人。這雖不免有點什麼「阿Q」的氣質，然而不如此簡直就要氣壞你的肚子。

這樣，新來的包打聽似乎也有點偏促：時時轉動一下屁股，又乾咳兩聲，那樣子簡直像一個被人叫來而又得不着歡迎的堂差。

火車又開始跑了。兩個人很不自然地坐着。坐呀坐的，包打聽又在打掃喉嚨，陳知道他要說話。

「什麼事？」

「什麼『什麼事？』」

「我問你爲什麼被跟。」

「啊，那我倒想問你爲什麼跟我呢。」

「我那會曉得！祇是上司說前站來了電話，要我來跟一個人，我就來了，嘿
嘿！」

陳知道這「嘿嘿」的邪笑是在討好，然而他就是聽不來那一調。

「那末前面還有人來代替的，是不是？」

「當然；我下一站就回頭的。」

好，大約是要這樣一站一站的跟到東京的罷！於是陳乘勢靠着背枕，想睡他一覺。可是靠儘管靠，却不能馬上入睡，頭被火車震盪得昏沉沉的，不知不覺中又把剛才與「刑事」的會話回味一次：是的；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跟我，他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受他的跟，可是兩個却這樣侷促地並坐着；這文明國家——帝國主義者幹的勾當簡直像兒戲。一瞬他又記起了日本政府近來在農民身上增加了幾百

萬的血稅來辦了所謂「警察網」，可是警察網就是拿來這麼用的麼？把這麼多人的精力，這麼多的金錢來花在我，一個規矩的外國留學生身上，那些農民的血汗簡直是冤枉！

昏昏的打了一會盹。雖然習習的暖風常往窗口內灌，但一醒過來，依然是滿身大汗；熱。野外沒有太陽了，另外泛上一套暮色。還要經過一個漫漫的長夜纔到東京。

又是一陣昏睡。啊，可奇怪了！傍邊的椅子竟是空的。包打聽不知幾時不告而去，但代替者是誰呢？陳想來猜他一下，不覺用眼在車廂的四週搜尋，祇見許多人都在把頸顛向左一歪，向右一斜，而在這打瞌睡中偶一醒來，便性急地把扇子直搖。其中還有幾個竟昏得把口涎拖得長長的，忘去了措。

畢竟眼光還差，也許因為是燈光之下罷，陳竟認不出誰是他的新「隨從」。在黑闇中，車又停在一個小驛上。傍邊突然缺了一個人，陳這時倒反覺得有

些寂寞無聊了；於是他起來走下月台，打算到洗臉處去揩揩面。可是在月台上偶一返首過來，他竟見着角落的窗口上有一個頸子伸得長長的，而且還鼓大了眼睛，很驚異地注視着他。

哼！準是了。於是他擦乾面孔，乘着那窗上的腦壳一不留心，陳便急從另一個車口一溜上去，再一溜就躲進餐室中的角落上去漫漫地抽烟，喝冷咖啡去了。車又開了：陳抽了一支又重劃火柴，咖啡完了又換上蘇打水。這樣約莫坐了一個鐘頭，他纔慢慢地向自己的車廂走去。

但一出餐室，他便遠遠看見一個背影，很慌張地在前面走，那樣子似乎在點每個車廂的人數，甚至連洗臉室及廁所都逐一地拍開來看。陳故意緩下脚步，拖在後面，待那背影在失望中穿過了自己的車廂，纔悄悄地回到原位上去坐了。

不一刻鐘，那背影又打了回頭；頭上滿是汗珠，臉孔漲得緋紅，樣子真急得够味。

「剛才到那裏去來？」

包打聽氣咻咻的坐下來，一股汗味直往陳的鼻孔中刺。

「沒有到那裏去；你是誰呀？」

話雖這樣說，陳却也忍不住暗笑。

「還要開玩笑！我祇見你下車去，却不見你上車來，弄得我滿車都找透了；萬一有一差二錯，你想我怎樣回去報銷呢！噯，大學生真難對付！」

包打聽說完又喘一口長氣，白紙扇依然在胸前搖得怪起勁，頭上還不住地冒着白氣……

下

次晨，一早，火車便滑進了東京的大門品川驛。幾年前，曾親見着四日間的烈火將東京毀滅了的陳，現在又見着它改頭換面，更巍峨地在目前聳立着。

然而最受運命播弄的，還是那些馴良的朝鮮人。在火車與高架電車的並排飛奔中，陳見着在那長躺着的無數亮蛇似的鐵軌傍邊，在那高及千仞的 building 或電杆的尖頭，在那如深壑似的「下水道」的污泥溝中，都有如蟻羣似的朝鮮人在轉動着鶴嘴，飛揚着鐵棍，安埋着鐵管。他們既因當時大東京的潰滅而受着日本人的遷怒的打殺，現在却又辛辛苦苦的爲日本人趕造着歡樂的巢窟。

啊！未來的中國人的運命嚙！

這些被壓迫者的慘淡的光景，增加了陳對日本人的忿恨，混在那如萬馬奔馳的木履聲中，從東京驛的地道中走出時，他不斷地打算着怎樣懲罰那將來交替的包打聽。媽媽的！第一天便誘他到大百貨店中去將他丟掉，第二天去找個把女朋友來使他嘗嘗酸味，第三天便……

可是第三天的計劃還不會打好，便有一個人立在他的面前，使他微微的發了一怔。交替的包打聽自然來了，可是一見便知道是沒有那股腥味，鼻下也沒有那

點擺擺鬚，面孔有些憂鬱，頗像一位「寫字間」中的青年辦事員，而且這又的確是陳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

更奇怪的，是對方也像認識他；一對面時，便很惶惑地在他身上打量了好幾下。

「你是中國人陳麼？」

新的包打聽交代清楚，默默不安地跟着走了一程，便先開口問。

陳也早就在努力回憶；這時纔忽然記起來了：

「對了；你莫是從前在S補習學校的清水？」

「不錯；真算是久別了呢！」

「真算是久別了！可是萬想不到今天竟有這個意外的重逢啦！」

包打聽面孔上馬上有些赧然。「意外的重逢！」——他似乎從另一種意思上去聽了這話。可不是，從前的無邪的朋友，現在一個却做了大學生，一個却當了

包打聽來「跟」，這真也像是命運在作弄人！

一瞬他們便坐上了電車，而兩人的回憶也就都隨着那轟轟之聲而馳騁起來：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陳剛渡日本，一面努力學習日語，一面便到S補習學校去學那中學時的未修完的功課。那時因為想拚命求得日語的純熟起見，他總是愛找機會跟日本學生說話，而其中最跟他要好的，便是現在的清水。

「呀，這傢伙叫什麼呢？」

課餘坐在火爐傍邊，陳總常任意揀一件東西來胡鬧。於是清水也就好笑似的答：

「那都不知道麼？是火鏟啦。」

有時陳又簡直不客氣地捏一個雪球往後面投去：

「呀，這樣叫作什麼玩意啦？」

「雪合戰。」

自然清水也常常有他的囉嗦。譬如問幾套「中國人喫飯是否也用筷子，」「滿洲究竟是怎樣的地方，」以至於「日本女人好看呢，還是中國女人好看」之類的話。

總之，他們當時是這樣成了很熟的朋友；待後來陳進了正式學校，還通了好幾次的信後，纔漸漸至於冷落，以至於彼此不知去向。

陳到了中國朋友的家時，朋友竟意外地不在。幸好主人說朋友是交代過的，於是陳就伴着清水一直走上了二樓。這樣，他們便直像久別重逢的好友似的敘談起來了。

「究竟爲的是什麼呢？」

清水當然也是首先想知道這個。

「天曉得！真是我也問不出原因來。」

於是清水即皺起眉頭望望天，似乎在思索。

「那末你交了些什麼帶危險性的日本朋友沒有呢？——譬如幹社會運動一類的。」

「對了；有兩個似乎跟 Napp 有點關係。」

「可不是！大概就是這樣受了誤解罷。這世亂紛紛的時候，每個人都很容易受誤解，而且日本政府是喜歡幹這無意識的事的。」

陳覺得清水的當日的真摯依然存在，毫沒有一般包打聽故意兜圈子來探人隱祕的滑頭態度。於是他就很想知道一點清水與他別後的略歷：

「你這個職務幹了幾久了？」

「還不到一年。」

「那末，以前呢？」

「以前？以前就難說了。你曉得，我是中學不會畢業的；從前跟你一道補習功課，原是想通過「專門檢定」，以獲得一個投考專門學校的資格，但是後來

失敗了。沒法子我纔去進日本大學的選科；出來後幸好是一家小銀行中當了一個小職員，可是不到一年便來了經濟恐慌；銀行一關門，我也就失了業！

「噫，你恐怕還不知道失業的痛苦罷！爲着送我到東京讀書，家中的錢早就用光。後來老母又病了；在這全家人都靠我過活的時候，我竟失了業呀！」

失了業！這幾個字清水特別說得感慨，而且還接連擺頭嘆氣，把話停了好一會纔又繼續下去：

「在失業中，我也曾拚命地鑽過職業介紹所，可是它第一次給我介紹的是「等」，第二次三次所介紹的也還是「等」。你曉得，我固可等，但一大串的餓肚子却怎能等呢！正在這無辦法的時候，纔遇着政府大添警察，而我也就祇好瞞着良心來幹了這勾當。」

瞞着良心？也許這話是真。但陳却故意追問一句：

「那末，你說喫包打聽飯的事是不值得？」

「哼！我要是有稀微辦法，我都早就把這專門與窮人作對的職業一脚踢開了！」

第二天一清早清水便來了。名義上當然是「跟」，可是那開口的語氣，簡直是像要招待老友一樣。

「陳，到市內去麼？而今的大東京真是被那次大火燒熱鬧得多了，恐怕你還需得着我當引導吧。」

「好，那末你究竟是當包打聽呢，還是當引導？」

「哈哈！莫開玩笑。就算兩得其便罷！」

大家都笑了：陳想這倒也有趣，而且似乎也不好推辭。於是便穿好衣服，與清水一同向目白停車場走去。

這車驛從前本屬於鄉下，而今已是洋房毗連，從前是滿路泥沙，而今已到處敷上了瀝青；即沿途所遇着的男子，似乎腳幹亦加了長，女的也再沒有走「內八

字」或「外八字」的那一調，大東京果然變了。

高架電車似乎剛開走。驛內僅有稀疏的幾個人在等着。陳打算要去買車票，但手臂突然被清水按住了。

「用不着。今天算我作東。」

這意外的認真，倒使陳暫時矇目了；於是他笑道：

「你一月有幾多薪水？莫忘了你是包打聽啦！」

「哈哈！並不費事，我有 Pass 的。」

「可是我並沒有 Pass 呀！」

於是清水急把陳拉到傍邊去低聲地說：

「不要緊；我們來玩一套把戲使你混出去就是。」

「萬一出了岔子呢？」

「不會！到出口時我當然是包打聽；你呢，暫時裝一個不良少年，譬如是在

車上與婦人們拉拉扯扯的，被我臨時檢舉了一樣。那末，收票員便決不問你要票了。」

真是不三不四的朋友會有不三不四的一套。結果陳算是如法做去了。

一瞬高架電車來了。如長蛇似的轟轟烈烈地飛跑一陣，便又在神田驛將兩人吐了出來。清水板起面孔在人羣中走，陳則跟在後面，還不時地左顧右盼，看真有個把值得拉拉扯扯的娘兒們否。待走到出口的收票處時，他見着清水將 *Pass*

一照，兩步跨了出來，隨又回頭過來，將眼睛一楞，惡狠狠地大叫一聲「來！」這可把陳弄得雙頰發紅了；他覺得收票員及四週的人都用着奇異的眼睛瞧着他。

「何必叫得那樣認真呢！你不看我是着上制服制帽的麼？」
出了停車場，陳覺得自己喫一個大虧。

「哈哈！對不起。但不玩得像一點那倒真會露馬腳啦！」

兩人一路談一路笑；在上野丟了市街電車，鑽進洞去，由地下鐵道把他們運

輸到淺草，到他們從前一同到過的電影館去看了電影。

畢竟機械不會做假；進地下鐵道時兩人都出了車錢。因為不由那小孔中投進五分錢去，機械裝置的欄門簡直不歡迎你。

進電影館時，當然也用不着那樣的把戲；祇是那紅唇粉臉的收票姑娘向他們笑笑，心裏想措油的又來了。……

這樣糊亂地遊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清水當然仍得前來。可是這次他叫陳自由行動，用不着「跟」，上面他設法去報銷就是了。

再過了幾天，來的却不是清水，而是另外一個職分較高的，似乎是「警部」之類的東西。方方的肩臂，腳幹短得不像樣，獵狗眼一楞一楞的，似乎「矮鬼」的醜態畢集於他一身一樣。但是，我的天！他還要裝個高傲的樣子問：

「有趣麼？」

「什麼有趣無趣？」

「你自己明白罷，我說你幹的事。」

「我幹什麼事？」

「總是社會運動之類罷。」

「根據什麼？」

「不然爲什麼受尾行呢？」

「瞎說八道；你是喫的法律飯；但你那五個銅板一斤的法典上也沒有那樣的推理罷！」

單是那幅模樣兒早已令人不高興，這時陳簡直擺出大學生的架子來罵了。於是那狗臉一笑，即刻又轉變了調子：

「何必動氣呢。那末你肯把你昨天的經過告訴我麼？」

有什麼告訴不得！祇要你這幅怪樣子快點離開眼前，就比什麼都舒服多了！於是矮鬼——祇有這兩個通俗字够形容他——一面聽陳的話，一面又筆記到

小簿子上去，隨又拿一張單子出來暗暗地對了一下，繙皺皺眉頭，說一聲「對不住，」走了。

後來又過了三五天，依然見不着清水的影子。時常來問三問四的，盡都是一些討厭的東西。

有一天陳正在感覺不勝其煩，打算早些回到自己的舊居的時候，清水却忽然來了。身上換了一套家常「和服」，臉上有些悄然。陳正在奇異，對面却先開口：

「啊，陳，我已經不是包打聽了！」

是改邪歸正的口調，但話聲却不免有點寂寞，問起原故來，陳纔知道清水已經被革職了。原來當包打聽去作「尾行」時，照例是每天要將被尾行者的行動報告一次的。但因清水知道陳並不是危險人物而又不願多打麻煩之故，他是在隨意偽造陳的行動，而這個偽造，竟又因陳與「警部」之對話而被發現了。

陳很覺抱歉。因為自己一時不慎，竟反使一位好意的朋友又失了業。但清水似乎也看出了陳的歉意；他決然地說：

「沒有什麼的，陳！其實我老早就想喫這碗飯了。我不是已經說過。包打聽簡直不是人！今後縱然會餓死，我也要幹點人事！」

清水沒有停留幾久，便又怕然地去了，但似乎很有決心。

看着這幅悲壯的樣子，陳知道包打聽中也有不少的好人。但自己怎樣足以對得起清水呢？——這便是在清夏中給與他的一個問題。

妻的一週間

冷。

沒有雪，也沒有雨，祇是老天的深黑色的面孔板得怪難看。街對面人家的曬台上賸下兩條爛布，老是那樣在狂風中飄得起勁。街這面新開張的小百貨店請了三兩個軍樂手在吹吹打打，但是今天連聽的人都沒有了。

百貨店樓上佃居着一對青年夫妻。起初他們覺得洋鼓上的每一槌都在敲着自己的腦袋，喇叭的每一聲都在刺着自己的耳膜，然而三兩天後，便已習慣下來——不得不習慣下來了。

昨天妻的肚腹就有些發痛；爲的是裏面的孩子快要「瓜熟蒂落」，而且早上又勉強提過一桶水上樓，似乎把那小生命衝動了一下。

孩子要來的徵候，早就成了他們的一件大事；一半爲的是他們將因此快要在人生上實現一個美麗的謎，然而大部分還是那目前的醜惡的經濟威脅。他們會爲此挖心軀血的籌算，會無回數嘆息過「貧窮夫妻事事哀」。然而爲着腦中的一點教育知識的作祟，他們終於決定不請接生婆，而願到一家五毛錢一天的教會醫院去。

這個冒險的豫定計劃，望着一天一天的逼近，而昨天的一桶水竟又成了孩子的催生藥。

「我想今天就去看一看；不然將來孩子生在路上時，那怎麼好呢？」
可是夫沒有作聲，趕緊喫着米粥；上「奧非斯」的時間快到了。而且昨天要求借薪的事不唯不成功，反飽覽了一頓經理的鬼臉，使他實不知如何回答纔好。妻也很明白這個；她一面攤開三個銅板的花生米。一面又說：

「先去診察一下；醫生要我住我纔住。若要豫繳費用的話，我說不會帶錢，

緩天再繳就是了。好麼？」

夫想這也是話，或者這還來得比較漂亮些。一想掛一次號祇不過十來個銅板，於是遂照妻的計劃實行了。

依然沒有下雨，祇是雪意更加濃厚。四週漠漠晦晦，寒風捲起塵沙向着牆壁，向着店舖，向着枯凋的樹條亂打。但是街頭的人還是熙熙攘攘，拉長圍巾，蒙口急竄；有的假如互撞一下，便要停腳下來，齜牙欲嚙，然而結果還是邊走邊罵，各自分開，使專門看熱鬧的朋友也快快掃興走了。

妻挺起便便大腹，尤恐無賴子們故意擠了過來；在四門橋上，曾有一隻手在她的小肚上摸了一下，駭得她的心尖往外直迸。她悔不會答應夫要送她的提議，然而夫在「奧非斯」中的遲到的可怕，是她更明瞭的。

在卡德路口好容易纔擠上了一輛無軌電車；車輪軋出來的噹噹之聲，竟像一股利刃在她的心窩直戳。幸好一瞬車又在小菜場前將她吐出，一面又悲鳴的突竄

而去，側面一棟頂起十字架的紅褐色的磚房，正發出蠱惑的視線在等待着她。

掛過號。在樓梯旁的條凳上坐着小姑，老嫗，少奶，及不少的微喘着氣息的大肚皮。妻正在要找個空位來休息，忽然右膊被一隻粗糙的老手捉住了。掉頭過來，她見一個提篋籃的老嫗，正在爲她讓出一隻板櫬角。

「婆婆送東西？」

感着老嫗的好意，妻不山不先致問談。

「是呀，生了個外孫，女婿出門唸經去了，沒人手來。我今天請了半天假來看，門上還不准我進出呢。」

老嫗的頭似乎有幾天不會梳過，頸項上還蓬了不少的飛絮；衣服倒像刷過一下，但處處都殘留着一般般的小棉條。可是她並不會留意妻的這些審視。很稀奇地直打望着大門——大門上正來了一個油光頭的娘姨，提着打氣爐，饅鍋之類的東西，很撒嬌地向掛號棹走去。

「是張太太家送來的——」

同時將籃子向棹上一放。

「樓上十二號；就往那裏上去。」

門房往名牌上一望，發出「拼頭」似的聲音這樣回答，娘姨也就滿足地扭着腰肢，上二樓去了。

急煞了的是妻旁邊的老嫗。她三步兩脚地直拐上前去哀求道：

「先生，路程遠呢；讓我也進去看看罷。」

門房橫瞥了一眼，一聲不響，待老嫗再想說點什麼時，他纔從嘴上流出兩句粗暴的聲音：

「叫你下午來——你偏不信；別人住的是頭等，你的女兒也住頭等麼？」

老嫗退下來坐在板榻上不知怎樣好。詳細看過醫院的章程的妻這纔告訴她；三等病室的探問時間是下午兩點到四點。但是老嫗也有爲難之處；她在廂上請

的是半天假，下午要上工；更不能因此之故，明天再多走一趟。

正在這樣問談之際，看護婦的尖聲將妻叫進去了。經過女醫生的檢查，果然說是一兩天就要產生，用不着再回去。

粉牌上添上了妻的名字，床舖是十八號。然而她一看，那個婆婆還在硬着頭皮在那裏踟躕，不會走。這時妻忽然想起自己即刻就要進去，當然是可以遇着她的女兒；於是她爲老嫗想了一個臨時方法：她問明了嫗女的床位，她勸老嫗下次再來，送來的東西，她可以幫忙帶進去。

結果老嫗唱了一聲「阿彌陀佛！」同意了。並且還再三託咐了妻爲她帶進去了許多的話。

產婦房內發出慘白的灰光，鐵床上送出許多憔悴的臉孔。角落上的一個似乎快要「臨禱」；她剛躺下去便坐起來捧腹流淚，但坐不一刻便又躺下去苦悶地呻

吟。

看護婦們軍隊似的時時穿房走過，房內便有許多微弱的聲音，呼喚着「小姐！小姐！」可是這些「小姐」們連粉頸都不扭轉一下便揚長而去，僅在每個產婦的耳朵內面留下一陣霧，霧，的皮鞋聲音。

妻的心境隨着時間的黃昏而灰暗，而寂寞；她不知夫今天能否來看她一次。關於這一點她委實有些矛盾，她怕因有親人來探，醫院遂來催她豫繳費用，她怕因為沒有親人來探，便要招看護婦們的分外的白眼。

時鐘敲了三下。對面嬰兒室的呱呱之聲鬆一陣緊一陣的愈叫愈厲害，哺奶的時間快到了。旋即有當班的看護婦一隻手一個，像玩把戲似的抱出來往每個床上分配，於是每個產婦都敞開胸脯，讓嬰兒吮着奶頭，一面轉動着慈愛的眼珠，露出萬分痛愛的微笑。

最後抱出來的纔是齋公的小寶貝。妻不禁傾身過去看，原來齋公的床是與妻

的床接鄰的。然而她因爲這一看，便又有一股不愉快的情緒直衝上她的腦頂，在那兒深深盤據下來，永拭不掉；這幾與她的母親相像喲！而且那白襪襪綁去了手脚，僅露出一個尖削枯黃的乾頭的樣子，真活活地像一個小木乃伊。妻記得自己提起老嫗的篋籃，向看護婦打問嫗女的床位的時候，那看護婦便一面將籃子擡過，一面哈哈大笑說：

「呀，好稀奇！齋公，快起來，有人送東西來呢。」

這時妻便見着旁邊的床在動，很久很久纔抬起來半個身體，使妻喫了一驚。這是人麼？頸子像「磨心」那麼大，骨頭高拱得快把皮膚釘穿，連皺紋都打不起一點。後腦拖一根豬尾長的辮子，面孔上祇見兩隻眼睛在骨碌碌地轉動。佝僂？僵尸？妻正在聯想這類的傢伙，她見着這被呼爲「齋公」的女人伸出一根乾柴手幹，想接去篋籃；但看護婦却故意縮了回來了。

「莫忙！等我看看。呀！……齋公做假；這裏有餅乾，是雞蛋和牛奶做的

——有油！」

「我以爲是上齋下不齋——原來還是上下兩不齋嘞。」

後一排床上的一个生第八胎的婦人這樣應聲下去，使滿房都爲之失笑，而看護婦這纔心滿意足蹉蹉跳跳地走了。

從這時起，妻便知道老嫗的女兒是喫齋的，丈夫在外面作道士；但不知大家爲什麼不叫她「齋婆」而却叫「齋公」。

現在齋公一面將奶頭塞到嬰兒的口內，一面對妻說自己的丈夫很能幹，什麼「經」都能唸，因之總是有人來請，自己是與娘家的母親住在一塊的。末了她又說將來還要把小寶寶也拿去學唸經。但是這時的小寶寶却祇是哭泣，似乎很不願意；妻見着那枯黃的小嘴剛一啣着枯黃的奶頭，便又吐了出來——顯然是沒有奶水。妻不覺打一個寒慄；萬一自己生的也是這樣，那怎樣好呢！

可是時間也就這樣消磨下去了。夫終於不會來。準是爲着奔走錢的關係把時

間錯過，門上不准進來罷；可不是，已經是四點過了一刻了呢。這樣一想，期待夫來的心已經斷了，然而許多雜念頭却接二連三的老是往心上湧；他會弄晚飯喫麼？真不巧！碗櫃內的現成菜已經喫完了，爲何我不煮一點放好纔出來呢！他在外邊又受氣？晚上一個人不感覺寂寞麼？……

突然肚內一陣劇痛，纔把這些雜念頭擋住了。伸手一摩，左肚內便有一腳踢來，彷彿鼓脹得發光的皮膚馬上就要破開。繼續右腹上又是一拳，全身劇烈地一跳，心內不覺發驚。這大難將臨的豫兆，使妻想起了從不會想過的菩薩——暗暗裏默禱孩子安全地下來，然而一回首過去，又是一幅慘影射進她的眼睛，齋公口內咬着乾澀的餅乾，嚼碎後又像母鳥哺雛似的，一口一口的往孩子的枯黃的小嘴內送。多可憐啊！三兩天的嬰孩，怎能消化得了這樣粗惡的食物呢！奶粉一類的東西既然不是爲她們製造的，何苦又要唸佛喫齋，使自己浸不出一點奶汁，使這小生命一落地就活受罪呢！菩薩果能保人麼？妻不覺打了一個寒慄。……

外面是夜幕。狂風愈吹愈烈：一路奔，一路吼。緊關着的窗扉，彷彿也有些支不住，一股怒風鳴鳴的劈來，便要喀喇地作響。房內一盞暗淡的電燈孤懸在天花板，愁起眼睛瞰着這些受難的母親。對面嬰兒室時而寂無聲息，時而又在風的悲鳴裏和出幾聲微弱的啼聲。……

通走廊的房門忽然嘖的一聲開了，一股寒風送一個看護婦進來，復又直吹到妻的身上，真冷。幸好這時肚內的小生命似乎安靜了些，於是她纔慢慢地躺進被去，睡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妻忽然見着夫直闖進來，臉上彷彿像纏着綳帶，血跡殷殷的染在四週。妻一驚坐起來，門外已經是鬧哄哄的，似有許多人要打進來，而夫則氣咻咻的急躲到妻的背後去，一面說他在公司裏與經理打了架，現在經理寃他是亂黨，驅使了巡捕房派人來捉他。妻於慌亂中急想用被單將夫藏匿去，而哄哄之聲已經湧進了房內，前面還有兩個看護婦帶路。這怎行哪？於急煞中她急想

起來攔住這些人，可是連動也不能動一下。一瞬幾個佩手槍的兇漢已經捉住夫的手往外拖了，她纔憤身一撲——也就醒過來了。惡夢襲出了她許多的冷汗，肚子又殷殷作疼起來。外面的劇風不知在幾時已經停止，四週寂然無聲，祇聽得屋檐上有兩隻貓在嗚嗚地打架。床後生第八胎的婦人似乎還沒有入睡，妻聽着她一翻身又自言自語的罵道：

「就是那末打！把肚皮打大了也進來生一個罷！」

天將亮時，妻就被抬進了產室。產床在房間的正中，一進去就躺在上面。室內倒緩和，煤氣爐燃得熊熊的。

肚子痛得如刀割，如刃剖；像有一塊肉要被撕破。看護婦叫妻莫輾轉，恐怕孩子變了位置，說完便橐橐而去，室內異常的空寂。

剛進院時，妻就看不來這些傢伙。後腦上帶一個像白手巾疊成的方帽，身上

穿一件長白背心，眼中根本沒有病人：一羣羣的從這頭門進，又一羣羣的從那頭門出，談的似乎都是些打絨背心，縫長旗袍一類的話。尤其是那位看護長：一雙半大脚却又穿的是半高跟鞋，走起路來，就像在地板上敲鼓。

在這空寂的室內，在這危險的時期，妻知道竟沒有一人來管。與一切都隔離了：她見不着人，人見不着她，也不知過了幾久，祇覺得疼痛了一個長長的時期。心裏真難過：又淒涼，又酸痛；熱淚直往耳根際迸。但孩子老是不肯出來。……

終於腦經已痛昏沉了，四肢攤軟無力。就是這樣死去了麼？——一股忿恨無意識地湧來，使妻分外地對於「生」起了一種固執的心。……

正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一股冷氣衝來，開門來了一個女醫生，——妻以為得救了；然而這醫生竟不是來接生的，彷彿拿了一件什麼東西，又要轉身出去。於是妻心裏着慌了，她呼喚，她呻吟，她要醫生與她看一看。

「呀，快放得尿了！」

在小肚上按了兩下，醫生這樣驚叫一聲，可是也就走了。

於是房內慢慢地有一陣皮鞋響；原來照拂她的看護婦是躲在產室後的一間裏房內，這時纔走了出來，未打成的絨背心搭在肩上，脚一面走手也一面靈活地轉動着鋼針。

不知放了幾多CC的尿水過後，肚內彷彿纔輕鬆一點，多得了點地盤的孩子似乎也轉動得自在了些。

然而轉動儘管轉動，依然還是尋不着路徑，——彷彿因為不會放尿前的孩子的劇烈轉動，真的使其軀體變了位置。轉瞬又是如錐如絞的劇痛起來，妻簡直動彈不得了。頭上的汗珠一顆一顆的結成了流水。醫生走了，看護婦一閃又見不着影子。這成什麼醫院呢？簡直是拿人活受罪！這樣一想，妻不覺轉動着頭四面探望，像一個溺水的人，想拚命地找着一點什麼東西。然而什麼都沒有，祇是一爐

煤火鼓起眼睛望着她。她想嚎聲大哭，但連哭的力量也枯盡了。斷頭魔般的慘疼無止境的繼續着，不知到了什麼時候，她纔拚命地反過頸項，腦頂後的那間裏房被她見着了。房門是開的，看護婦對着壁上的鏡子站着，時時將快完功的絨背心穿上身去，向鏡內左右端詳，端詳後又慢慢地取下來細細地編打，那樣子就像明天要出嫁。

「小姐！請你請醫生來看一看，真是疼呀！」

妻的聲音是忿恨而又近乎哀求，可是謝天謝地！地板上一陣鼓響，那當班的看護婦雖不會即刻出來，看護長却「破門而入」了。

「嗯？怎樣？還不生麼！一等房有人在等着啦！」

聲音是那麼厲，那末銳：頗有些近乎興帥問罪。這時看護婦也纔丟了針線走出來了。就幸虧這「一等房有人在等着」，兩個人纔草率地給妻檢察了一下。看護長甚是不滿，連連皺眉頭，而且舌尖還吱呀吱的。

「請醫生來！照這樣子真是難等。」

半大腳的後跟又在地板上敲着鼓走了；不久果然來了一個粉臉紅唇的醫生。沒有別的；醫生祇將妻的兩腿搬到產床的把手上去，叫妻鼓勁，可是妻的四肢早已癱軟了，下肚却怎樣也鼓不起勁來。末了醫生說孩子的頭已可望着了，祇不是後腦而是前額；要趕快生，就祇好用手術——施上迷藥，將孩子的頭塞進去打一個掉，然後再先從腳拉出來。先從腳拉出來？是怎樣一回手術呀！而且自己始終是忍着痛，不會亂轉，為何孩子竟變了位呢？

想雖然這樣想，然而醫生的話終於不得不聽；所謂任人宰割者，便是妻現在的環境。於是就在這種環境下，她被深深地呼吸了許多迷藥之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外面是皚皚的白雪，寒風吹起雪子亂奔。快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夫纔走進

來了，妻很寂寞地向他微笑，這是她第一次見着親人。可是夫却異常的憂鬱，面孔默默的，紅鼻尖上吊着清涕，棉袍和圍巾上還有些水珠兼雪絮。妻想：真可憐！「小貧」的某財政部長夫人出了一千塊錢請某紅十字會醫院院長親自接生，「大貧」的我們，竟弄得兩人都這般的神志淒愴！

「孩子的手桿怎樣了？」

夫坐在床邊的凳上，眼角紅紅的怕與妻對視。

「你已經知道了麼！」

「怎末不知；昨天我進產室時，你不是還仰頭望我一眼的麼。」

「真的？怎麼我一點記憶都沒有呢！」

「那時你躺在產床上；一聽門聲，你便回頭過來，還勉強笑了一下，可是隨即又雙眼緊閉了。多可怕！黑眼睛眶深深地陷進去，嘴唇是烏的，臉像一張蠟紙……我怕你不得救了，不敢驚動你；於是我輕輕地走去望孩子——孩子是放在你

身邊的小棹上，滿口流着白泡子，像一隻被捕的小螃蟹，我知道你吸的過多的迷藥已經傳到孩子身上去了。我着急；我趕忙去問看護婦；這樣，她纔滿不在乎似的說你是難產，所以還把小孩子的手桿拉斷了一隻。」

妻已經是眼淚汪汪的，急拉一隻被角揩眼淚，夫纔把話收住了。

「是呀，真可憐！一出世就被折斷了一隻手桿，你想這是如何的一個運命啊！」

恰巧這時看護婦把孩子抱出來了，是喂奶的時間。妻急忙雙手接過來抱在懷內，很溫柔地叫夫湊近一些：

「你看，多清秀的一個臉啦，真像你，眉毛長到這裏來了。」

孩子並不哭。啣着奶頭吮了兩下便又拋去，祇睜着小眼瞅電燈。妻捏着奶頭不斷地去引誘那小嘴唇，然而結果總是一樣。

「怎麼不喫呢！」

夫妻彼此默默地對看了一眼，大家都猜想這或者是小孩的內部也受了傷。但是誰也不願意這樣想，誰也更不願意說出口來。

喂奶的時間一過，看護婦又來奪孩子了。妻的心很難過，一股暗影簇上心來，她想把孩子多抱一下。可是不行！時間的規定，在這醫院中是鐵的紀律，而且當妻向看護婦哀求時，看護婦差一點說出「誰爲你多走一次」的話。

孩子被搶走後，夫也隨即被趕出去了。一等房是隨時進出，祇有這三等房間的「會客」簡直同「探監」一般。

望着夫圍好圍巾，默默地一步一步地走了過後，妻像失了靈魂似的流了一陣眼淚。她還不會向夫提起「難產費」的事，恐怕因此更增加了夫的煩悶。是的，多出了五元錢請醫生拉斷了孩子的嫩手臂，這是多傻的事啊！一想起孩子的斷了的手臂，妻的心便如刀戮；就是這樣一生下地就成殘廢人麼？將來拿他去學怎樣的職業呢？……孩子的生機是大的，綑起綑帶，也許會慢慢地接攏去嗎？這樣，

一重重的想去，她已不得跑進嬰兒室去抱着孩子大哭一場。

可是她祇好抑着這種難割難捨，又痛又愛的心情，期待着下一次的哺乳時間。外面北風嗚咽着，室內的產婦們都漸漸的睡去了；祇時時有一陣雪子撲上窗來，像煞有鬼在外面撒泥沙。電燈昏昏欲滅，室內泛着一股陰森的氣象。……

闌夜這樣一刻一刻地加深，妻總是昏昏的難於入睡。望着時鐘的兩顆針在字盤上慢慢地爬，慢慢地追，終於快重到十二字上了，妻纔聽着嬰兒室內似乎有人在走動，而孩子們也愈哭愈鬧了。

「是了，又是哺乳的時間，病兒快要到自己的懷內來了。」

慢慢地坐起來撫摸着鼓脹的奶頭，妻的心中蘊着一股慰藉的柔情。……

不久嬰兒室的門果然開了，一個看護婦默默地向她走來：

「我來通知你，你那孩子壞了。」

壞了？……妻即時發怔，兩眼呆呆地定在看護婦的臉上，似乎不會十分懂那

「壞了」的意思。

「是的，曾經打過兩針，但是沒效，是十一點多鐘死的。」

啊，死了！死了！「是十一點多鐘死的」。這回妻可聽明白了；可是看護婦的話也像一串炸雷似的，打斷了她的呼吸；面前一陣黑圈亂滾，使她即刻俯伏到被蓋上去，好久好久纔噙噙地哭出聲來。

「莫哭！莫哭！哭也沒用。你曉得，哭會打擾別人的。」

「我……我要去看一看；是……是死的也好，我……我要去看一看。……」
發狂似的，妻將被窩推開，可是即刻被看護婦按住了。

「不行！沒有那樣的規矩；已經送出去了；醫院有小棺材，祇需你出一塊錢就是了。」

看護婦似乎責任已完，冷冷地去了。……

繼續便是許多孩子分配到許多母親的懷內去，可是妻的懷內再不會有孩子來

了，祇賸得兩個鼓着的乳房直淌着奶水。她低聲地哭。

先表同情的是側邊的齋公。望着咽咽哽哽的妻，她很想說點安慰話，但是一時說不出。她轉動了一下身子，繼續又摸摸頭髮，末了她終於徧頭過來，先咳嗽：

「奶奶，莫哭了，我講個故事與你聽，好麼？」

於是妻也就揩着淚水果掉頭過去了；是的，在這冷酷的房中，在这一切都成了空虛的時候，她的確想得一點人間的同情和安慰了，齋公曾與後面生第八胎的婦人比過家產，眩耀她的床頭上也裝有一盞電燈，她又曾說過印度人洗臉與洗屁股都用的是一個面盆而使大家發笑——她一定還有很好的故事的。妻點點頭；於是齋公約想一想後纔開始講了：

「廣東的餅乾真好喫啦。……」

剛說完這一句，齋公便翻眼望着天花板，而故事似乎也就完結了。……

今天的產婦房更難見得着看護婦。她們多從庭園中繞道而過，免得一穿過產婦房時便有許多「小姐！小姐！」的喚聲刺她們的耳朵。

可是她們的確也很忙；醫院的東角上的禮拜堂須得她們去裝飾：買松枝紮牌坊，聖壇上栽樅樹，樅樹上掛棉花，結銀鈴，更還有幾個要豫備演劇。——明晚就是聖誕節。

「我們都是神聖的天使！」許多這樣想。

可是也有的在發咒：

「真討厭，成衣匠還不把旗袍趕好！明晚上穿什麼給『他』看呢！」

然而根本被忘却了的，是那些急待放尿，解便，受診察，檢溫度的產婦們。約到正午時節，纔有一個看護婦來了，手上還拿一個簿子及鉛筆。

這回怪客氣；她嫵嫵娜娜的先走到一個產婦的床前：

「明晚是聖誕節，請你們捐點錢；一等房的人起碼捐五塊，你們……五毛都行。」

但這婦人首先似乎不懂聖誕節是什麼；待看護皺皺眉尖，說了明晚上有一個了不得的外國菩薩生時，她纔遲遲地認捐了一毛。

看護婦很不滿；可是隨也就拿起簿子走到了妻的床前。原來就是那天晚上照拂她臨產的一個，滿臉胭脂，水紅色的絨背心已經上身了！

見着這個絨背心，妻就像遇着了仇人，一股反抗的怒氣突然爬上心來，她巴不得站起來就是一耳光。她斷然地拒絕了：

「我不捐！」

什麼？……不捐？……看護婦似乎有些受不住，兩個胭脂臉頰分外發紅。

「個個都要捐的，這是醫院的規矩……」

「我不要你那些規矩，我上當已經上够了！」

「這是上帝的事，難道你們上帝都不要了麼？」

「莫說那些騙人話，上帝根本祇管那些一等房的人，讓她們去禮拜好了罷！」

這時房內頗有些緊張，許多產婦都坐起來望着妻，心裏像在暑天喝涼水。

「對啦，平常叫幾百聲都不應，現在捐錢就來了！」

畢竟後面生第八胎的婦人嘴厲害些，這時她首先插進來替妻應援。

齋公也別有理由，她說中國人自然有中國菩薩管，洋菩薩是信不得的。

看護婦似乎有些應付不下了，滿房的產婦都因妻的導火線而爆發了平日的怒氣。有的說這慈善醫院根本就是騙人，有的說這三等房簡直是殺人的地方，——沒有幾個孩子是活着出去的。可不是，齋公的孩子也死了，還有幾個也是吉凶難卜。

結果大家都不肯捐，連已經認捐一毛錢的婦人都嚷着要退。看護婦此時成了

過街的老鼠，漲紅着臉，逃了。……

到了「會客」的時候，夫含笑進來。已經住滿了一個禮拜，他懷着十五塊錢來爲妻辦理退院。可是一望着了夫的臉，妻反分外地悲哀起來了；真可憐！整天都囚在公司裏面，這位年輕父親祇來過醫院一次，現時還不知道他的孩子已經死了呢！

一走進床邊，妻便捏住夫的手哽咽。她首先說孩子死了，繼續又切齒地對醫院發恨：

「簡直是等於醫院殺死的；若不是看護婦不管我；若不是無人來放尿，孩子是決不會變位；若不是醫生用了過多的迷藥，若不是施出那樣隨便的手術，孩子是不會被拉斷手桿，傷及內部的。我們快回去罷，趕快離開這殺人的教會醫院罷，你，你借着錢麼？」

「有十五塊。」

「是公司支的？」

「休想！幸好我投到婦女雜誌的稿被採用了，是他們寄來的稿費。」

妻又告訴自己忿而拒捐的事後，即催夫去辦理退院的手續。

不久夫從繳費處拿了一張紙條走回，紙條上開：接生費五元，難產手術費五元，住院七天共三元五毛，退奶藥一元，總計十四元半。

「幸好拒絕了捐款，不然連黃包車都坐不成呢！」

妻一面下床一面這樣講；兩人都_{不約而同的}苦笑了一下。

二三，五，二九，作於廣州一旅店中。

虛 脚 樓

——另題「發噪音的 Pastoral」——

屋子的四周似焦土。陳老七收了活回家，覺得骨節已有些酸痛，然而他還須得到兩里路外的山麓下去挑一石牛水回來後方能完事。

當他把水傾下水缸，然後繞過屋背的竹林，走到土築的牛檻門口時，那兩扇泥牆像爐門一樣在那裏吐着襲人的蒸氣。傍晚的蚊蟲恂恂成羣地迎面撲來，使他忙取下赤膊上的汗帕來左右橫揮，纔劈開了一條道路，踏到盤角牛所踳踳的角落上。

『叱！老脾氣總不改。』

老七彎腰下去解牛繩時，那被暑氣燻蒸得猛烈喘氣的盤角牛便噉的一聲把頭

打過來，角尖幾乎在老七的前臂上。幸好老七知道這是這個畜牲的老脾氣（也有人說這是動物的一種表情），所以他祇吼了一聲便完事。

盤角牛走到水缸邊去開始「牛飲」，直到把最後一滴都用舌舐盡時，然後纔昂起頭來，用兩隻鼻孔向着老七吹了一口大氣。

『天不旱時偏不這樣渴，兩里路遠去找點水來却一氣就喝完了。』
可是老七終於不會把這兩句話說出便把牛繩繫好了。

老七住的是蕭第祖的側房的虛腳樓下。因為側房前面的地基要低一級，第祖便在這一塊窪地上建築了一個，使樓面與側房的地基相平；樓下用了幾堵泥壁隔為兩間極窄狹的地下室——人們便稱山地間的這種建築為「虛腳樓」。老七租了蕭第祖的田後，就搬到這虛腳樓下來住了。恰好前一間足以用來供神龕兼燒飯，裏一間便足以用來和啞子老婆睡覺。

老七雖然佃了田，但是他沒有牛，也沒有犁，鋤，鑿，耙。這些莊稼人所應

有的工具，他都是向第祖借，條件是：借用兩季的牛，便須得爲第祖飼養一整年，借用犁，鋤，鑿，耙等，則須得多繳一點租，而且兼爲第祖家中作些雜事。因之在「學理」上，老七委實把自己的位置弄得有點曖昧了：他是個佃農，然而又像是長工。

這天回到虛脚樓下，老七還見不着那個洞窟似的裏房內點有燈火，他知道嚙子老婆在那些枯焦了的雜草中還不會把牛食準備好。於是他把腰間的兩尺長的竹烟管取下，吐了一口沫便在門闕上坐了。恰巧這時右面也突然吹來了兩股山風，把整日剩下的酷熱捲走了些，而且對面山尖上的魚肚白色的雲中，也微微起了兩次電閃。

「穀子已經乾壞完了，落雨也不中用。可是也好，落下來免得我走那樣遠去挑「人水」和「牛水」。』

老七很疲倦地正這樣半自暴地默默想着，屋後的竹林裏又是颯颯的幾股更烈

的晚風吹過；涼雖然更涼了些，可是同時雨又有些靠不住，天邊的雲霓，被這「夜涼風」吹稀薄了許多。

一斗烟燻完過後，也不見着啞子老婆回來，老七便想先在板凳上躺一會來鬆一鬆腰幹；可是一條五寸寬的木凳還不會托好他的脊骨時，他忽聽得斑子和烏龍一進一退地猛烈狂吠起來，而且還有許多急急的腳步聲和人語。本能地他急翻身起來，上面已經有人正在招呼狗不要瞎叫，幾乘轎子很快地已走到屋邊來了。他知道不是丘八過路，心窩一緩，那拉伕的恐怖自然也就消滅了。

先下轎來的，是在城裏號上作事的少老板，這，他是認識的。其次下來的少老板娘，他也是見過；還有兩位異樣一點的，他覺得有些生疏，但這也用不着他關心。不是同路的親戚。便是一道的朋友。

幾刻鐘以前的這座房子都還支配着農村的晚夜的靜寂，但現在却陡然地沸騰起來了。新添上的美孚燈像火把一樣地在各房間內閃動，許多脚步交織似地在

上往還，灶中炎炎地燃着新加上的柴火，廚上也密密地響出調宰的刀聲……

老七看完了這一幕後，剛要返身回虛脚樓下時，他覺得忽然有兩句話像鋼繩似的把他攔着而使他不能不站住；主婦說水不够用，要他再去挑兩石來。他知道這還是像被拉了伏一樣了。他一起起那兩里路的坡坎，便覺得兩腿分外地癱軟，眼前也有些火圈發現似的，然而他一起起灶上已經空空然，今晚還須得向老板借米，啞子老婆的肚皮已大如斗等時，這些肉體上的痛苦也就被壓縮了些，而且不久他的肩上已經掛着兩隻木桶在向着山麓邊走了。水挑好過後，老板第祖便招呼他今晚就在上面喫夜飯，同時幫忙在灶下燒火及設席端菜款待轎夫等……

抬轎本是鎮旁農人們的臨時副業，所以夜飯一畢，他們便又借着午夜的灰色月光，奔回老家去趕次朝的莊稼去了。

不過待老七把老板家的雜事完全整理好然後回到虛脚樓下時，他的確聽着那烏種雞已經叫了頭遍。他走進前一間小屋時，他有意識地呻吟了一聲，想吐一吐

那股莫名的怨氣，輕鬆一下身上的疲勞，可是不幸得很，他順腳踏進裏房時，他又知道倒霉了——啞子妻還把那盞鬼啾啾的菜油燈點着。他真有些發氣了。他打算咆哮一下。痛快地罵一罵啞子老婆不知油的貴賤。然而更不幸的，是他畢竟不會開口，因為他見着啞子老婆先咆哮起來了。不能說話的妻，一手先指着老七又移到樓上那面去，隨即把手收了回來在下顎邊刨了幾下；而且一瞬又轉過身去指着角落上的一個張着大嘴的土罐，口內不住呀呀地要說出些什麼來。老七馬上知道了，他知道這所謂身懷六甲的大肚皮還不會喫夜飯。本來今晚是須得借來的，可是那一串串的臨時「拉差」，却把他的身心都綁緊而竟使他忘记了。現在忘却不了的，畢竟是那大肚和大肚內的小生物，所以他的妻仍不住地用手腳來瘋狂地指天劃地，愈叫愈厲害，使看慣了她的手勢的老七也分別不出個清白來。

可是老七也真疲倦極了，而且早就有些怨氣；他本想回來就躺着的，但現在却遇着妻的一場咆哮；於是他不由得一股怒氣直衝上腦頂，不知不覺便「拍」的

一耳光打在妻的左臉上。可是這時妻也真像被餓鬼抓住了似的，掉身過來便抱住老七的手腕，死也不肯放鬆。老七急打算用左手來掙脫這被捉住的右腕，恰巧一晃又撞着了妻的顴骨，使妻放脫了手膀，便照着老七的左臂上一口——這樣，他們遂扭在一團了……

望着，燈碗內的一股燈草，似青蛇一樣地快把殘油吮完，昏昏的小洞內面，愈敷上了一層陰森的黑闇；潮霉的泥壁上飄渺地映着兩個人影，都像餓鬼似的抓來抓去。末了還是老七忘了死活，狠命地一拳打去，妻纔應聲倒地了……

繼續是一時的靜寂；將熄的鬼火似的油燈，這時忽又發亮起來，閃搖不定地照着這一對苦命夫妻間的悲劇，泥壁上已祇剩得一個垂頭不動的黑影了。不久老七爬上床板時，他纔清醒地聽着妻伏在那角落上的張着大嘴的土罐上哭。

次日蕭第祖和少爺等到鄉場上去。這鄉場本來也不會十分殷盛過，但近來却

愈疲憊得一年不如一年：不特茶酒館的每條板凳和每隻杯碗都顯出萎縮不堪的倦容，連場頭和場尾以及那屋脊上的每片瓦礫都在那裏嘆息着窮困。

因之蕭第祖今天坐在茶館中的上席裏委實有些高興，他四周一顧，那些乞丐般的襤褸中，個個都不及他的少爺在城裏所製的衣服漂亮。他覺得今天是特別有些面子了。

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這種高興還不會到頂潮時，他便忽然不得不本能地「恭」而且「敬」地站了起來，他見着場上的地方管事走到面前，而且手上還提了兩支槍和一串子彈。

『恭禧你，這個「玩意兒」來了嘞，以後本場就會無事了。』

蕭第祖見了這要人性命的東西，腦內便打了一個轉；然而他終一時猜不透這所謂「玩意兒」的根底，因之對於管事所說的話亦不甚了了。所幸管事又說了下去：

『是昨天纔由鎮上帶來的；一共有五十八條。這嘞，是城裏駐軍的命令，要的是嘞，每場担任這樣多。』

不甚了了的蕭第祖，經這番說明過後，他已經感着情形有些不大好，他想大概又是什麼「花樣」來了；不過管事倒還沒有把這當成是花樣的樣子，而且有如斷公道似的，理由很充足地補敘道：

『現在嘞，下游各地都是土匪蜂起，人人自危的；所以嘞，要每場的緝紳都踴躍地起來担任這幾十條槍。你名下嘞，素來都是熱心公益的，所以嘞，跟你名下派了三條。』

蕭第祖猜的果然不錯，因而現在也就有些爲難了。他覺得虛脚樓下的老七，從頭至尾都不像土匪一類的人，因之也認定現在實無加以防範的必要；至於公益這兩字他雖有時也說，但他始終覺得祇可說一說罷了，做則大可不必。他又記起分配鴉片窩捐的事還是上月，而且他本來不會種烟，亦被強迫地承認了兩百窩。

現在他由爲難而有些慣懶了，終於他覺得要說點什麼纔行；他說：

『目前名下的家境不十分好，這是管事曉得的。所以還望管事特別看照，使寬裕點的人家多分担兩支纜是。』

『那裏話，誰都這樣說，那還成公事！你要曉得啦，這是爲一方的安甯，爲公家的事呢。』

『是是。可是俗話說得好：窮沾富恩，富沾天恩。像我們這……』

『笑話！像你們這樣的糧戶都不攤派嘍，還攤派與誰。』

『總之還望管事特別……』

這是上面的命令，與我何干呢。你要曉得嘞，一百五十元也不是白出，還有三條槍在這裏。』

幾次的话都被管事打斷，蕭第祖知道有點不行了。他記起上次用過告饒這一套，也是不會有過效果。他現在有些憎恨管事了，但覺也無可奈何；管事是公事

人，若要與他作對，自己這個腦袋實在是太脆弱了。然而現在告饒也不行；「三五一五」，這個數目更使他有些心痛。末了他想既不能完全不出，總覺得也要把這個數目減少一點纔好。於是他遂含着所謂「打商量」的口氣說：

『名下的事，素來都承管事看照的，這回也要希望管事幫忙一下，使名下得落一回空纔好；至於管事的名前，這——當然是不會短少的。』

顯然這幾句話比徒然的告饒來得有效，管事的臉色有些欣然了；他躊躇一下，便貼到第祖的耳邊來輕輕地說：

『這回嘞，比不得別的。槍支是上面團總親自分配過；要想完全不要嘞，這是不行，不過我去與你設法少攤派兩條好了。我想團總跟前總得也要一點，五塊十塊嘞，都隨你的便。……』

在暮色蒼茫中，蕭第祖抱着一付哭喪臉回家來了。他半自暴地把領得一支槍拿來叫少爺檢查，據說這是日本明治初年的村田式的槍。待少爺把那漆黑的機

柄取下，又用半隻眼從槍口望進去，那彈道上已經生有五分上下的銹了。至於那其次的一排子彈，則又恰似幾把指頭合併在一列，不但各有特長，而且每顆上面也是堆滿了青褐色的銅銹。

過了幾天，老七請了一個人來換活割稻，飯中的米的成分，不得不比紅荳多加一點，因之角落上的土罐，也就早兩天便把那隻嘴張起了。老七清早拿了籩箕走到虛腳樓上，很遲疑的還不會開口，但看慣了這幅鬼像的蕭第祖，却早就知道了來意，先大聲地說：

『米要勻着喫纔行呀；你這一晌的米真喫得駭人。莫說我不提醒你，你要看看今年田裏那幾顆穀子，除了繳租而外，還够不够還纔行呢！』

『都還是在勻着喫啦；這兩天請了一個人來換活，一升米纔少喫了兩天。』

『我不過是爲你打算罷；你想把你田裏那點喫完了又喫什麼呢？』

這兩句話倒還說得老七很明白；他已經把那還不會收穫的穀子喫了大半了。那些作爲抵當的稻禾又委實不爭氣，敵不過旱魃，使每根稻幹上都老起一串不飽滿的穀穗。因之現在祇能讓老板的理由充足，而他竟默默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再者，你那啞子嘞，雖說現在是懷身大肚，但也要叫她儉省一些纔行；俗話說得好：莫要有多喫多，有少喫少。像這樣的年成，還是當餓者就要餓一下。』

老七仍然是無言。不過老板的話却使他回憶起那狠命的一拳：他腦內一閃，彷彿還聽得妻伏在那角落的張着大口的土罐上的哭聲。可是老板的滔滔不絕的計算，馬上又把這種哭聲打斷了。

『依我計算起來，你今年種的田恐難收到十石；就打算有十石，依四六分起來，恐怕你那四石穀不够那一種哪。第一，那犂，鋤，鑿，耙等的租費，合計起來就要五斗，至於你那不留心鏟斷了的一把鋤頭也要算幾顆穀子纔行，所以再把

你借的米折扣下來，你想還剩什麼。」

表面雖然是在爲老七計算，蕭第祖實在是恐怕他的米賬放多了。可是默默無言的老七，這時忽然覺得他含蓄在喉頭許久的話，是可說的時候了。他很拙訥地說：

「我還不是許久就這樣算。所以，恐怕要請老板看年成不好，讓一點纔好嗎。」

「讓？」老板的聲音更大些了，「你們祇知道讓，我們又去要誰讓呢？」

「俗話說得好：窮沾富恩，富沾天恩。像我們……」

「笑話！像你們拿出時就要沾恩，可是別人徵收我們的時候就過硬來。」

蕭第祖忽然想起老七的這兩句話與他向管事告饑時說得一模一樣，所以急忙像管事打斷他的話一樣來把老七的話打斷了。他又說：

「現在，你又爲我打算一下罷：照四六分算，我自然有六石；但你想年糧就

要兩成，而且年年都在「豫徵」。至於那國防費等等，都是你親眼得見的。還有那天拿回來的那個什麼什麼名義的「槍」，第一作不得「打狗棒」，第二也作不得「柴燒」，却要他媽的五十塊，你想，讓你來我還喫什麼！」

蕭第祖這樣作了結論，吐了一口沫在地上時，他纔想起他還不會說出他送了管事和團總的「暗禮」的事來。

拙訥的老七，又是默默無言。饒舌的蕭第祖，也像把借米的事忘了一樣。末了還是心慈一點的主婦出來量了一升米與老七，纔把這件事完結了……

過了兩天，少老板因為號上所請的假已滿，打算於次日便回城裏去。這日蕭第祖特地請了幾位熟親來玩，因之虛脚樓上又比較地沸騰起來了。但是虛脚樓下則分外地靜寂，因為老七清早便到了山後，祇有從那天鬧架過後便患肚疼的啞婦在家。

移時，虛脚樓上因為來客的原故，又發生了水的缺乏，使主婦不得不走到下

面來找老七。可是她一走到門前時，她便覺得有些詫異，兩扇門是緊緊地關閉着的。她叫了幾聲不見有人答應，但細看門罅，的確又是從內面鬥着的。於是她使勁地拍了幾下，可是仍然也無響動。主婦有些驚疑了。她急忙回到上面來報告這個消息，大家討論了一回，纔決定是這啞婦病了。然而主婦一想又不對，她以為縱然是病，亦不應在白晝裏把門闔上；移時啞婦是妊婦的事情也來到她的心頭，使她更加重了一層疑慮。末了她決定還須得再去明白個究竟，免得在自己的家中發生出意外來。

主婦第二次走到虛脚樓下時，門是已經打開了。可是她一踏腳進去，便覺得有一股腥氣刺鼻，地上一堂污血，被柴灰蓋去了一大半。啞婦披頭散髮地竊着滿身的大汗，一見主婦進來，便忽然雙膝跪下來拜個不止；一面她又用手指着山後，呀呀地說出些什麼來。主婦已經本能地有些明白了；她下意識地去看啞婦的下腹，果然是小了許多，但是她仍覺得有些不安：如果是啞婦臨了盆，為何又聽

不着胎兒的呱呱的哭聲呢？

這個第二次的消息又傳到上面時，便有好幾位客人都跑下來探看。一個啞婦，單單地闖起門來生小孩，他們以為這實在是有趣的事，而且據主婦的報告看來，彷彿還另外有些什麼稀奇事在內似的。可是待他們走到門前，看見那塊還不會完全遮去的血跡時，大家却本能地不敢踏進房內去；進產婦房是不吉利的事情，這時纔被他們回憶過來了。末了，還是已經進去過一次的主婦鼓起勇氣探進那黑暗的角落邊去，纔果然在那舖板上發現出一個胎兒來。這個小生物的身上已經包起了一層破衣，而且啞婦不知道幾時縫好了的一頂小帽已經戴在頭上了。主婦用手指伸到嬰兒口邊去探試，彷彿並不會死，及她用手抱到有光線處來看時，胎兒纔微微地叫了兩聲。但大家仔細一看時，不覺得互相地環顧起來，而且不知誰還在輕輕地說，這恐怕活不長久的：胎兒的兩眼並不會睜開，四肢亦枯瘦得像一隻青蛙一樣。移時主婦忽然想起了有去叫老七回來的必要，同時也感覺了

啞婦委實是有些可憐；於是他一面命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到後山去喊老七，一面自己也回到上面來爲啞婦煎一些糖開水。

老七回來時，嬰兒已經在啞子老婆的手中沒有氣了。他祇默默地看了啞妻一眼，便打算向老板借兩塊木板來安埋。他實在也說不出話；他知道這本由於妻在孕中的那樣地受餓，而且又加上他前次在夜半的那不知死活的一拳。

木板小箱已經釘好，可是妻還抱着小孩死也不肯放手。老七兩次要去抱來「入棺」，她都還是呀呀地緊緊抱着。末了老七也背着妻走到那角落上暗暗地流了一串眼淚，那豆般大的淚珠，恰恰滴在那個大張着嘴的土罐上面……

然而這一幕小小的悲劇，顯然並不會影響到虛脚樓上。到晚上來，那些來客的喧擾仍是在沸騰，少老板的準備行李，仍然是繼續到深夜……望着快到夜半了；人們大都已經睡去。剩下的那處處爲着兒子留意的主婦，這時纔忽然想起嬌

夫是明晨清早就來，而且還要在家中喫早飯。於是她走去揭開水缸一看，她便有些作急了：水顯然又是不敷用。自然也覺得不便去叫老七，然而家中又無一人能走那遠去挑。末了她便去商量丈夫，但丈夫果然仍是主張去再叫一次老七。這樣，蕭第祖便打起美孚燈走到虛脚樓下來了。可是剛好他纔拍了兩聲門，他竟意外地聽着裏面在回答說：

「叱！簡直像宿棧房一樣，三更午夜還在敲敲打打的！」

不過這顯然不是老七，而乃是老七去請來換活的楊大的聲音。

王牧師的悲喜劇

王牧師站在鏡臺面前修鬚鬚。肥皂泡堆上去又刮，刮了過後又堆。刀子轉動得怪純熟的；就在這一點，王牧師也不愧是一個美國製的紳士。

約莫修完了半邊臉皮，他便逼近鏡面去細細地端詳，又不斷地用指頭往臉上摸。於是他不期然地破顏一笑：今年雖三十九歲了，但的確比十五年前還白嫩得多。記得二十四歲那年，他還不會「出洋」，僅在一個小鎮上做牧師；有一次在聖誕節晚上，大家都去看學生們演劇去了，他却偷偷的把一位女學生邀到校庭的鞦韆架邊去飽吻了一頓。可是，當時那位十六歲的女學生却嫌他的皮膚太粗糙，第二天還在抱怨他幾乎把臉都給擦破了。他想，要是現在，不知那位女學生會要

快樂到怎樣。

於是王牧師聳了聳肩膀，同時又眨了眨得意的眼睛。這種返老還童之功，他想當推回國後的豐衣足食。自從別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哈佛大學，承了洋主教的恩寵，回來任了這個教區的牧師後，他便真像作了洋官似的，整日舒服地坐在家中，對教友們運用着美國學來的交際手腕，再也不像從前住在小鎮上時，要親自到各教友家中去作拉攏聯絡的工作了。

至於飲食方面，王牧師也是嚴加考究過的。在榮任要職之後，本來是完全採用洋食以符觀瞻的，然而，一天忽然聽着一位洋牧師讚美中國菜的滋補過後，他便決心採用中外合璧的辦法，於是一天早上是麵包和乳酪，另一天早上又是燕窩和荷包蛋，這幾乎成了他的定例了。

由身體想起飲食，又由飲食想起了西崽。於是王牧師覺得今早上因為口味不合而發出的那頓臭罵，未免稍有點過火，因為那與講福音書時的態度確是兩樣，

似乎有些暴露了牧師的真面目。可是這種自仄的心情，轉瞬便也釋然了；講壇上讀福音書的時候是對待上帝，這一頓臭罵是給下人的，「卸下有方」原是中國的「明訓」，這兒原也不妨採用「國粹」的呀！

王牧師的輕快的心情，忽然被樓梯上一陣輕慢的足音擾亂。他不期然地把刺刀放下，像個頑皮孩子似的，一閃便躲到門後去了。原來王牧師也有「以足音辨人」之能，聽着這種緩慢而稍帶幾分怯意的步調，他已把來人猜得一準二確的了。

門上先敲了幾聲。可是牧師不響，祇把身體向牆上靠緊些。他想真有趣，這孩子也天真起來，在和他開玩笑了。門外又敲了兩聲。然而牧師還是不響，他見着門上的把手一動，門隨卽開了一半，一個有辮子的頭先從鏡子中映出來，繼續便是叫了一聲「老爺！」然而牧師還是不應，把身體再向牆上靠緊些。恰像一隻貓兒要捕老鼠的樣子。於是那辮子頭這纔把全身都送進這沐浴室內來了。就在這

一刹那，那門猛烈地反關過去，王牧師用勁地抱住了辮子頭。

「老爺，快放了罷！太太還在樓下的。」

辮子頭在牧師的兩臂中發抖，極力躲避那還有一半不會刮去的鬚髯。

「小傢伙，你撒謊！」

「快放了罷，太太知道了要打我的！」

牧師不答。他的嘴正忙着追求辮子頭的嘴。

然而正在這時，樓下果然響來了「桂枝！」的喚聲。聲音是那般的尖銳，那般的歇斯特里，使牧師急忙放手，雙目有些矇然了。真倒霉！早上就說要到惠羅公司去，現在竟還在家裏！」

牧師正在這樣喘氣的時候，他纔聽着桂枝告訴他說樓下有客來會；同時桂枝很忙迫地走到樓梯上時，他便聽着「拍！」的一聲響來，他知道這是太太的耳光打在桂枝的臉上，而且又聽着太太還罵了點什麼。

樓下的客廳坐着王牧師夫妻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上等英國花布的淡紅色的窗幃，當着懶懶的陽光，使客廳內全泛着一層水紅色的空氣。

牧師太太不說話；桌面托着她的手肘，手肘又托着腦袋，彷彿在想心事。

牧師則抽着紙烟；眼睛間或不滿地瞅一瞅太太。真討厭，愈打扮愈難看，腰幹發育得像一個酒壘子，四肢肥圓得像豬一樣，還要穿紅着綠的！因此牧師也有點討厭基督教了；爲什麼要主張一夫一妻制呢！關於這一點。他以爲回教確是方便得多啦。

由太太想到桂枝身上時，牧師又不自禁地眨了眨眼睛。他想要趕快設法纜行，大約有兩三個月了，到了肚皮挺出來時，那便不是好玩的。他又想畢竟還是婦人傻，從前在教友聯歡會上同梅麗跳舞了一次，太太便整整鬧了兩個月，到現

在還不讓他與梅麗接近，然而她似乎還不會看穿自己和桂枝的事來。一個女人還是不要把丈夫管束嚴厲了的好，假如太太多讓他與女性們公開地「社交」，他也便不會到桂枝身上去偷偷摸摸的了。這樣一想，牧師遂愈覺得太太是「咎由自取」的。

「對於剛才這人，你打算怎樣應付呢？」

牧師將大使牌的香烟屁股向痰盂內一擲，正打算退出客廳時，忽被太太一句問話留住了。於是他不得不又坐下來無精打彩地說：

「窮教友的忙真幫不完。說老實話：因為自己從前也苦過來，所以纔介紹了四十塊錢一月的教員給他做，現在却又要替他的兒子介紹進洋行。」

「可是明天復活節別人還送了那麼多的禮物呀！」

這時太太的又肥又大的屁股也落到沙發上來，使椅墊沉下去了許多。牧師想：說便說，何必這樣挨挨擦擦的坐到一堆呢。而且那雀斑上堆的粉氣也太刺鼻

了。

「這有什麼稀奇！求人時自然要送禮，不求人才可以自大呢。」

「可不是！所以我說少得罪一人便少一件事。要是前次你答應了保送張教友
的兒子去留學，恐怕他也不會在外面放出你的『奢華過度，有失牧帥的身份』等
等謠言罷。」

牧帥想這話倒也有理。畢竟太太的心機是靈敏的。他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
都多承得太太的這種處世的精鍊，和善於對教友們的籠絡應酬。照這情形看來，
他將來的地位，說不定還要高昇的。王正庭，余日章輩算得什麼東西！還不是一
個善於交際的基督教徒，還不是善於與洋人們交際，英文說得還漂亮罷了。有妻
若此，我將來何患不能當個把外交部長，或者什麼代表之類呢。於是牧帥覺得太
太的身材不苗條，也不過僅是一點美中不足而已。

這時牧帥把白金眼鏡取下來，想掉過臉去同太太親一個嘴，但不知怎的又臨

時作罷，僅僅把鏡片揩了揩，又架上了鼻梁去了。正在這時，太太又告訴他另一個故事：

「你曉得麼？張教友着實在外邊捏詞譏謗你呢！還談起桂枝的事的……」

聽着「桂枝」兩字，王牧師不覺內心一怔；他想在家尙未發覺之事，未必外邊已有人知道了麼？可是幸好太太又說：

「是女會吏周若麗告訴我的；說他在外邊說我們一點人道都沒有，把桂枝領來幾天，便把她當成了頭用……」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牧師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他知道這錯不在自己，而在太太。桂枝是在去年大水災時，由一個基督教會所組織的婦孺救濟會中領來的。那時被水冲得無家可歸的村姑鄉女，都是成千累萬，而為聖品中人的牧師教士，也就個個大慈大悲，每人都以上帝的名義來領一個回去養育，王牧師與太太，便特別看中了桂枝。當時據太太的心意，以為桂枝大一點，可以幫幫家中的忙，牧

師不知怎的也覺得多幾歲纔方便些。

「誰叫你把她當丫頭使呢。所以，我說至少衣服要給她穿漂亮點纔好。」

牧師是理直氣壯的，這樣說，然而太太却向他做了一個鬼臉，她頂不喜歡桂枝穿得太漂亮了。

「誰使用她呢！」太太抗議道，「不過小小的事要她做一點罷了；誰吃了飯不做點事？至少桂枝還在我們家裏，你不見周若麗領一個來便馬上送與一個討不到親的白癡姪兒作童養媳去了麼。」

「哦！就是同桂枝一同領來的那個叫……叫什麼招弟的麼？」

「當然就是她！」

於是牧師有些感嘆了。他想這位女會吏周若麗的確是一面獻身與上帝，當了老處女，一面又常常顧慮到後嗣問題的；既然領了一個姑娘來作女兒，現在爲何又要送人呢！可是太太隨即在一旁給他解釋得一清二楚；原來女會吏以爲十三四

歲的女孩子太大了，長大成人之後，恐怕會不認她，所以現在又用三十塊錢買了一個半歲的小孩，正天天忙着僱奶娘呢。

「別人這樣的行爲都不曾招人談論，爲什麼單單要談到桂枝呢？這都是你近來對人欠聯絡的過。」

太太把女會吏的事情交代清爽之後，便又這樣說，少得罪一人便少一件事，得拉攏時便要拉攏，乃是她的結論。

太太的處世哲學雖然使牧師佩服，可是同太太長談，畢竟是沒多大興趣的。牧師早就想要走開，他以爲趁此便可告一結束了。於是他說：

「剛才的教友的事，我放在心上好了；可是你到惠羅公司的時候，替我擇兩件印度綢襖衣帶回來罷。」

「放在心上？你這人真是性子緩，別人眼巴巴地等着的呢！依我的意見，今天便可把這事託付姜買辦……」

「可是明天是復活節，我那有工夫去？」

「誰叫你去。你這時的性子倒又急起來了。連別人的話都不聽完。」

牧師又取一枝香烟出來點上，他覺得太太的嚙嚙似乎還長。

「所以……所以我想把這話先告訴姜買辦的太太，橫豎她今天晚上還請吃飯的。噫？你聽着沒有？真討厭，就是那樣吐烟圈！」

太太在牧師的腿上捏了一把，牧師苦笑了一下。

「所以……所以我今天的路程是這樣：噫？你聽啦！我先到惠羅公司去把東西揀好，送姜太太的由我的車子一同帶去，自家用的就叫公司直接送來，噫？記着呀！送來的時候你要把東西點清爽。還有……四點鐘詩歌班練習讚美歌的時候，我當然不能夠回來，所以……所以我不能幫你奏琴，所以你去請那邊的瞎子來奏好了。」

牧師覺得今天太太說話時的「所以」特別多。他用勁地將烟吸了兩口，然後

像牡牛噴氣似的，猛地吹出一陣白霧，意思無非是催促太太的話快完。

「還有……姜太太是喜歡看戲的，晚餐後說不定要奉陪一下，噫，你說是不是？既要拜託人，免不了是要奉陪的呢。所以……所以如果我若回來遲了一些，你便先睡。叫桂枝留心聽門好了。」

太太站了起來；同時牧師的烟屁股也落到痰盂中去，他這纔覺得身上輕鬆了一些。

三

三月間的太陽，老是把人烘得軟綿綿的。庭園角上的母貓也彷彿是四肢無力，整天懶洋洋的在那兒打盹。到處的樹木都發嫩芽，養花的天氣到了。

明日是復活節，繼續是教會中人的行樂週。將到晚時，牧師有些坐立不安，心頭總是有些跳動，時時落到沙發上去長長地伸個懶腰。然而他終於忍耐地在禮

拜堂中領導着衆教友做過晚禱，板起面孔讀過了懺悔經。在職務上牧師是沒有一點差錯的。

溜回家時，王牧師便先往那間小房門一望，裏面電燈是開着的，有一張小臉似乎在埋頭做活。然而牧師還是走到自己的臥房來了。

平常看慣了的臥房，今晚上特別有些誘惑人。牧師望了望那張床，床上的鴨絨被蓋，被蓋邊的枕頭。他又看看手錶，知道了時間還早：「姜太太是喜歡看戲的，晚餐後說不定要奉陪一下，」他想今晚上是一個難得的良宵了。換上拖鞋後，牧師便在北平地毯上來回地走，像一隻剛獲到食物的老虎，暫時把這食物放在旁邊，在細細地想怎樣來嚼嚼一樣。大約走到三四次上，他忽然在角落邊的鏡臺上取了一瓶葡萄酒來喝了兩杯，隨即開門叫「桂枝！」

桂枝站在門前有些遲疑，牧師的要笑不笑的臉，和那對迷迷的眼睛，使她已經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不過關於這樣的事，她從來也沒有加以拒絕，而且也不敢

拒絕。媽媽和爸爸都被水沖走了，她祇知道王牧師是給飯與她吃的人，那簡直是等於無上的權威者。

因之桂枝又被王牧師抱進臥房中去了——真的是用兩隻手「抱」進去的。

然而桂枝今晚上也稍稍有點異樣。當牧師的嘴從那張小嘴上取下來時，他覺得自己的額骨上沾了一點什麼。待他雙手捧起那張小臉來端詳時，知道那果然是桂枝的眼中流出來的東西。這太煞風景了！今晚上應當是笑纔好。於是牧師想怎樣使她笑。

「你想穿新衣服麼？我明天一定叫太太給你扯點衣料。」

可是桂枝搖頭。

「你喜歡金戒指麼？我也可以叫太太給你一個。」

可是桂枝還是搖頭。

牧師豁然大悟了。桂枝一定是想起了那樁心事。於是他伸手去摸着她的下

腹，說：

「啊，對了！你一定是想起這個。你別作急，我自然有辦法；太太面前說不好，我便私自與你租一個小房子。」

然而桂枝也僅僅張起一對眼睛望着他，似乎還不懂得牧師的話。

「奇怪啦。還不是爲的這個？那末，乖乖，你究竟想起了什麼呢？你說罷，總有辦法的。」

「我……我還想見一次媽媽和爸爸。昨……昨晚上我……我還夢見他們是活着的。」

桂枝這纔抽動肩膀，放聲哽咽起來，可是牧師祇覺得事情更糟了。

「饑傢伙！你想那樣大的水沖了去，還會有活的麼？來，別想那樣的事，喝點酒就會快樂的。」

牧師把杯子送到小嘴邊去。小嘴雖然沒有喝，可是也就無可奈何地笑了笑。

「那末，還是你拿着我喝罷。你這小手端過的酒特別有味。」
於是牧師把酒盞放到桂枝的小手中，又用自己的手來捏着那小手，把酒盞向自己的口裏傾。

這樣接連傾了幾杯，牧師的心更有些蕩然了。他不自禁地伸手去摸着那對小的乳峯，——恰恰够握一把。繼續便是解衣卸。桂枝有些發抖了，可是仍然沒有拒絕；她總是想着：對於這樣拿飯與自己吃的人，怎敢拒絕呢！

就在這「怎敢拒絕」的情形下面，牧師很順遂地脫去了她的外衣，又解開了她的汗衫。然而汗衫一脫，牧師却不得不忽然停手了，因為那胸膛上現出了紫斑斑的一塊，真難看。

「這是什麼？」牧師摸着那塊紫斑斑的肉。

「莫摸！——痛呢。」桂枝這次却本能地拒絕了。

「怎樣來的，那末？」

「是……是太太呢。」

牧師明白了。他想婦人心真毒，不知幾時打得這樣厲害。難怪外邊有人在議論了。事實上，太太不知道牧師的這樣的偷偷摸摸，牧師也同樣不知道太太在怎樣待遇桂枝，——在表面上，他們都不失為聖品中人。然而牧師想這塊紫斑斑的東西的確也是煞風景的，應得想個辦法纔行，於是他抬起頭來向四周打量，恰巧角落上的一隻褐色皮箱便把他的視線吸住了。對了！這是太太今天下午纔叫惠羅公司送來的，裏面的東西他點得一清二楚。於是他走去把皮箱打開；裏面先是一正紅花的喬其紗，牧師將它捧開了；繼續是一雙高跟鞋和長統絲襪，這當然也是不中用的；第三次是一套錦緞製的短的室內服，牧師看了看，但仍然扔開了；於是索性往底一翻，這纔果然有了，牧師笑嘻嘻的提起一件水紅色的睡衣來。他想把太太還不會穿過的這傢伙穿起來，既可以遮去那塊紫斑斑的東西，同時又可以替桂枝復點仇，——太太確是有些過火了。

「這給你穿上，好不好？」

桂枝不響。像小孩子在新年時候，得着一位生疏的客人要給糖果吃似的，祇呆呆地望着。可是牧師並不等待她來接受，便把她原來的上下汗衣都脫得一絲不掛，再把這美麗的睡衣給她穿上了。還不錯，雖然寬大了點，然而這飄飄然的樣兒。倒反別有風味。

「再斟杯酒與我喝；看，穿上這衣服，你真比太太漂亮得多了！」

牧師將酒瓶塞到桂枝手上；桂枝斟了；牧師一飲而盡。繼續又是一杯，牧師便覺得心中更有些熱烘烘的了。

「乖乖！好好和我玩一下。改天我就照這樣的衣服與你買一套，你可別再想爸爸和媽媽了。」

可是聽了爸爸和媽媽幾字，桂枝偏又想起來了。牧師的嘴剛送到小嘴上，兩顆眼淚，撲漱地又落到他的臉上。但是牧師並不覺得怎樣，他的熱烘烘的心使他

把桂枝從膝上推到床上，順便又扭息了電燈。

不久電燈又忽然打開了。還很急促地走進來一個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扯開了他們的鴨絨被蓋。牧師眼昏昏的認得這面孔確是有些像太太，但是他想今晚上的戲爲什麼演得這樣的快呢！桂枝一下立起來想跑，但却早被太太一把抓來，劈臉就是兩耳光；隨即「撕——」的一聲，粉紅色的睡衣，扯成了兩片。

「不識羞的賤貨，還穿你娘的睡衣！」

牧師想：「糟了！母老虎發起威來，是勢不可當的。」太太的動作果真敏捷，牧師還未想好，一個有勁的耳光回打過來，耳門上便是噙的一聲；而且在這噙噙的耳鳴聲中，彷彿還聽着太太在罵「老不正經的傢伙，虧你還在做牧師」等話。轉瞬牧師又見着太太回身過去扭着桂枝的耳朵，使勁地將她牽出門外去了；同時又有些「忘恩背義的東西，改天再慢慢地辦你」的聲音，從門外返送進來。

四

然而這一幕小小的悲劇，絲毫不會影響到耶蘇的復活節，次日一清早，禮拜堂的禱鐘，還是照例的響得起勁。衆教友漸漸磨集起來，有的裝起敬虔的臉孔，步伐很是急促，有的則懶洋洋地拖着腳走，還要邊走邊談。

禮拜堂內，最初是兩個男學生由聖壇旁的聖衣房內走出，將聖壇上的兩排裝成蠟燭模樣的電燈捻燃，繼續便是一個穿白色聖衣的人走到宣講臺前，沙起喉嚨報告了一首讚美歌的篇名。聖壇邊的琴聲一響，堂中的衆教友便一齊站起來，提高嗓子依着琴聲拚命地唱。約莫唱了一節的樣兒，聖衣房門便呀然大開，一大羣像白鷺般的東西，魚貫地走出來了。爲首的是一個穿白衣的牧師，兩手高擎着白緞子的聖旗作前導，後面跟着一大羣十來歲的着白色服裝的童男童女，童男童女後面又是十來個廿歲左右的男女學生詩歌班。詩歌班後面是五六個披白色袈裟，

項上戴有白緞子上着金的聖帶的牧師。殿後的纔是王牧師，他沙起嗓子在督隊。

這一大羣人馬繞着禮拜堂走了一周，轉到聖壇前來佔定了坐位後，便有一個禿頭的傢伙率領着讀了「信條」與「禱文」。儀式行至中段時，便是王牧師唸耶穌的「十誡」。今天王牧師的心情雖略有些不寧，然而他仍然威儀楚楚，必恭必敬地由神壇上取過聖書，捧在手中，一時只聽得嘩啦一聲，全堂衆生，都像觸了電似的，立刻跪下來了。於是王牧師左手托着聖書，右手向天高舉着，沙起嗓子，一字一板地大聲唸道：

「不可拜偶像」

「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

「不可貪慕人的房屋，妻女，僕婢，……」

唸完「十誡之後」，又是唱讚美歌，讀聖經，唸祈禱文。這幾套「刻板文章」反覆地鬧了幾次後，纔又輪到王牧師講聖經的節目上來。於是他先走到講經臺前，兩眼朝天閉着，一面右手在胸前畫十字，一面高聲唸道：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亞們。」

王牧師的講經題名，是取的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上的一句語；「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世人，叫凡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然而這幾句聖經，照例祇不過像中國藥方中的藥引子一樣，於講經的內容，並無若何的關係。至於要講的名言聖道，全在乎牧師的「遇物生春」的滔滔懸河的口才。於是王牧師先講了幾句耶穌受難復活的老調，一轉便談到了中國的國勢不振，實由於人民對基督教信仰的淺薄，再轉到中國基督教會到了一個嚴重的危機。他說，美國教會就要停止供給中國教會的經費了，大家再不努力起來，中國教會便要倒坍。美國教會的錢，是美國的善男信女捐助，所以深望中國的教友們努力奮

起，下個決心，將各人每月的收入捐助幾分，以謀中國教會的獨立。於是王牧師愈說愈起勁，末了大聲地結論道：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世間，使我們能得永生；因此，我們應當如何愛上帝纔能報答主帝呢？其唯一的方法祇有捐助教會！所以望各位信徒善士，努力捐助，亞們。」

可是，王牧師正結論到此，突然間，外面「噫！」的一聲，像是一個笨重的東西，由高處摔下，接着有一個很熟的聲音說了一句「呀，跌死了！」

王牧師聽得很清楚，這原是花匠老丁的話聲。這時禮拜堂內敬聽着王牧師的高論的衆教友微微騷動了一下，但畢竟大家都不失爲正在做儀式的信徒，隨即歸於甯靜了。祇有王牧師驟然打了個寒噤，馬虎地走下了聖壇。

儀式一完，禮堂內的衆人，這纔像決了隄的水似的，一齊向外湧去，不到一刻工夫，院落中早已是人聲鼎沸了。

「連腦漿都跌出來了，真是可憐！」

「是誰呀？」一個尖嗓子這樣問。

「是王牧師家的桂枝，由……由四層樓上的窗子跌下來的。真……真駭人！跌下來後，祇有那下肚特別動得厲害。」

花匠老丁正在一面做手勢，一面作報告，祇見王牧師氣咻咻的排開衆人走了過來，略有些慌張地大聲說地：

「各位教友，沒有什麼的。這是我去年從水災婦孺救濟會領來的女子。大概是因神經太受刺激了的原故罷，領來後便時時發現她有神經病；我曾請醫生替她診察過，但總是不能十分痊愈，大約今早上又是病態發作纔跌下來的罷。趁各位教友都在這裏，我們來爲這可憐的女子禱告一番好了。」

衆教友雖暫時面面相覷，但畢竟大家也無異議。

這時坐在聖壇旁邊，什麼也不知道的奏琴的瞎子，依然在那兒賣氣力地下勁

奏着：

「基督，我們復活節的羔羊，而今被獻為祭……」

蓬萊夜話

十月三日的微晨。

從夢中驚醒過來，季特惶惶地祇見紙門打開了五寸寬。門罅中夾着一個扁長的老嫗的黧臉，叫了他一聲，可是忽的又像妖精似的消逝了。

「怪了！這歇斯特里的老傢伙在幹些什麼呢？」

然而這種疑怪的念頭，也還不會明顯地掠上他的心時，一刹那，四扇紙門便豁地一齊滑開，十幾隻惡狠狠的眼睛，灼灼地一齊射到他臉上來。季特的胸窩加緊跳了幾下，望着便是七八個穿起碼貨的西裝的人，已經一直踏到他的被窩的周圍來了。

「起來！是裁判所來的，要搜索一下。」

這樣逼着季特起來收檢草席上的被蓋的人，是一個鼻孔下面生一叢狗鬚的「檢事」，同時另一個警察總部的「特高課長」，已經指揮着部下在巡迴他的屋子的四周了。

「要來的事終久來了！」

明瞭了一切的季特，很沉默地起來把被窩兩下捲在一個角落上，慷慨地說了一聲「請」，然而心中也不免很忐忑地開始計算着房中有些什麼東西。

窗外的乳色天空，這時正纔分曉，鄰舍還是寂然無聲；祇有季特的房中正翻箱倒櫃的，弄得滿地零亂。檢事很詳細地檢閱他一封一封的信，特高課長突出眼珠來狩獵他的每一頁書；其餘的刑事（偵探隊）則像獵犬似的搜索牆上的像架，審視木做的天花板，嗅聞那稍寬一點的壁罅。

這樣，時間在沉默的緊張中，爬過了幾十分左右；箱子大張着口，肚腹朝

天，衣服散亂地被抓在一傍，書架倒了，墨水壺滾在席上，一切都傾斜地離開了位置，全房是天翻地覆了。這使他的心中也不免由沉默而漸感覺着憤怒。

「去，同我們一塊去一去。」

等到一切角落上的灰塵都飛騰了後，課長纔獰笑着來，幾乎要牽季特的臂膀。

「到那裏去？」

「K警察署。」

「有事不能在這裏談麼？」

「不能。」

季特知道沒有再談其餘的必要了。他下意識地給了沉默的一瞥與課長，便換好了衣服跟着下樓來。樓下的老嫗，在那扁長的皺臉上向他發出一種同情的苦笑，並且勸他穿厚衣服，多帶紙去；同時檢事也趕上來說把面巾牙刷等帶去的

好。這，都是爲季特說明了他今天是不能轉來，同時也告訴他事情是一時不會解決的。不一時他被押在一羣刑事中走出了小巷，路傍便有一輛汽車在朝氣中等着他們……

製造高級紳士的最高學府，現在却製出了無數叛逆的不忠於皇國的暴民。這些叛逆的學生不研究海外殖民，也不講向滿蒙發展；他們把一切的關心都注意到國內：他們要推翻三井，三菱，也要打倒岩崎，大倉。因之這學校附近的K警察署幾成了這類學生的咖啡店，因之季特今天也必然地走上了他必經過的道路，他抱着爲求解放而受難的心情，跟着刑事在那掛着滿壁刀劍的廊下走去，轉了幾次彎後，便在一道堅閉着的門前停住了。這是灰色的拘留監！

刑事的扣門聲，喚起內面的鐵鑰匙和拖鞋的交響，繼續又是一陣鐵與鐵的摩擦，門棒與鎖扣的銜接便分開了。鐵門開後，季特見着一鼠洞狀的建築擺在前面

，進道處是暗黑，而洞腹處則有昏昏的微光照着。剛踏進這隔絕了自由的境地，便有一個異樣的影像，先映入季特的腦內，使他頓時增加了抑鬱；這個形像，雖久已在他的想像中刻明過，然而這許多蓬亂着的毛髮，瘦病的面孔，骯髒的身體，又帶着一對銳利的焦躁不安的眼睛的人，在那鐵檻中坐立不定，左往右還的現實狀態，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如何的恥辱，如何的污醜啊。可是一瞬他自身也走進這監檻前的看守室來了；老看守在簿子上寫好他的姓名，在壁上掛好他的名牌後，便有另一位警察來叫他到側面的空室去脫衣服。第一次進拘留監的季特，想這或者是拷問的時候了，他舉起一幅疑問的眼睛注視到警察的面孔，自然不會慌張，然而內心也感着一種憂寂不安的狀態。

『喂，是爲什麼進來的？』

正被一種神經過敏的豫感所吞噬着的季特，忽然聽得一股晴朗的聲音衝到耳鼓來，使他感得似有親友在招呼他一樣。同時大學的日本同學所發的傳單，今朝

也被搜查去了的事，這時也忽的掠上心來，更加重他相信那些骯髒的面孔中，有他的同學在叫他。他本能地回頭過去，那鐵柵上透斂的小方孔中，果然有一張晴朗的臉在向他說話；不過那粗大的軀幹，頭髮被藥水燻脫了的光頭，以及那上下衣連結着的青服，都爲他說明這是一個工廠的工人，而不是一個大學生。但這種晴朗坦然的聲音與面孔，畢竟把他的憂寂而幾近脆弱的心情闢開了。他開始回答他：

『連我也不……』

『不准交談！』這是老看守的怒聲。

然而剛纔的晴朗的聲音，並不因這怒聲而寂然。話頭一轉，它又開始繼續下去了：

『老看守先生！』

『什麼呀？』

「要撒小便。」

這種「不准交談」後的交談，竟使幾個監房的許多愁容都啓了齒，而且更使老看守感覺有些失了尊嚴。於是他祇好再虛張聲勢地說：

「不行！一天那來這多小便。」

「對不住呀；要撒也沒辦法啦。」

「是畜牲纔一天隨便撒，是人決不會有這多尿。」

「既把我們當着人，就不該這樣地當着畜牲一樣來關起來呀！」

這回監房中的愁容，更由啓齒而變成哄笑了。失了尊嚴的老看守，更不會防着有這樣滑稽的對答，因而也一面跟着發了一個苦笑，一面即提了一大把鑰匙走去開監門。一直看着這幕喜劇的警察，這時也纔開始催促季特到別室去。不過這畢竟還不是拷問，而乃是檢查身體。

鉛筆，錢包，烟盒，手巾……都被沒收後，季特即被送進了四號監房。這次

那可紀念的鑰鎖相軋的鏗鏘聲，和他踏進監房的第一步……都不曾使他發生懊惱，他的心完全被剛纔的諧謔而感覺了溫慰，他下意識地來征服了他的知識份子的脆弱。

四號監房的隔壁是廁所，監內已經住了三個囚人。移時其中一位生着滿臉刷把鬚的中年，見着季特從腰間取出他剛纔與警察爭執得來的鼻穢紙時，即伸手過來要了兩張去了。

「你們進來幾個呀？」

這樣發問的是另一位小店員式的青年。

「祇有我一個。」

「那末，你不是爲學校發傳單的事麼？」

「究爲什麼事，現在還猜量不確定；祇是今朝突然有裁判所和警察總部的人到家來搜查了去。」

『裁判所？』青年偏了偏頭，『那末你是受了正式的家室傳案了；搜了些什麼證據呢？』

他們的問談告一段落時，季特見那刷把鬚的中年，已經把他的紙拿去捻成細條，編好了指頭大的一隻草鞋了。祇有那角落上把頭和腳踹爲一團的第三者，却自始至終不曾舉起頭來望過一眼。

二

任何人都知道監獄的時間悠長，但是在這第一日中，則特別爬的更慢。季特坐一時又起來踱着小步，步後又兀然地坐下，到了午後來，他竟覺得時間是停止了。然而黃昏終於來了。從監中提出去作雜役的人，先從小孔中送進一把木筷，使大家都欣然地起來等待棺材形的飯盒，始終蹲踞在一隅的人，這時亦本能地抬起頭來了。監房的天花板上雖然是五支燭的昏昏的電燈泡，然而這燈光却比較自

晝間斜射進來的微弱光線，更無私地照出了這人的全身。已是十月的初冬，他的身上依然是一套單薄的灰白色的污汗衣褲，頭伸直時，可見着全身不時地發抖。稀稀的頭髮亂蓬，扁平的兩頰傍雖無鬚鬚，但嘴上則生着稀柔的深灰色的「三鬚」。

棺材形的木盒中除了粗劣的飯而外，一角上祇附了一箸上下的鹹菜；其餘便還有開水一碗。季特哽哽地剛喫了一小半，可是那角落上的人的一份，早已空空然了。

『你不喫了麼，給他喫罷。這是朝鮮人，真可憐，進來兩個月了，也不會審問過，也無人來看問他。』

生刷把鬚的中年把季特的剩飯遞到角落上去，那人又開始拚命地喫了。

『那末，爲什麼進來的呢？』

『誰曉得！我們也不會問過他。』

中年說了便把頭扭過去望朝鮮人，意思是要求他自身出來說明。季特方想這朝鮮人是不會說日本話的，然而他忽然見着這人放下了那空飯盒，竟無頭無尾地說起來了：

『爲的是不應該在下水道的鐵管中睡，是在南千住；半夜剛爬進地上的鐵管中去，刑事忽來把我肩膀扭住，真疼呢！』

『爲什麼要到鐵管中去睡呢？』中年問。

『自然是沒有家吧。』這時青年也參加進來了。

『有。妻氏兒女都有。從前有，現在沒有了。』

這語剛說完，引起三人都發笑起來，然而一瞬大家即收了笑容，都要他說明爲何失去了家室，爲何去歇鐵管……等，纔聽得他說明了如下的一段哀話來：

『我真運不好，』朝鮮人闢頭開始這樣說。『起初我和老婆住在鄉下，種田也不够喫。老婆那東西天天鬧着要搬到城裏去，說是做工要好過活些。後來我們

就搬到平壤去了。誰知到平壤來纔一天更壞一天；日本人太多了，日本警察也多；隔兩天就要到家裏來搜查一回，有時罵：「喂，你家裏爲何多一把刀呢？狗東西，竟敢想搗亂了！」有時又是：「喂，某日本人家裏東西是你偷的嗎，快拿出來！」鄰近的日本婦人，也故意大聲地說來使我們聽：「當心把「玄關」鎖緊些，那屋的朝鮮人是些偷兒呀！」

「不獨大人受氣，他媽的，連小孩也不敢伸腰幹。有一天朝上，鄰近的幾個日本孩子，很快樂地抱起洋「人形」在唱，我那不懂事的女兒，偏又要到側邊去聽；誰料這一羣小鬼子看見我那穿得像告化兒一樣的女兒站在榜邊，便呀的一聲一齊湧過來：吼的吼，打的打。媽的後來不知怎的一個大鬼子把小鬼子絆倒了，便自家哭鬧起來，弄得那哭着的小東西的母親反到我家來向我老婆理論，硬說是我家女兒打哭的。後來日本警察又來了，咳！他媽的更來得兇，不問個清白先就是兩巴掌把妻打倒在地下，然後纔罵道：「狗東西，真是無法無天！一個朝鮮

婆娘竟敢同一個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咋嘴了！縱然大日本帝國的婦人肯饒恕妳，我這爲天皇保護臣民的警察也不肯饒恕。」這警察罵了過後，硬要妻雙膝跪地賠禮，末了還限七天之內搬家。」

『在朝鮮的日本人，有這樣的壞蛋麼？』

從來祇見報紙上歌頌日本人在朝鮮的功德的中年，回頭過來這樣的發疑，同時也把屁股向後移動了一下。

『自然有。你想哪個好人肯到殖民地去住，到朝鮮滿洲去的都是些流氓壞蛋。其實我很曉得，說起偷來，這些日本人是手脚不乾淨的多。』

中年得了青年的這樣的回答後，於是又向朝鮮人說：

『那末，你的妻子就是這樣逃走的麼？』

『不，這時他還是好人；』朝鮮人又把他的故事繼續下去。『我回屋來時，她祇是向我哭，她祇不願再住在那裏。媽的不搬也要你搬，祇好四處去想法，恰

巧這時有個熟人叫金東生從日本回來了。他說日本的工錢比朝鮮高得多，而且在日本內地的日本人也不及在朝鮮的壞。這樣我們便搬到日本來與金東生住在一堆。

「初來我們就住在京都的鴨川側邊。房子太矮小了，我們祇好同金東生住在一間屋子裏，周圍都是「水平社」（日本的最下層階級）的部落，他們跟我們穿一樣襤褸，也常常與別的人打架。咳！媽的，四周的人倒果然待我們好些，但誰知又踏了自己人的圈套！」

朝鮮人說到這裏，仰嘆着氣擺了擺頭，但見着三個人都緊張地聽着，於是他用兩手把腳坐着的腳幹更抱緊一點，又慢慢繼續說下去了：

「這時，金東生把我介紹到他作工的地方去，天天在街上挖壕溝，埋鐵管。作活很苦還可說，但我漸漸曉得金東生那東西纔是個壞良心。除工頭以外，在那污泥溝中作工的都是朝鮮人，但是個個都恨金東生——恨他專門在工頭前面賣

乖巧來欺蹂弟兄，個個挨打被罵都是上他的當。回來我有時勸勸他，咳，媽的老婆那淫婦反在傍邊惡狠狠地來罵我是蠢貨，說像我這樣的人，一輩子也出不了頭。起初我還以為這雜種是奈不過窮在冒火。狗東西，誰曉得那壞良心的東西，已經在鉤引她了。有一天我氣不過纔拚命跟金東生打了一架，可是不兩天就受了他的搗蛋，工頭把我開除了。

「這時，我本想把妻帶起離開金東生，但那淫婦死人不肯，口口聲聲要我先出門去找到了工做纔搬。這樣，我便走大阪，到金澤，名古屋也去過；但到處剩的是工人，却沒有採用工人的，結果還是悶着腦壳回來。回來倒好，可是一進屋來，不唯見不着金東生，連妻和女兒都不知到那裏去了，祇剩得幾堵壁頭望着我；他媽的，就是這樣更倒了楣。」

朝鮮人仍把頭低下去了，聽的三人的腦中，也一齊映出一幕悲劇的幻影，監房中彌漲着更沉重的寂寥。

『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報告警察呢？』中年再問。

『警察？那些混蛋東西那會管我們這些事。我何嘗不會去報告過，但祇不過自討沒趣罷了。我記得那混蛋說：「警察不是替你守老婆的，你爲何不把老婆細在背上去找工做呢。」』

『那你以後就去歇鐵管了。』

『誰不曉得復仇；警察不管，我便決心親自去找，冤家總會落到手上來，那時金東生的胸口總會白刀進，紅刀出，那淫婦總也活不成。』

『手上無錢也不要緊；從前我不做賊別人也說我是偷兒，現在就老實偷起來：走一處，偷一處。夜來的睡處，我倒早就想好了，從前天天埋鐵管的時候，我就想着那裏面真好過夜。他媽的，可是走到南千住來就倒楣了；現在我還不想招口供，我還要早些出去找金東生。』

朝鮮人說到這裏，忽然一陣鑰匙聲響來，看守走去把一號監門打開，繼續第

二號也開了；囚人們都放槍似的走到看守室的後房去攔被蓋，但看守仍不斷地叫着「快！快！」的罵聲來。這樣電閃火速地輪到了第四號監房；季特正也要跟着去放槍，但看守却要他慢着；同時那生刷把鬚的中年因為有起夜的癖氣，屈節卑躬地懇求看守要准他提一個尿桶進監房去。待各監的被窩都舖好，看守纔把季特調到第一號監房去了。

「你也來了麼；這算是看守特別優待你是大學生；第四號監房最壞：隔壁是便所，而且還有人在監房內撒尿。」

一位日本人走來要季特與他合衾。睡下後又輕輕地問談了兩句，季特纔知道這人是常往來於中國內地，而且還在河南買了四個中國小孩在他經營的電池廠中作學徒。

從十月的天氣說來，這一墊一蓋的被窩雖硬，但却也不致使人叫冷；一時四個監房都寂然了。可是季特剛一入寐，忽的一下又昏昏地驚醒過來；他聽着看守

室的掛鐘的擺動，不知怎的響不出金屬的聲音，祇發出一種木塊擊棹似的澀響。在這長夜漫漫中，他很清晰地回憶着自己被捕的經過，回憶着那朝鮮人們命運，回憶着現在社會的輪軸下的一切的罪過……

三

一陣叫罵似的聲音驚醒了季特，他見着已經有幾個囚人起來在慌張地摺疊被蓋，一瞬大家也像昨晚抱來時一樣地將被蓋抱回原處，而且隨着有的開始掃除，有的便打水來拂拭監房了。囚人在看守的不斷的叫罵之下，不到五分鐘就完畢了這朝上的勞動，然而窗外不過還在發白罷了……

獄中的朝晨，已經感覺有些薄寒。由鐵欄檻中望出去，看守室窗上殘存的牽牛花，在射來的陽光中微微地發抖。

可是朝上的囚飯一過，那慢慢徐行的時間，復成了囚人們所共同咒詛的材

料，在這種默然兀坐的繼續下，李特也重新地感覺不可忍耐的苦患。他想照樣來作點壁書？然而身上的一切早就被清算淨了；計劃逃監？在這囚人雜居中，顯然是笑話，而且也用不着。於是他感覺這監獄也太平凡了；其餘的囚人都是判決了的拘留囚，老實是無什麼變化；既然說不上「有趣」，然而也說不上深刻。他又開始打量他這些同僚，可是也找不出一個有意義的臉像，連最初一暫時的憐憫心都逃跑了。末了他纔細細地審視那在監房中踱方步的自稱常往於中國北方的日本人，祇見他一幅濃眉蠻聳，更襯上一對陰暗的鷹眼，一件白花條紋的「寢卷」（睡衣）上面，又穿一件西裝上衣，從背面看來，很像一個着裙的醜型西婦。

「喂，田中君，還是你講個支那故事來聽罷，太無聊哪。」

被稱為田中君的，正是季特所打量着的日本人，因為他見着那醜型西婦的背影一掉，便坐下來臉上發出瘳笑說：

「好，我講個支那婦人的故事與你們聽罷。」

季特一想糟了。這雖是聽慣了的，但那雙尖尖小腳，那骯髒的身體，那用手拭鼻穢……等的嘲笑，畢竟還是刺耳的。可是一瞬他便知道事情彷彿還不止於此，田中君隨即吞吐地補充下去：

『可是，有些礙難說，這是在外交上成問題的事……你到過庫倫麼？』

季特被這末尾一句話問來，他忽然滿心願意聽這支那婦人的故事了。欺詐？強姦？慘殺？一切 Grotesque 的，殖民地之慘無人道的等等現象，都在他的腦內打閃。

『南方人怎能到庫倫；儘管講，我將來也不作外交官。』

可是田中仍遲疑而狡獪地笑，他隔一晌纔又回頭過去向着那要他講故事的矮小的日本人說：

『嘿，多得很；如果你要聽，每天都可講一個。』

顯然田中還在顧忌季特，然而那吞吐的話中，則又頗有言不自己似的。末了

終因幾個日本人都圍了上來，他纔裝出一個流氓英雄的口吻，說了如下的話：

『這話說來很長；當歐洲大戰開始，許多日本人都認定是向支那及俄羅斯發展的機會來了，於是我們有幾個人，也便立意要到這一帶去經商。但要向海外拓殖，第一步非有大宗的資本不行，我們爲籌資本計，無論如何，祇好先採辦嗎啡。咳！嗎啡在滿洲及北支那一帶的銷路真好，支那人無一天離得它，勞動者甯肯不吃飯都要來打嗎啡針；我親眼見過來，那些青皮刮瘦的中了嗎啡毒的支那人，一發作便全身痙攣發抖，牙齒咬得幫緊，真是駭人；如果這時再不打針，便一下就倒在街上昏了過去，但祇要打了兩針便又平靜無事了。』

這時圍着的幾個日本人，都把頸子特別伸長，曲眉皺眼地，像在聽神話，田中急把話頭一轉，又打入了本題：

『嗎啡採辦好了，第二個問題，便是怎樣去通過稅關。但這，我們也曉得，祇要日本領事館通過了，不經過支那稅關也可的。好的，我們便去疏通日本領事

館，起初領事嫌「這個」少了，不准，」田中說時，用兩指比成一個圓圈，說明「這個」是金錢賄賂的意思，「後來我想橫豎是馬上可以撈回來的，便又多增加了一千圓打進去，纔得允許通過了。——這樣，一舉便爲國家賺了幾萬。」

傾聽着這故事的幾個日本人，起初顯然也感不到這賣嗎啡，行賄賂的事是正大，然而聰明的田中，補出這末一句時，那「國家」兩字便像咒應符似的，把他們的慾望滿足了。可是其中有一個較蠢一點的日本人，還不懂領事館爲何能够作這樣的事，於是又費了田中爲他說明：在支那的外國領事館，都是可以自由運軍火，販鴉片，和輸入漏稅貨的；末了田中又說明日本領事館常常勸日本人不要偷偷摸摸地去漏小稅，要幹儘可以大規模幹……等後，纔又轉到他所講的故事上來：

「資本籌好了，我們便到莫斯科去開了一個電氣材料的大莊口；起初到還賺錢不少，可是不幾年革命一起，可惜，便統統都損失了。沒辦法，又使我們再回

到支那來再籌資本，恰巧回來不久，我便嬉着一個支那女人，——這個女人便是我現在想要講的了。」

田中說到這裏，忽然臉上一笑，便把話中斷。而且隨即把身體向後一仰，兩手反撐到席上，使圍坐着的一個圓圈缺一隻口出來了。幾個聽着的日本人，彷彿亦被上一段聞所未聞的話所迷住，暫時無言地靜待着這故事之更奇特的發展。可是田中始終不肯再說了，他推諉以後的事雖是爲「國」努力，但於外交上太有妨礙了。末了，他始終避開了正話，而轉到一般的支那女人的邪談上，以滿足聽者的好奇心，他先讚美支那婦人的皮膚比日本女子的來得嫩，次說到中國娼妓，是先爬上狎客身上來誘惑，而且下陰的毛全都是拔盡了的。其次他又講到日本人在中國的自由，他們在國內動則要坐監，但在中國時，日本政府却是保障他們任行任爲，而且有時還獎勵他們出來搗亂的；末了，他竟結論到他死也不願離開支那……

田中正在這樣五花八門地講着，不知怎的，看守忽然走來要提他到第二號監房去；觀田中很不願意去的樣子，顯然第二號監房是比較地壞。可是更爲惋惜的却是季特，他惋惜從此不能夠聽帝國主義者蹂躪殖民地的親口供狀，他惋惜這支那婦人所遭遇的運命竟入了迷宮；然而當他目送着那「醜型的西洋婦人的背影」踏出監門時，他的心也暗暗地叫着：

「惡魔！你們在被壓迫的中國，能夠自由地無惡不作，也能够自由地無惡不掩過；謝謝你，惡魔！你不特親自供認你們的惡事的一部，而且你那粗枝大葉的談話中，已經更可推測你們所作的更毒狠的事件了。……」

四

時間一寸一寸地消磨，頭腦祇是昏沉的繼續。到了有一天的下午，季特突然被叫出監獄來了。從看守與刑事所交換的話聽來，他知道是要被提到另一個警察

署去。於是在刑事的嚴重監視下走出了大門，徇傍便有一武裝警察和一部自動腳踏車在等着他。

外面仍是天高氣爽的秋晴，使久不見陽光的季特竟覺有些目眩。一瞬他和刑事都坐上了小的車盒，武裝警察便撥動車機開走了。在汽車發出爆聲的疾馳中，季特下意識地儘量地打量四街的一切，他知道這眼目的自由也僅只一瞬。在街心中電車仍是那樣的衝馳，到來往繁盛處，人們都把眼睛射過來，特別又射到他的大學制服上。這小自動腳踏車像怪物似的不斷地放出爆音，不斷地向南馳走，季特能享受可愛的陽光，享受眼的自由的時間，也不斷地由縮小而變爲零。不到二十分鐘左右，車便到了S警察署了。

拘留監的囚人，一日有兩次放出來撒尿的時刻，季特這一次在看守室等待搜查身體時，正碰着了這個晨光。此處比K警察署遠爲深刻：囚人特別地擁擠，股股刺鼻的穢氣，充滿了室中。逼近便所的監房，全部都是朝鮮人，而且像罐頭

似的裝滿了十幾個。季特正望着這些囚人仍在看守的叱罵聲中漸次奔回了監房時，忽然有一陣似被什麼抑壓着的嚶嚶的哭聲傳來，季特見着便所的一隅，有一朝鮮人用兩手護着頭顱，縮成一團，一個高大的看守正舉起拳頭，像鐵錘似的照着腦頂亂打；繼而屁股和腳腿又是一陣皮鞋的亂踢，直踢得這嚶嚶的哭聲也聽不出時纔停住了。

移時，季特看完這一幅慘景爬進了第一號監房，他馬上感覺了這一次不特是進了墳墓，而且真似落到地獄中了。監門不是鐵柵，而乃是分爲上下兩節，上節用鋼網與玻璃兩層作成，鋼網層靠監房內，鋼網外則是一層五分厚的模光玻璃，下節則純係鐵板，祇在接近牆脚處用鐵繩編了一排小孔來通風。自然進出時祇開下一節，所以誰也真非爬不可。

模光玻璃的昏昏弱光，祇能照着接近門闕的一部，進深處則幾乎黑暗得不能辨人。在這灰光下，季特見着一位禿頭的僵僵，像木乃伊似的寂然不動，側邊一

落鬚的老年，正脫下汗衣很熱心地捉蠅子。角落上則有一個裸體，像蝸牛一樣地蜷伏在一件單薄的「和服」內。其餘還有一個臉上紅腫得眼睛合縫的人，匍在地上呼呼地打氣。……

以後又是暈沉的悶坐的繼續。也許是因爲與火車站接近的緣故罷，此處與K警察署比較起來，顯是迥然不同，扒手，強盜，拐犯，賭徒……不斷地都有這樣的犯人被抓來拷問，每天也有人被釋放。所以K警察署是單調而無變幻，此處則是緊張而殘酷，罪人們都一進來便各自抱着頭斜倒在地上，直到另一次的門鎖響時，纔又忽的抬頭起來呆望着是誰被送了進來，或是誰被叫了出去。

時間漸漸在萬無聊賴中消磨過了，關於自己的審問仍然還不會進行。在計算自身究爲的那一件事被捕，預備如何來應付審問中，季特忽然憶起每夜打手印時所見着的自己的姓名旁邊的兩行小字，——他想這說不定就是罪狀。可是待他於次晚留心去看時，他知道這有些滑稽了：每個囚人的姓名旁邊，都一律是「……」

徘徊街頭，形跡可疑，是以加以逮捕……」

時間終又輪到了一個陰暗的天日，監外是沙沙淋瀝的風雨。午飯剛過，監房內已黑暗得如薄暮了。季特正擬匍到地上，從牆腳的通風孔望外面的光線，他忽見自己的腦頂前走來了看守的皮鞋，監門一開便叫了他的名字。

隨着看守剛走到拘留監的大門，陡然一股冷風吹來，使季特打幾個寒噤，門前也正有一個刑事在等着他。他努力地抵抗着寒氣，默默地走過了走廊，可是剛上了幾步樓梯時，他便感覺眼睛發暈，腿部一酸，幾乎跌了一交。

「怎樣？很難過嗎；今天要審問了，全部都說出來罷，馬上會放你出去的。」

刑事的類似誑詐的話，得了季特的一個冷笑，然而他亦委實感覺自身的脆弱，不滿一月的監禁，竟引起了身體上如許的變化。

樓梯盡處，一倒拐便是一間刑事們過夜的寢室，內面鋪了幾寸厚的草蓆。蓆

上一張矮棹的四周，歪倒地坐了七八個刑事，但正中的一位，季特却認得就是那生有狗鬚的檢事。

在環衆的狐疑的陰險的眼睛下面，季特緊緊地屏着氣息坐下。他心中暗暗地自語道：『現在是更困難的一段生活開始了。你有如一個打敗仗的俘虜，敵人們正要儘量地使你吐出一切的軍情，阿，謊，脅，詐，他們都要用盡的，極端地留意罷，不要現出弱點，不要多開口呀！』

可是檢事的一簇狗鬚終於開始顫動了：

『不用說，你是曉得你爲什麼被捕的罷？』

『不曉得。』

『不曉得？你要識相點，先說出免我們動手罷。』

檢事的側面坐着的一個壯漢，忽然搶着似的這樣吼來，但季特祇徐徐地先回了輕蔑的一瞥與這蠻聲，然後回頭過來向檢事說：

『真的不知道；我老早就想問問這監禁的理由。』

季特的逆襲，顯然已經打破了檢事的忍耐；這回不特他那幾根狗鬚在顫動，而且他臉上亦發出冷酷的冷笑來說：

『沒有？不說也不行，老早就有人替你說了。』

檢事一面說，一面從掉下的皮包中取出一個釘好了的冊子來翻開，遮遮掩掩地僅留下一段字來給季特看。

『你瞧，你們同志的口供中老早就有你的名字，你還推諉什麼！』

季特想一切都完了；這次顯然是逮捕了日本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而這些同志又這樣乾脆地把一切都傾吐出來了。可是在這樣的窘迫中，他忽的又像得了救星一樣，他想說不定這是那些狡猾的走狗們偽造出來的口供。這樣一想，他的內心雖覺得有些顫慄，但他終於大胆地說：

『我雖不知道這是誰的口供，但我相信這是撒的謊，我真的不曾參加過什

麼。」

「咳？這是撒的謊？」檢事現出滿臉的暴躁，「我們一直到現在都很客氣地對待你，你不要儘不識相；中村君，弄他吐出來罷！」

正在這時，房門忽然打開，進來了一位提皮包的紳士；房內東歪西倒的刑事們，都像老鼠見貓似的慌張，一齊起來穿好衣服，整頓面容，來者顯然是一位高等走狗。檢事即趨前迎着，一瞬復轉來把季特的審問交與所稱的中村後即與來人一同出去了，繼續許多刑事亦紛紛出外去作獵犬的工作，房中祇剩得一壯漢，中村，和季特三人了。

房中一時顯得輕鬆了許多，但新的脅威，馬上又緊緊地來壓着季特。中村係此警察署的「警部」，壯漢則是「警部補」。他們兩人都像兩隻惡犬圍着一匹困獸，正在細細地計劃怎樣來咬噬，怎樣來撕扯。一時警部取出紙筆來把季特的籍貫，履歷，宗教，崇拜人物等都記載完後，即重新強迫他把犯罪供訴出來。季特

預感野蠻的脅威將來，但他內心的命令愈嚴厲地對他說：「當一個受難的信徒硬過去罷，說了一句是要說第二句的……。」於是他奮起全身的勇氣嚴然地拒絕道：

『我早就說完了，一切我都不曾參加。』

『叱！真刁；他現在大概是會說，讓他想一想罷。』

警部放下筆與壯漢使了一眼色，這壯漢即命季特起來站着。可是意外地這壯漢也不即刻打他，也不會用刑具，僅滿臉瘳猛地像一嚴格的體育教員，強迫季特起來作劇烈的體操。舉踵，兩膀上伸下垂，腰肢前彎後仰，下肢左右高舉，舉凡季特從小至今所學習過的體操，都被強迫地練習過，舉動稍一遲緩，馬上就是猛烈地一巴掌打來。這樣不到三十分鐘左右，季特便淌了滿身大汗，警部纔使他回到監房去了。

五

回到監房後，季特即感覺滿身癱軟，四肢不能站立。二十幾天的牢居生活，早已使身體變成了僵硬，而現在突然加以劇烈的運動，竟使全身的骨節都鬆開了。

可是到了晚上，季特纔愈明白這體操的殘酷；四肢儘管癱軟疲倦，腦經却儘管昏沉沉地不能入寐。他早就聽着肩膀的囚人們打着鼾聲，但他自身的神經却始終是亂雜雜的。今天審問的經過，無回數地在他腦內迴轉，末了他又想起了兩月前的銀座街頭的事件。可是不幸這計劃竟被日本的高等警察網嗅着了，當季特按着時刻到指定地點時，他一跳下電車，便見着街傍站着一對對的便衣刑事，和無數的武裝警察。「事敗了！」他抱着悲憤的心情繼續往前走，一家商店門前，有幾個土色臉的朝鮮人正與一羣刑事掙扎，其中一位正想從橫巷逸去，但忽的兩個

武裝警察追去一陣拳頭，這朝鮮人終於在頸項上流着一股黑血，被押到汽車上去了。季特突出一對鶴鷹般的眼球，正怒視着這一幅殘暴的光景，他突然覺得背後有人捉住了他的手膀，一回頭過去，一個帽絆緊緊繫着下顎的警察正打算要逮捕他。『做什麼！我是過路的。』於是警察打量他的學校制帽，細察他的面容過後，纔放他過去了。『危險，要是一個狡猾的便服刑事，恐已遭毒手了。』季特一面這樣想。

事敗後的第一月中，許多日本和朝鮮的同志都逐漸地被釋放出來，祇有中國的幾位留學生從此便告失蹤了。過了許久，這些學生雖仍渺無消息，但大家對這件事的注意，也就漸隨着時間的經過而消沉下去了。殊不知帝國主義的走狗們的狡猾毒計，竟是在大家的不注意中來一網打盡。

在這樣的追憶中，季特的意識終亦漸朦朧了下去，但不知怎的他忽又一下翻身過去抱着側邊的囚人，竟用一句中國話來問，『喂，是幾點鐘了？』這囚人突

被驚醒過來正莫名其妙，季特又昏沉地把意識回復過來，知道自家是發神經錯亂了。以後仍是昏昏的繼續。他祇有突出眼球望着那巍壓的牆壁，望着那高懸着的發紅的電燈。他有時聽得衝心上有特別清晰的汽車聲叫，有時遠遠的又是拖長了的一聲火車的汽笛悲鳴。這是一個如何遲緩的長夜啊！

不知已是什麼時間了。兩耳盈着的無聲的聲嚮，突被一陣鐵鎖聲打破，季特心裏一悸，他聽得第一道監門打開了。俄而是由遠而近的一步一步的皮鞋聲響來，季特又在凜冽的寒夜中被叫出監房去了。走到監門處，他見着看守室的鐘正指着四點，而白天的壯漢亦帶着毫無同情的鐵面在等着他。但這回不是到刑事們的睡室，而是到另一間無草蓆的小房來了。

小房中的陰慘空氣中坐着警部，季特一進來便受着他的冷酷的視線，房中馬上增加了緊張。

『怎樣，大概已經細想過了罷，招不招呢？』

「白天已經說過，沒有什麼可招。」

「誰同你久撒賴——」

季特剛聽到這樣半句話，便見着壯漢兇猛的一掌打來，使耳門邊熱刺刺地發出噙然的聲響，這噙聲直滲透了腦頂，復在那裏盤旋了一陣，纔漸次消逝了。可是這肉體上的脅威，不會使季特屈服，反激動了他的憤恨；他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到喉頭，然後又使勁地一聲罵出：

「野蠻——」

「你還要罵，野蠻就野蠻。」

壯漢接連便是一陣不斷的拳頭和脚踢，打得季特在地板上亂滾，直到他的身體縮成一團，動也不能動時，壯漢纔暫鬆手。

「還要刁麼，供出來罷。」

坐着的警部見着季特慢慢地回復過來，便又加緊地追問。

『要打就請你打死——』季特氣喘地說。

『倒不打死；你不說出總要弄你個半生不死的。』

這樣說着，壯漢使用足鐮手鐮來把季特綁好，然後把一根粗大的橡皮管接到角落上的自來水龍頭上，一剎那間，季特便覺得一股水猛烈地向鼻腔衝來，頓時不能換氣：他本能地擺着頸項來掙扎，可是頭部早已被壯漢捏住，連動也不能一動。一秒，二秒，五秒……望着季特快要窒息時，水管纔又暫時避開了。可是警部的問話，得不到滿足的回答時，這無人道的拷問便又重新開始了，這回季特先覺得一股一股的水衝破了鼻管又從喉頭上流去，繼續覺得胸前不能轉換的氣向上一湧，便直衝到腦蓋，忽然眼睛一鼓，他便不知道什麼了……

難 民 船

一

覃順靠着年輕力壯，兩手扛起行李，在人羣中拚命撞，拚命推；覃老爹在後面死死抓住他的腰幹，喘得氣咻咻的，好容易兩父子纔擠過了搭橋，走上了甲板。

甲板上早已是人山人海，還亂雜雜地堆上一些篾籬，網籃，被蓋卷之類的傢伙，幾乎連插腳的餘地都沒有。

覃順背後拖着老爹，在船頭船尾打了兩遭，結果又掉頭回來，暫時將行李擱在過道上的一個靠壁的門前，真的到處都找不出一個空處。然而就住在這裏也不是話：門扇一開動就要打腫你的腦壳，而且進出的人也會踏傷你的身子。

於是覃順又叫老拳看着行李，他空起兩手，打算擠下炭艙去，看能否尋得一個住處，可是我的天！待他剛從艙口埋頭一望，那無底洞般的黑魃魃的阱窟裏面，祇見有千個頭在轉，萬個臂在動，大家翻來撞去，真像被撩撥了的一窩蜂，一穴蟻，連那螺旋形的鐵梯子上面都站得滿滿的；更有那些呼娘喚女，叫子尋爺的喧囂，復亂嚷嚷的混成一股巨響，霍刺刺地往艙口上衝來，使他不得不打斷念頭，又往船尾上去再尋一次。

幸好，人雖是這麼多，這麼擠，但大家都似乎還不會十分住定，當覃順走到船屁股的鑊鑊機旁邊時，便見着兩個人正在移動行李，據說是有同路的在另一處佔住了更好的位置，這樣，他便即刻回頭把覃老爹和行李搬過來，補上了這個缺。

「丟那媽，這樣一隻運炭船，竟裝了六七千人！」

放下行李，覃順使一屁股坐在被蓋卷上，抹了一把大汗，他這纔感覺疲倦

了。同時他又從懷內抹出那乘船證的白布條來再看一次，上面的號碼已經到了六千多。

可是站在側邊的覃老爹則冷得滿臉痙攣，兩手緊緊抱着肚皮，一聲咳來，背脊便直往下彎，兩條乾癟的腿子，也不住地打顫。

看着老爹發冷的樣子，覃順纔仰起頭來望望天空；自己像打衝鋒似的，祇顧提起勁兒在那些人羣中東奔西撞，弄得滿身發燒，却不知暈暈的陽光早已躲進了雲頭，半空中又括起風來了。

「好了，老爹，現在總算逃上了船，再過幾天就是家鄉；快來輪一下罷。」一面講，他便一面站起來打開被蓋，把棉絮鋪在船板上，又用幾件行李紮在四周，弄得有幾分像街頭的膏藥攤子。這種打地舖的生活，是他們在難民招待所中早已過慣了的。

舖剛弄好，祇見覃老爹呻喚一聲便坐了下去，同時又將頸子擺了兩下，自言

自語的說：

「嚶，日本鬼子真害人！……我這樣的身子不知道還經得過幾天的海船不！」

「莫就心，老爹，天不絕人之路，祇要一帆風順，很容易到的。」

話雖這末說，其實覃順自己就有些就心。老爹是六十向外的人。幾十年來的籐匠生活——天天彎腰駝背在灰塵中編籐椅，打籐箱……早就弄了一身毛病，現在又加上這一次的驚駭，和在難民招待所中喫了二十多天的虧，身上簡直成皮子包骨頭，臉上祇賸得兩個瞳仁在轉了。

提起難民招待所來，覃順就覺得滿肚子是氣。在那四小時的停戰中，逃出了閩北，剛被人招待進去時，他還滿心唸着阿彌陀佛，誰知三兩天一過，他便明白了這並不是什麼難民「招待所」實不外是一座難民「拘留監」。每天喫清水粥，髒飯頭等固不用說，而那些辦事人也簡直就是了不得的大官，幾乎連你的生庚八

字都要盤查，十八代祖宗都要登記，說怕有歹人混跡進來；還有那些倒大不細，拿棍拿棒的什麼童子軍之類的傢伙也簡直比小牢子還可惡，他們時時要來干涉你晾衣裳，放東西，甚至一天他爲老爹多添了一盤粥，便差點棍棒爬上了身，說是犯了招待所的規章。……

單順正在想這個時，忽然一股冷風迎面吹來，這次連他也打了一個寒慄。他抬起頭來四週一望，四周竟是光光的，連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沒有。一個婦人背上貼了兩塊爛棉絮，死死靠住船尾上的烟囪，旁邊一個掌櫃模樣的男子一歪過來時，她便一掌推去，隨又罵了一聲。不遠處又有一對文弱夫妻用一床髒臥單緊緊蒙住腦壳，一個小孩老實不客氣就在席子旁邊拉了一大堆屎。欄杆那面，則有一位鬍鬚參參早已把烟燈點好，縮成一團，在喉喉的抽了。

就在這時，一架飛機從吳淞口外的昏沉沉的雲端慢慢地翔來，一轉到江灣地界，便有如山崩地裂的巨響從地底傳來，連船都似乎被震歪了兩下。

「真造孽！」

早已是聽慣了的礮聲，但覃老爹却睜開眼睛，抬起頭來，望着岸上恨恨地咒了一句，纔又躺下去起一陣劇咳。真的，這一回日本人給他的打擊，實在使他太傷心了。自己辛辛苦苦經營了幾年的籐器舖，一下就被打得精光。現在雖然逃得一條老命，但這唯一的衣食飯盃已經碎了，就活着還有什麼想頭呢！「人怕老來窮」，要不是兒子覃順的那般苦拉苦勸，當時他真是死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寶貝鋪子。

可是兒子覃順，這時倒不怎樣理會這些飛機或大砲了。他一心顧慮着明天的天氣，及今晚上的過夜；自己當然可以靠着一副蠻骨頭去拚，但老爹就真是再經不起風，波，雨，露的。他打量頭上的天。——天老是昏沉沉的，陰陽不分，而且一刻一刻的加重露氣；他又看四周的人——人們也個個都是冷得臉青面黑的，縮成一團。

「丟那媽，這樣子怎能過一夜呢！」

突的從一床毯子中拱出一個頭來，覃順一看，纔知道這些亂雜雜的人中間，還睡得有這末一個與衆不同的學生模樣的傢伙。

「真的，這船上連布篷都沒有。」

覃順由不得和上一句。

「我看並不是沒有，倒是不肯掛罷了。」

學生仔翻身起來，打個盤脚坐在席子上，又用毛巾綑住腦壳，樣子像也是冷不過了。

「既然有，爲什麼不肯掛呢？」

這時，那對瘦弱夫妻也參加進來了。似乎大家心裏早就要談論這個一樣。

「哼！那不多化費了！這些做慈善事業的傢伙頂壞蛋：他們對難民根本就不會慈善的。」

這話真對，曹順思。可是那學生仔似乎一開腔話就很多：

「我看這船上又是與招待所一樣；他們簡直把難民當成三牲六畜，祇要把你裝起來就完事。」

「哦，先生也住過難民招待所？」

「還不是！從北四川路儉德寄宿舍逃出來，腰無半文，所以祇好進××公所。哼，裏面真糟透了。」

遠處也有許多人圍攏來了。都把頸子伸得長長的，像在聽故事。連那背起破棉絮緊貼着烟窗的「婆媽」模樣的婦人，也抬起頭來把眼睛鼓着。他們都是兩廣籍，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招待所」中吃過苦，而今又被「招待」上船來的。

但跟着又有人說出了不同的話：

「這也怪不得他們；『僧多粥少』，你想這一次『嗷嗷待哺』的難民是幾多啊！」

像是讀過什麼賑災會的「募捐緣起」之類的文章來的。覃順一看，這說話的人，原來就是在烟囪旁邊，嬉皮笑臉的擠婦人的傢伙。真討厭！不獨樣子難看，連說話也不中聽。

突的雙腳將毯子登開，學生很輕快地站了起來，樣子像要幹點什麼，同時又「言歸正傳」似的說：

「所以對這些傢伙簡直用不着客氣，讓我去要他們把布篷掛起來罷。」說完就往船頭那面去了。大家都有股喜意。覃順想畢竟學生仔們不同：不但能說會道，而且還敢說敢做。

可是不久他又有些失望；學生仔像吵過架似的脹紅着面孔走回來了，後面竟什麼都沒有。怎麼？不肯借，還是真的沒有呢？病着的老爹會完了！正在這樣想，但他即刻見着那學生已經放大了喉嚨向大家講了：

「……篷是有的，但辦事人硬着頭皮推沒有。根本是人少了，要多去幾個纜

行。大家想晚上不在露天過夜的話，就一起去罷，篷是一定有的。」

有了領首的人，誰還肯不去！覃順首先就附和了；他自己雖不會說話，却可以助威。兩個開頭一走，後面便馬上跟了一大串，大家嚷嚷鬧鬧，一直向辦事室去了。

房門意外是緊關着的。學生仔先拍了幾下，可是沒有人應。覃順性急，這時便馬上「助威」起來了：他粗腳粗手的，先向門上一拳，繼續又一腳踢去，門幾乎成了兩塊。辦事人終於把門打開了。啊，我的天，原來那傢伙正關着門在抽大烟，烟燈還一閃一閃的點在小床上呢。

「什麼事？」

辦事人見着了這一大串人，便先有五分懼怕，但他依然裝腔作勢的這末問。

「什麼事？——大家都要篷掛！」學生仔說得快。

「我不是說過船上沒有麼？」辦事人皺皺眉頭，又看看大家。

「可是大家不相信一條走海的船上沒有布篷；而且甲板上有老年人，有小孩，——都是經不起霜露的。」

「噫，我看大家還是將就些罷。你們都是難民，又不曾出船錢；船上也實在沒有篷啦。」

這回覃順懂得了；那是說縱有布篷也不給難民掛。這可氣得他眼睛直挺，同時牽頭一捏，便不自覺地迸出一股駭人的鹵聲：

「難民不是人麼？——將就不得！」

「對啦，一點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沒有，實在將就不得。」不知誰在後面附和。

「真說沒有，就讓我們滿船找去。」

「沒有篷，頂好叫他也去過一夜！」

「……………」

大家圍成一團，七亂八糟的聲音直往辦事室內送；其中也頗有些不成道理的道理，可是辦事人却面孔紅紅的，回答不出來——也許是無插嘴的餘地。這是順在老頭子的藤器舖所不會經驗過的。從前送藤桌子，藤茶几之類上公館時，當然也與闊佬們起過口舌，可是像這末鬧熱，這末多人站在一邊的事，確是沒有。他乘勢又想來句把什麼，但他聽見學生仔又有條有理地說了：

「你看，這還不是大家的要求麼？你莫以為難民是好欺負的，誰相信一條海船沒有布篷呢。所以頂好還是請你叫水手們去找一下，不然大家是不肯轉去的。」

這顯然是在為對方轉彎，聰明的辦事人當然懂得；於是他也說「順水推船」，承認叫水手去「找」了。

可不是！大家散回不久，便見着水手們抱了幾大捆傢伙過來，七手八腳，轉瞬即把那厚厚的帆布篷扯在人們頭上，而冷颼颼的寒氣也就突然減少下去了。這

時甲板上祇見一片歡喜，覃老爹說了聲阿彌陀佛，連那縮縮在欄杆旁邊抽大烟的老頭也坐起來說七道八的了……

剛一入夜，閩北，江灣，吳淞一帶，又是密密的槍砲聲發作了。還有幾處在起火。租界上燃着稀疏的電燈，浦東一帶，則簡直黑得鬼啾啾的。滿甲板的人都靜靜地躺在布篷下面聽着，知道砲彈是不會落到碼頭這面來的。覃老爹照例咒了兩句日本鬼子又躺着咳嗽。

二

一清早，大家突被一片嚷叫聲鬧醒了，而這聲音又是一個婦人在求救，倉促間使大家更覺驚奇：這樣男男女女混成一堆，難道是有人在向婦人們來個不清白麼？

「快些呀，那個快起來救一下呀！……」

大家抬頭一看，祇見那死死靠着烟肉的女人正懵懵懂懂的在甲板上亂嚷亂跳，背上貼的兩張爛棉絮燒得焦糊，上面還有兩股白烟直冒。

「傻仔，快脫掉！脫掉就行了呀！」

旁邊的掌櫃模樣的傢伙大聲地這樣提醒了她，她纔即刻將腰上纏的帶子一鬆，抓下那兩塊爛棉絮來用手直揉，揉後又用腳踏了兩下，一場天大事也就隨着棉絮上的烟消而「烟消」了。

「原來如此！」

望着大家都是一副打趣她的面孔，於是她纔臉紅紅的，現出難乎爲情的樣子說：

「真的，一下把我弄慌了。我靠着烟肉睡得正好，但睡呀睡的，忽然背心上有股熱氣錐來，我以爲是衣裳起火了，竟忘了背上還有兩塊棉絮。真的，從夢裏駭醒過來，一下就把我弄糊塗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機器輪已經昇火，烟囪燒得灼熱，而船也不久就開了：江面上一股股的白烟漫漫地飛，漫漫地捲，船尖刺破水面，一團團的小浪花悄悄地向兩邊翻。江心中到處停着日本的小型軍艦，軍艦上有水兵拿着旗子在信號台上彼此打信號。岸邊也處處有小蒸汽船停着，日本兵像螞蟻似的在搬運軍伙。岸上楊樹浦一帶的日本兵車像整夜沒停過，現在早已是殺氣騰騰的成線地飛跑了。

遠處，白茫茫的霧氣中，有槍礮聲傳來，那聲音先是一陣緊，便漸漸鬆下去，終於又寂然了。似乎是照例的拂曉戰。

就這樣，船在很大的威脅中怯懦地而又緊張地向着吳淞口划去，船上除了處處的三兩聲咳嗽而外，似乎大家都在口水倒吞，聽不出一點嘈囂的聲息。

望着望着，吳淞口已在面前，大家知道這是最危險的一重難關。可是許多人一面怕却一面又想看；首先是那學生仔把頭伸到布篷外面，繼續便有幾個縮頭縮

腦的傢伙站到欄杆旁邊去了。待覃順也伸頭出去時，吳淞鎮正在對面，但一切已經打光燒光了，祇有朵朵的磚牆七零八亂地站着，還有幾處在冒烟子。似乎從那烟子裏面還可以聞得出一股燒焦了的泥土氣。……中國兵就躲在這末樣的地方守麼？真算是好漢子！這時他真想在那些燒焦了的瓦礫中找個把出來看看，就是影子也好。

可是他忽的見着有一個水手氣咻咻的跑來向人們直叫了：

「大家快躺着！莫站在欄杆傍邊，謹防日本軍艦開礮！」

叫聲還未完，果然人們又退回來了。船依然慢慢地往前爬行。一瞬，三夾水外一字排列着的軍艦也可以見着了，然而意外的，竟是什麼都沒有。於是幾個好事的又把頭探了出去，而就在這一刹那，洋面上便有轟轟的兩聲巨響，掠空而來，頓時駭得大家面如土色，有的用四脚爬着急竄，有的用肚皮死死貼住甲板；很安靜的，祇有那位抽大煙的老頭，他依然是那麼縮成一團在不斷地打他的烟泡

子。

約莫過了一刻，大家纔鬆了一口氣。礮聲既沒有再響了，而船也意外地還在往前馱動。連以爲死定了的覃老爹一見着兒子還蹲在傍邊時，也勉強苦笑一下，那樣子似乎在問「哦，沒有打中麼？」

「不怕了，不怕了，已經出了日子啦。」

見着老爹的苦笑是悽慘，是驚駭，覃順倒不得不裝出一副無事的面孔來安慰他，可是自己的心却依然是緊張着，眼睛時時顧慮着四周，一直到船走過了崇明島，倒拐向西後纔隨着大家把心放下來了。

船上又恢復了從前的嘈囉。大家像遇賊後似的，一切談論起來了；有的說東洋大礮打不準，怪不得這次贏不過中國兵，有的說那兩響不過是駭駭大家而已，根本就沒有指着船打。至於最近情理的解釋，似乎還是那剛纔毫不曾驚動一下的大姆老頭的一套；他以爲那兩礮是向着岸上中國兵的防線轟的，至於爲什麼不先

不後，船一剛過口子就轟呢，那便正是日本兵的聰明處，因為這樣一來，中國兵怕打着了中國船，便自然不敢回礮了。

可是對於這些七解八說，覃氏父子根本就覺得什麼都好。總之現在是完全逃出了礮火地方，來到海洋上了。不過唯其是這樣，他們的心也就像海洋一樣的虛渺。覃老爹望着那綠油油的海水，聽着船艙的機器的響動，回想起幾年前妻子一死，便把鄉下的一切都賣掉了來上海時的情形：那時彷彿每個浪頭都在幫他起勁，船走一程，好運便近一程，誰知現在竟落得這末一個下場，大家既硬着頭皮把他從閩北拖出來，又在「招待所」內把他關了二十多天，現在祇發了兩塊錢的路費及一張搭船的布條子，硬叫他回鄉去；至於回鄉去怎樣，鄉裏有沒有家，他們就用不着管了。

覃老爹眼睛死死釘住遠遠的海面，默默的這樣回想，而海面上的那些徐徐地擠着湧着的波浪，有時會忽的一閃，竟變成了無數的籐椅子，籐簍子，以及籐

桌，籐架等類的東西，有的倒掛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的重疊在牆壁的四周，有的竟擺在舖門口，而自己也彷彿就在那些亂雜的籐器中間，坐在一條矮板凳上，駝着背，拿着籐條子在編打一件什麼，可是那些籐傢伙一搖一盪的，漸漸移近前來時，便忽然嘩啦一聲，在船腹上撞個粉碎，自己依然是兩手空空的躺在甲板上，而這時他也就往往在兒子覃順的不意中，會突然發出如後的謔語：

「噫！可惜我那舖子！」

三

船在兩天之後，便到了汕頭。再過一天一晚就是香港。

覃順暗暗地有股喜意。家鄉雖沒有好事等着他，但他想照這樣的風平浪靜，心裏記掛着的老爹總不致把骨頭丟在半路上，而且到了南方就沒有上海那末冷。在後來苦難的生活中，暖和地方也比較容易過活些……

然而，船一開出油頭，他就覺得有些不對：船不會到口子上，布篷便一起一落的，在頭上打得嘖嘖地響，風撲上臉來，像有很大一股蠻勁。遠遠的天水相連處，有許多烏雲在亂飛，在追趕，其中有幾塊還在一面跑一面撒下一些雨點。

見着大家都在加衣裳，取被單，他也急忙把被窩重新給老爹蓋好，心裏希望風浪不至再大，但船剛在海口上一倒拐，便突有一股大浪打來，同時船身兩頭一蹶，船上的洗臉盆，盥口盂等即刻開始亂滾，即笨重的行李也是躍躍欲動的。；

此後，向船頭打來的白浪一股比一股大，而船也就是一顛一簸地走着。開初孩子們是哭，大人們是嚷，但不久便大家都暈了船；有的牙齒咬得緊緊，躺着不敢動，有的則湧了幾口涎水之後，便翻腸倒肚的大吐起來。

覃順望望老爹，老爹躺在被條中，臉色慘白得可怕，太陽穴上爬着兩大股青筋，雙眼死死地閉着。於是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來堆圍着老爹的腦壳，又用幾塊布來擋住行李間的罅孔，想藉此減少些冷風；然而剛弄好時，船又猛地一簸，將

行李拋得東滾西倒，使他又不得不去拉攏來用繩子緊緊繫在傍邊的鐵錨機上。：「呀！大雨來了！」

不知什麼時候，靠近船舷那面，忽地有人尖銳地慘叫一聲，而像竹杆一般的豪雨，已經嘩喇喇地向船上打來，使大家東慌西亂，一面躲，一面搶着行李，急向布篷的中心地帶滾竄過來了。這時睡在覃順面前的兩個瘦弱夫妻似乎已經動彈不得，祇在甲板上亂嚷亂叫：「呀，網籃滾走了，哪個快幫我拉住呀！」或者：「呀，孩子跌倒了，哪個快幫我拖過來呀！」烟囪側邊的婦人早又把兩塊爛棉絮貼上了背，對於那掌櫃模樣的傢伙的偎擠，似乎已經不加拒絕了，而那抽大烟的老頭則端着他的烟盤子不肯放手，彷彿其餘的東西都可以丟掉一樣。

天空上再已不是雲塊的奔跑，而祇像是黑魘魘的一口鐵鍋在翻過面來把水往下直灌。風聲和着雨聲像要吼破九洲，海面上白翻翻的浪塊汹涌，在烏暗中直像是無數倒立着的鏡子。

望着，這布篷的中心，也不是安全地帶了。先是篷的接縫處有水下漏，繼續連整個篷面都有水滲透過來結成一串串的水珠，又由水珠聯成一股股的洪流，往人們的頸項上，行李上直瀉了。覃順曾幾次地挺起腰幹用面巾把布篷上的水滴抹去，但總是那末愈抹愈多，後來連篷的腹背兩面都是一樣潑水了。

「這怎樣行呢！」

他打算到大艙下面去尋個地位，豫備把老爹搬下去暫時躲避一下，可是他還不會動步，便忽然又嘩喇喇的一聲響來，頭上那張五分厚的布篷已經被撕成了幾大塊，接着一陣嗚嗚的風雨打過，那些較大的布塊又撕成了無數的細條子，在空中亂飛亂飄。甲板上頓時是一片悲鳴，一片慘叫，人們在洶濤的浪花和飄打的豪雨中互相地踐，互相地踏，而覃順也在這些亂撞亂竄中，施出了奇蹟般的力量，將老爹連被蓋一同搭到背上，兩手拖着行李，好容易纔跟大家逃到了船的最下層的一個甬道上去。

甬道上早已滿擠着人，而且大家也是在苦悶，在呻吟，在嘔吐，甚至有的連屎尿也在那裏一起來，現在又陡地硬闖進了一大批，真是愈弄得穢氣瀰漫，不嘔也嘔了。

覃順將老爹放下時，老爹已經是軟成一團，眼睛一翻一翻的望着他，樣子像要說什麼，却又說不出。待覃順給他換去濕衣，擇一個地方給他靠着之後，他纔似乎鬆了一口氣，悽然的喃喃了兩聲：

「劫運！……劫運！……」

移時，老爹似乎受不過穢氣的刺激，便乾嘔起來，而且頭上有些發燒。他呻喚，他想喝點開水來潤潤喉嚨，可是我遍了許多人，竟誰也沒有。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穿起油布衣的水手從甬道上走過，覃順便又去捉住他問，可是這水手望了他兩眼之後，竟意外地說：

「要開水麼？現在船上連一點清水都沒有了！本來船頭上是盛有兩大缸的，

但是剛才幾股大浪打來，早就連鍋灶都一起打下海去了呢。」

水手說了就走，但隨又回頭過來指着甬道壁上的一個門說：

「祇看那房裏的先生還有沒有。他是有熱水瓶的，你進去問問好啦。」

依着這話，覃順果然從許多人身上跨過去拍門；門一開後，他見着寬敞的房內，祇住了一對時髦夫妻，而且壁上也果然有兩個大大的熱水瓶掛着。後來他纔曉得：原來裏面的男子，是楊樹浦×江大學中學部的教員；因為這是一隻被臨時借來裝運難民的炭船而沒有客艙的原故，他遂出了一百二十塊大洋把水手們的住房買來了。想不到外面弄得那般的「阿修羅」一樣，而這裏竟有這末一個「天堂。」

待他說明了來意，又解釋了船上已經找不着開水時，那男子竟許久不開口，祇是眼睛望着舖上的婦人，似乎在討命令。可是那婦人立刻眉頭一皺，傲慢地拒絕了：

「沒有！喝完了！」

「祇有幾滴也好，潤潤喉嚨；一個老年人實在咳得真可憐。」

希望着萬一的慈悲，他向那婦人這末說。可是這回男子却理直氣壯，搶着回答：

「你這人真是！不是說過沒有了麼！難道一點開水還不肯給你。」

覃順知道碰釘了。自然也不便硬要別人打開瓶子來給自己看。他想不到在這種苦難的時候，一杯開水也是這末可寶貴。他想回頭走了。但忽的另一個念頭爬上心來，使他不得不又硬着頭皮站了下來：

「那末，先生，讓他老人家進來靠一下好麼？就在地板上也行的。人又不舒服，外面實在擠得沒地方了！」

教員又先望望太太，幸好這一回太太沒有開口。於是在問過是不是傳染病，又囉嗦了好一會之後，纔總算是勉強承認了。

四

在房門大開，覃順把老爹搬進來之後，那掌櫃模樣的傢伙也就帶起那背貼爛棉絮的婦人，兩口兒似的，跟着進來了。他先是藉口引那婦人進來「解溲」，可是一「解溲」之後，便花言巧語的蹇着不肯走。這時那位教員太太可真叫苦了；她眼睛一斜一斜的望着這些意外的侵入者，喉嚨上也不斷地向丈夫咕嚕着，說弄得她「換衣」都不方便。但是她的一切的囉嗦，畢竟也奈何不過掌櫃的嘴巴的油滑及奉承；掌櫃說他可以幫忙在角落上扯一個布幕，這樣太太便好在那裏面作「脫褲解裙」的事，至於那水手們的油漆桶作成的「馬桶」解滿了呢，他也可以一手幫忙提出外面去傾倒。這樣，大家也終於相安無事了。

外面，依然是風濤浩蕩，船身也依然是顛簸，傾斜。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老水手模樣的人前來了。他一面脫去濕淋淋的防水衣，一面也默默地蹲下來休

息，樣子像是這房間的原來的主人翁。

「船要不要緊啦，可塔馬斯！」

單順不知道這水手爲什麼有一個洋鬼子般的名字，但一聽着教員在這樣問時，便也就跟着大家出神地望着他的面孔，巴不得在那上面得一個好消息來。

「難說！像是已經吹脫了航線了，」老水手微微擺着頭這末說，但一見着大家都是仰起那末一對不安的眼睛望着他時，便又即刻改變了口氣，「不過也不大要緊，祇要慢慢地走出了風圈就好了。……」

「日本人也太可惡了，無緣無故就開火！」這回老水手也說了。

話雖這樣說，老水手却滿沒有要討論這問題的樣子，默默地披起防水衣，走了。

外面的颶風狂雨毫不減勢，海底下就像有一個巨大的怪物在亂拱亂動。船尾一蹶起來，祇聽得一陣轟隆~~~~的攪水扇葉子出水的聲音，一沉下去時，那聲音

便又唔唔……的跟着縮小以至於模糊。

就在這種似妖魔的狂吼，似鬼怪的哭泣的沉重淒厲的聲音的返覆中，大家苦悶着，掙扎着，等着最後的命運。……

五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突然甬道上有着一股鬧聲起來，祇見有兩個船員抱着一團黑東西走過，後面一個蓬首垢面的婦人哀嚎追來，死死拉着船員的衣裳不肯放。

「已經死了還有什麼用呢？」船員回過頭來，樣子是哭笑不得的樣子。

「我……我祇有這一個呀！莫拋下海去了呀！」婦人軟作一團，但手依然是拉得緊緊的。

「你放明白點；船上的規矩是不能够放死人的。」另一位船員這樣說。

「我……我不願把他拋下海去，我要……帶回去好好地埋的呀！」

可是兩個船員已經將她摔在一邊，向前走了。婦人祇好蹲在地下，悲哀地嚎陶。

見着這一幅悽慘的景象，覃順也不免背上一癡，一股什麼不祥的黑影從心上爬過去了，他想那昏迷地躺着的老爹，該不至於知道這回事，但他一回頭過來，見着老爹已經昂起上身，眼睛死死釘住門外，樣子就像要撲出去。

「沒有什麼的，老爹，躺着罷。」

但老爹沒有聽着。外面老是像有什麼奇怪的，恐怖的東西在吸引他，威脅他，眼睛沒有光，雙頰痙攣得怪可怕。後來還是一股激浪打來，船劇烈地一震動，纔使他歪身下去了。

但不五分鐘後，怪現象就發生了。老爹先是牙齒銼得直響，繼續是喉嚨在喃喃些什麼；待覃順心裏一驚，急傾身過去看，冷不防老爹陡地將身子一閃，口中迸出了兩句可怕的聲音來：

「呀！日本兵，……你追來！……你追來！」

「老爹！老爹！做什麼？是我呀。」

見着老爹似在懼怯自己，覃順祇遠遠地這末喊，可是老爹突又伸出一隻手來指着艙壁：

「呀，快些！掛的藤椅子在動。……啊！掉下來了！狗東西！……那邊，……那邊……啊！起火啦！……」

這可弄得覃順着急了，他暫時怔得不知所措。後來他用力將老爹拍了兩掌，又在人中上死死捺了兩下，老爹纔回醒過來，恍恍惚惚的望着他說：

「啊，是你麼？……這是什麼地方呢？」

但他還不會十分聽清兒子的回話，便呻喚一聲，又昏昏地睡下去了。

這由於過度的刺激及船的震盪而來的神經錯亂，却把房內的教員太太駭着了。當老爹一發作時，她便叫了一聲，蒙住眼睛直往布幕內面躲，待一回復過

後，便又出來向男子一陣咕嚕。

時間過去了。……

人們不知何時是白晝，也不知何時是夜間。甬道上的呻吟一聲較一聲微弱，嘔吐也再吐不出什麼東西了。

而在這活活的地獄中的唯一的通消息者，便是那位時時換班下來的可塔馬斯，但後來連可塔馬斯也懶得再作安慰的話了。當那教員死死問他什麼時候到香港時，他祇是微微地嘆氣說：

「什麼時候到？算起來早就應該到了；可是現在不特見不着香港的影子，連船究竟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爲什麼不打無線電求救呢？」

「自然打過；但是對面回電來問船在什麼地方時，我們就回答不出。我們平常決定船的位置是靠星辰，但現在天上根本就見不着那樣的傢伙，其次是靠測量

海底，但一百丈長的繩子都放完了也還打不到底……」

「那末船上怎樣辦呢？」教員依然焦慮地追問。

「怎樣辦？船底上的四把攪水扇葉子已經打壞了三把。現在是在慢慢地修；修得好呢，說不定還有望，修不好呢，那就祇有天曉得啦！」

可塔馬斯做出一副「再無可說了」的樣子，把頭埋下，大家也祇好把失望的眼睛慢慢地從他的臉上收了回來。……

自從風浪襲來後，已經是幾天沒有茶水可沾了。老爹祇有奄奄一息，覃順也終於疲憊不堪了。然而對於這些無數的垂死的災民，船上竟毫沒有一點救濟，疾病蔓延起來，沒有一個醫生診察，饑餓侵襲着身體，也不見有一點食糧發下。

覃順心裏很不明白，而且也很有些忿怒；他不相信既有那末多的捐款，竟會不會在船上準備一點乾糧。船上的辦事人們在做什麼呢？未必他們也不喫？未必真的祇要把這末幾千難民裝上船來就完手？這時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學生仔，想起

了學生仔領首去爭篷掛的情形來，使他愈相信他的「這些掛名做慈善事業的傢伙……對難民就根本不會慈善」的話不錯；但是現在那學生仔在什麼地方了呢？……自然，那教員夫婦的網籃內面是帶有麵包的，而且他親眼見着兩口兒拿起熱水瓶到布幕後面去偷偷地喝，偷偷地喫。可是他覃順再不願丟臉去作乞討了，就是對於這樣的無情無義也不怎樣見怪。可不是，在這船不知漂流到什麼時候爲止時，誰不把一滴開水也當作性命呢。……

後來覃順終於決心到船上面去找辦事人了，他想在那裏總可以找着一點東西給老爹喫。於是他忍着發嘔的惡心，一顛一簸的，慢慢跨過那些七歪八倒的人，踏着那些一堆一堆的骯髒東西，向着艙口那面走去，在甬道的半途上，他終於見着那位學生了。但這時的學生似乎早已抵敵不過那凶殘的「暴風雨」，祇是死死地在地板上縮成一團，旁邊也污七八糟的嘔吐了一大灘。再向前走時，便更有一幅怪現象向他的眼睛刺來，那個抽鴉片的老頭已經成了半死的狀態靠壁睡着，傍

邊是幾塊木板釘成的一附棺材在看守着他。

「啊，誰說船上沒有準備呢！他們可不是早就料到有風浪，早就料到有人死的麼！」

快到甬道的盡處，他見着有一間器械儲藏室。一扇門隨着船的歪動，在開來閉去地打着，室內的鐵鏈，老虎鉗等類的東西在地板上滾得晃晃地響。這似乎是水手們在打開門取器械來修理那攪水扇葉子的。

好容易走到了艙口，艙口像一扇天窗似的透下了一股微微的灰光。覃順攀着梯子的扶手，一步一步地爬上，可是剛將上半身探出口外，便有一股大浪打上甲板來，使他不得不急又縮回來了。待他第二次鼓着勁走上甲板時，甲板上有幾個水手像在打仗，又像救火隊似的在風雨中跑來跑去，其中有兩個回頭過來見着他時，便大聲咆哮道：

「來不得的！……你尋死呀！」

「有個病人！已經是幾天沒有飲食喫了。……」

「哼，這種時候，一個病人算什麼！你曉得已經扔過幾附棺材下海去？……快回去罷；大浪打來可不是玩的！」

竟是這樣的不得要領！照這情形看來，不特難於找着一個負責人，即找着了，恐也奈何他不得，這末一想，於是他祇好又轉回艙口，走下甬道來了。

可是剛一回到房門口時，他即吃了一驚；先是那個掌櫃模樣的傢伙大聲向他叫道：

「還不快來呀，你那老爹又在打糊亂說了啦！」

其次，那位教員太太一見着他，也就瘋狂地亂嚷起來：

「快背出去呀！我是怕見得的！真是怪駭人啦！……」

覃順急跑到老爹傍邊去，老爹已經是人事不省，滿身間熱地顫動着，喉嚨上又是那末喃喃的，但那聲音已經是比前一次更不明瞭，更細，更弱了。他再不

敢去拍，更不敢用力去按人中。但背後的太太却老是在催逼，那位跟着混進房來的掌櫃傢伙現時也居然像有一份所有權似的隨聲附和。

「快背出去呀！……我是怕見得的呀！……」

「是的，你頂好快點背出去，女人們是怕見得這些的。……」

正在心慌不知所措的時候，而又遇着這樣不仁義的人，真使他氣得要一拳打過去，但一念及垂危的老爹是經不得鬧動時，他又祇好暫時捺着快要爆發的性子。……後來，他纔忽然想起剛才見着的那間器械儲藏室來了。是的，那裏面有空處；與其在這裏與人吵鬧，不如將老爹遷過去還安靜些。

這樣，他又作第三次的搬動了。待他在儲藏室的地板上將老爹放好，又用繩子將那些隨着船的顛簸而滾來滾去的鐵鎚，鐵鉗之類綁在一根橫柱上後，他即刻去找一杯海水來了。這雖然是很污濁而又有壞羶味的，但他想說不定也可以使老爹喝了好些。於是他一膝跪了下去，一手輕輕地將老爹的頭拾起來，另一隻手又

輕輕地撥開牙齒將海水灌了下去，不久老爹便呻喚一聲果然又暫時甦醒過來了。

「啊，覃順，……我是已經沒有望的了。」

不意中，老爹伸過枯瘦的手來捏住他的手這樣說，眼角上還浮了一些乾澀的淚水。

「不要緊的，老爹；風浪已經在小了，祇要風浪一過就會好的。」

「不行了！都是日本鬼子害人！……竟弄得我這末一個結局。……覃順，記着！……我老了，死也沒有什麼。……」

顯然是臨終的遺囑，要來的事終於來了。這時覃順的心像有幾把刀子在戮，眼睛是熱刺刺的，但他緊緊捏住拳頭，終於忍住了眼淚，毅然地說：

「你安心罷！……」

但老爹已經不能十分聽清他的聲音了；眼睛也漸漸往裏面陷了下去：

「你……舅父住在西關……你……」

就在這時，船又猛烈地一震盪，把老爹的話打斷了。單順叫了兩聲，可是永遠沒有回應。……

六

在跟着兩個船員，用木板棺材將老爹滑下海去之後，他纔完全明白老爹已經不在這世上了。想不到自己那樣揪心過來的父親，終久還是把骨頭拋在半路上！

可是在回到那儲藏室來大大地滴了兩場眼淚之後，他也就不覺得怎樣的悲傷了。可不是！現在他就得馬上想到船出險後的自己的途徑，他得打算着到廣州去怎樣託舅父找工做，他再沒有剩下什麼了！日本人打毀了他的舖子，大海吞去了他的老爹；將來的喫飯活人，都得靠自己赤條條的一個身子，同時他感覺老爹真的漸漸老了；現在雖是那樣不幸地葬身在海內，但這也未始不足減少他將來的負擔。

這樣，心裏一輕鬆下來，他便感覺身上真的疲乏了。計算起來，還是在汕頭喫過了飯！他真不知道炭艙裏面的那些住得像蜂窩一般的人是怎樣過活的！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外面的風浪似乎已經小了一些，而自從將老爹扛出去之後，也有許多人漸漸搬進這儲藏室內來了。大家都是那末饑着肚子，軟癱癱的躺着，靠着，都是那末骯髒的一身，都是那末骨稜稜的面孔。覃順有時默默地望着大家，大家也有時默默地望着他，而在彼此的眼睛一遇着時，便又各自默默地移開了。

在這樣的期間中，會有兩個船員站在門外大聲地叫他們搬出去，說炭艙那面有人發生了猩紅熱，要抬到這裏面來。可是大家叫由他叫，却誰也不願走，後來那兩位船員似乎也就沒有辦法一樣，走轉去了，而發猩紅熱的病人也終於沒有抬來。……

暴風雨似乎來得快，去也就快。現在船是漸走漸平穩了，祇是人們是像打了

一次大仗後的疲倦。

後來，不知是什麼時候了，覃順在昏沉沉的睡眠中，忽的被一種噁噁噁噁的聲音驚醒過來，他見着了一幅異樣的光景擺在前面。儲藏室內的另一道門打開了，有許多人在那裏擠成一堆；有的，嘴在一面大嚼，手也一面在直抓直搶，有的則裝滿了一臉盆，一口孟的餅乾，蛋糕，榨菜之類，便像偷兒似的輕腳輕手的，往門外直溜。

覃順問起原由來，傍邊纔有兩個同樣大嚼着的人輕輕地叫他莫聲張出去，恐怕船上的辦事人知道了脫不了手。至於那門是怎樣打開的呢，人們又告訴他說：先是有人見着兩個船員打開了進去取東西；從氣味上聞來，大家便猜內面一定是裝的食物。於是待那船員出去之後，有幾個人便拿起房內的老虎鉗去扭門，那門也果然竟被扭開了。

啊！原來船上的食糧庫就在這兒！原來人們竟藏起這末多東西來使大家受餓

呀！但說不定那一籠籠的餅乾，蛋糕之類……原是由救濟會買來發給災民的……說不定先陣船員來說抬糶紅熱的病人進來的事，是想藉口把大家趕出去的，……說不定老爹早有點這末樣的東西喫了，也不致於死！

覃順這樣一想，便有一股受人欺負了的怒氣湧上心來，使他不覺對那些人大聲叫道：

「大家莫那末偷偷摸摸的，大胆地喫罷！船上藏起這末多的乾糧不發，辦事人來了，我們還得先向他算賬！……」

果然，一下又有更多的人，拿着杯子，臉盆之類從甬道跑來了。

校刊後

「在這些故事中，沒有一篇是依據我的空想作成的。不但是材料方面，就是其形式，也是從我所見的乃至所蒐集的——出處的確的東西中採取得來的。」這是 Henri Barbusse 在其短篇小說集「Faits Divers」的序文上的幾句話，現在我想借來說明我這幾篇拙劣的東西的來源。

自然我不否認其中有小說化的地方，但這也不過是如巴氏所說「對於細部，慎重地施了稍許的粉飾」罷了。

在各篇中，雖然也注意到人物的性格，但主要的努力，則是在追求「故事的性格」。這是個特點，也說不定就是缺點。

「故事的性格」，不知有否這樣的述語。但我想這樣說。可不是！現在許多

故事，都是被歪曲地報告出來的，比如火線內的轟動全世界的那三個人物的故事。人物的性格大部分被其一定的環境所規定，故事的性格，我想也是一樣。火線內一篇的性格，是我從一個兵士的投信中看出來的，其餘各故事的性格，則多半是依據其環境排定出來的，然而絕對不是空想。

毒舌家 Vaivenargues 說過，不良的序文，使不良的書籍更加冗長，我也就此帶住。

